星際大戰續集

# 帝國大反擊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張時 譯



照耀明日的書 16

星際大戰續集

# 帝國大反擊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張時 譯

照耀明日的書 16

照耀明日的書16

帝國大反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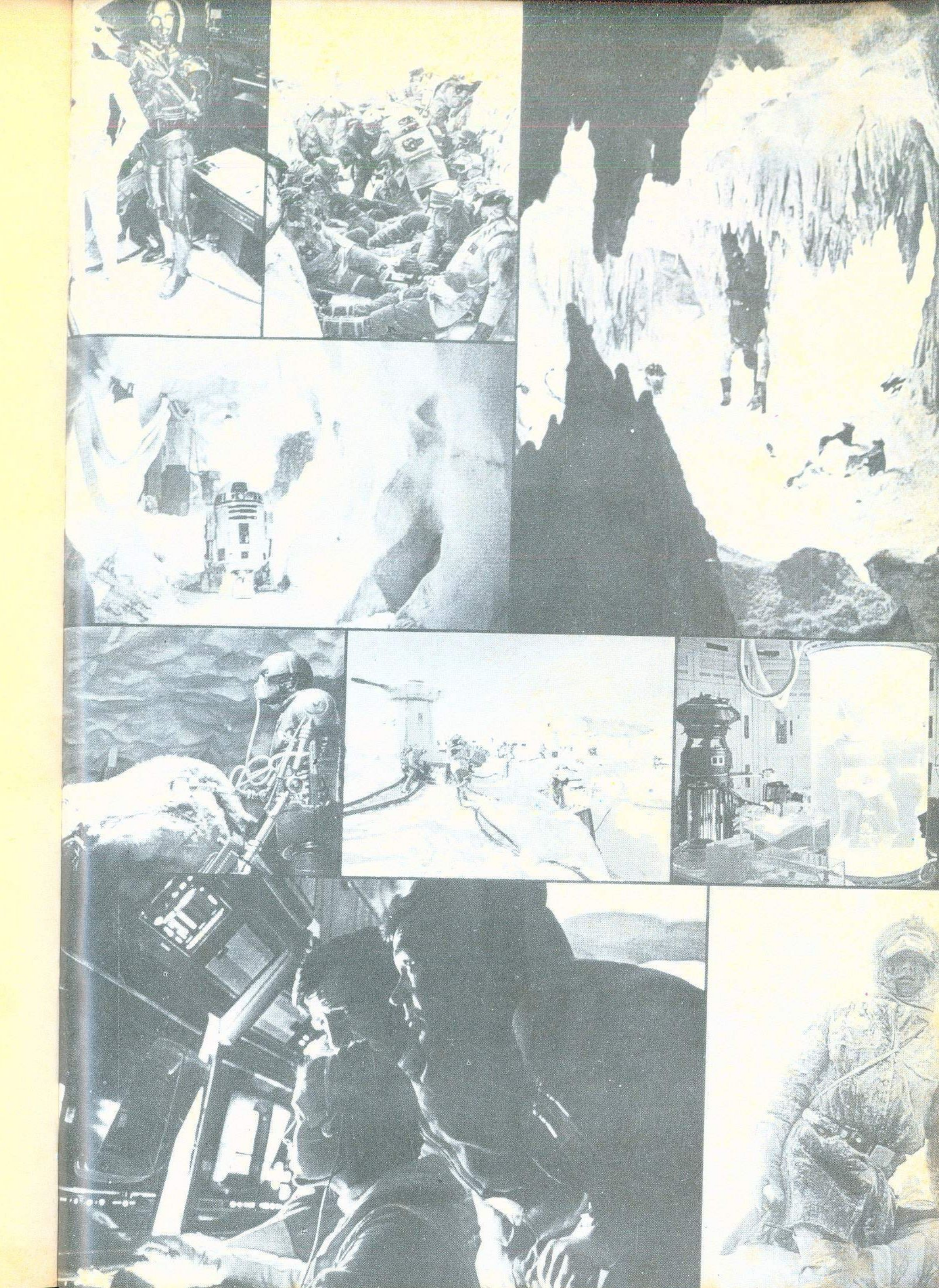












唐納德F葛勒特著
張時譯

星際大戰續集

# 帝國大反擊

照燿明日的書16

# 一

「這才叫做冷！」太空人魯克的聲音打破靜寂，他在幾小時前才離開新建立的義華基地。他騎着一頭蝗蝗，牠是附近唯一見得到的第二種生物。他覺得疲倦而孤獨，他被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

魯克與聯軍總部的其他人輪流來勘查賀斯星上的白色荒原，以便對他們的新家能有進一步了解。他們都帶着舒適與孤單的感覺回到基地。他們並沒有什麼新的發現，這個寒冷星球上並沒有文明的生命形體。魯克在巡查中只見到白色的平原和藍色山巒，它似乎消失在這方地平線的霧氣中。

魯克在面罩般的灰色保護紗罩後微笑。賀斯星寒風淒淒，由眼鏡看出去是冰凍的荒原，他把毛帽向下拉了拉。

他一邊嘴角上蹺，想起了帝國政府中的官方研究員。「銀河裏到處都有些殖民，他們對帝國

與義軍聯盟間的衝突都不感興趣，」他想。「但是殖民的人不會瘋狂得到賀斯星來立足。這顆星對任何人都沒有用——只有我們是例外。」

義軍聯盟是一個多月前才到這個冰凍世界來設站的。魯克才二十三歲，可是在基地上已相當著名，其他義軍戰士都叫他太空指揮官。這個稱呼使他全身不舒服。不過他已經在指揮一隊老手的士兵了。往事複雜，使魯克有很大的改變。魯克自己也感到難以相信，三年前他還是塔圖星上大眼睛的農家孩子。

年輕的指揮官踢踢跨下的蝗蝗，「快點，」他催促道。

雪蜥蜴的灰色身體上有層重毛以資禦寒。它用有力的後腿跳躍，大爪子抓起一把把冰雪。蝗蝗的頭像駝馬般前伸，蛇般的尾巴捲在後面。牠的頭兩邊撓動，短短的鼻頭迎風聞嗅。

魯克希望他能早早完成此行任務。他雖然穿着厚厚的義軍制服，可是全身幾乎快凍僵了。他也知道他是志願來這裏偵查其他生命形體的。他望着雪地上他和坐騎所投的長長影子。「快起大風了，」他想。「入夜後風會使地面溫度降到難以忍受。」他想早一點回營去，但是他知道義軍在賀斯星上必須安全得萬無一失。

蝗蝗向右急轉，差點把魯克摔下去。他還不習慣坐這無法預測的動物。「別生氣，」他對坐騎說：「可是我寧願坐在我的小艙房裏。」這種冒險坐蝗蝗雖然有不便之處，但是牠是賀斯星上



最方便實際的交通工具。

野獸爬上另一冰坡頂上時，魯克把牠勒住站定。他拉下黑鏡片的眼罩，眨了眨眼睛，使它適應眩目的白雲亮光。

他忽然注意到天上有什麼東西劃過，後面留下一縷輕煙，飛向天邊霧氣裏。魯克伸手向應用皮袋上取下電子望遠鏡。他忽然感到一陣與賀斯大氣可以抗衡的冷顫。他所見到的可能是來自帝國的什麼東西。年輕指揮官望向物體，跟着它的踪跡，它撞在白色地面上，發出爆炸亮光。

蝗蝗聽見了爆炸聲發起抖來。牠噴出恐懼的氣息並且不安地抓着白雪，魯克安慰地拍拍牠的頭。強風中他已經聽不見自己的聲音。「嗨，也許只是顆流星而已！」動物安靜了些，魯克拿起通訊器。「回聲三號對回聲七號。蘇洛老兄，聽得見嗎？」

收聽機傳來靜電聲音，然後出現了熟悉的話語，「是你嗎，小子？什麼事？」

聲音比魯克的要老些尖些。魯克高興地回憶當初在塔圖星和這位太空走私客在酒店初識的情形。現在他是魯克唯一的朋友，而且他不是義軍聯軍的軍官。

「我繞了一圈，沒有見到任何生命，」魯克對着對講機說。

「這個冰球上的生命還不夠裝一艘太空船，」蘇洛大聲說：「我已經佈好哨站標誌，現在要回去了。」

「一會兒見，」魯克答。他仍然注視着遠方黑烟昇起的地方。「我剛看見一顆流星撞地，我要去查看一下，不會很久。」

他關上對講機，又望向蝗蝗。爬虫已在踱步，重量由一腳換到另外一腳。牠發出如同恐懼的低吼。

「啊！」他拍拍牠的頭說：「怎麼啦……你聞到什麼？那邊沒有什麼事。」

但是魯克也感到不安起來。他對這雪獸的唯一了解，是牠感官十分靈敏。這野獸無疑是要告訴魯克有什麼危險卽將來到。

魯克沒有浪費一點時間，他由應用皮帶裏拿出一個小東西加以調整。這儀器十分靈敏，可以利用生命的體溫及內在系統測出最微細的生物來。當他開始測量時，他立刻發現那是多餘的。一片暗影罩在他上方，比他高至少有一米半。魯克急轉身去，似乎整個荒原都活了起來。一個很大的白毛軀體，在雪地上完全難以注意，向他野蠻地衝過來。

「他媽的……」

魯克的閃光鎗還沒拔出來。萬霸冰怪的爪子已擊出在他臉上，使他由蝗蝗身上摔了下來跌入冰雪中。

魯克立刻昏了過去，快得連他都沒有注意到蝗蝗可憐的叫聲和頭頸折斷後的突然沉靜。他也



不知道那怪物的毛手抓住他的雙腿拉過了白雪平原。

山坡還在冒着方才空中物體落地的黑煙。煙氣已經淡了些，地上有個大坑洞，賀斯星的冰風正在將黑烟吹散。

坑洞裏有什麼在動。

起初只是一聲沉重機械的聲音。然後有東西在動——午後的亮光在它上面閃爍，它慢慢由坑中起來。

那東西顯然是外星或其他有機體的生命，它頭上有複眼球，像可怖的頭骨，黑眼睛在寒冷地區已經訓練得能望得很遠。這東西由坑洞中起來時，它顯然有機器的外表，圓形的頭下面有圓筒般的身體，附有攝影機，探測器，金屬配件，其中有一些像鉗子般的金屬手。

機器站在冒烟的坑洞裏，向不同方向伸出金屬配件。然後它內部機械系統傳來一道信號，機器開始浮在冰原上。

黑色的探測機器立刻消失在遠方地平線上。

另一個騎士穿着冬衣騎着一隻灰點的蝗蝗在賀斯山坡急奔向義軍基地而去。

那人的眼睛便像冰冷金屬，茫然地望着灰色天空，金字塔形的鎗架與強力發電機是這裏世界上的唯一文明象徵。蘇洛勒慢雪蜥蜴的速度，用韁繩牽領牠進入洞穴中。

奇大而複雜的洞穴比較不那麼冷，義軍的熱氣系統來自洞外的發電機，蘇洛感到舒服一些。地下基地既是個冰穴又是個有許多隧道的迷陣。這是義軍用雷射在冰山下鑽開而成的。他們曾到過銀河中許多荒廢洞穴，但是現在一個也記不起來了。

他下了螳螳，望了望大洞穴周圍的活動。他到處都看見東西在拼湊集合或修配。穿灰軍服的義軍跑來跑去忙着卸下補給調整設備。到處都是機器人，他們或爬或滾在洞穴各處執行無數工作。

他懷疑自己是否已經年紀大了。起初他對義軍的事既無興趣又不盡忠。他所以置身於帝國與義軍聯盟的衝突中，開始只是因爲一樁生意，出賣他的勞務和他的船「千年鷹號」。工作似乎很簡單；只是把凱諾比和年輕魯克以及兩個機器人送到安得楠星系。蘇洛當時怎麼會知道他將被召去帝國最可怖的死星去拯救一位公主？

麗亞·歐嘉挪公主……

蘇洛想起她來時，不禁覺得他接受了凱諾比的金錢實在是自找麻煩。本來他只想賺點錢來付些急迫的債務。他從來就沒有想要當英雄的念頭。



可是當他們從事現在已經成爲傳說的死星攻擊時，却被情勢逼得不能不和魯克及其瘋狂義軍朋友團結在一起。那是什麼情勢？又是什麼原因？蘇洛自己現在也說不出那究竟是什麼。現在死星早已毀滅，而蘇洛仍然和義軍在一起，盡他的力量幫助建立賀斯基地，這裏也許是銀河中最不毛荒凌的星球。不過情形總會改變的，他對自己說。

他迅速走進地下機庫，那裏停着幾艘義軍戰鬥船，一些穿灰制服的人在機器人協助下已在搶修。蘇洛最關心的是新建發射台上的碟形運輸船。它是機庫中最大的太空船，而且蘇洛已經修改了許多次。「千年鷹號」出名的原因不是特出外表，而是其速度：它仍然是最快的太空船，而且可以賽過帝國的泰式戰鬥船。

鷹號的成功應該歸功於修護，現在正由一個兩公尺高的褐色大個子在保養。他的臉全躲在銲接面罩後面。

蘇洛的巨大猿人大副邱百加正在修護中央昇空系統，他注意到蘇洛走過來。猿人停下工作除下面罩現出多毛的臉孔。口中發出一些很少人能翻譯的低吼聲。

可是蘇洛是少數人中之一。「不能叫做冷，邱，」高瑞蘭人答：「這種僵凍隱藏的日子眞難過，我寧願好好打一仗。」他注意到白煙由銲接的地方冒出來。「你幹什麼弄這些昇空器？」

邱百加用猿人的話吼了幾聲。

「好吧，」蘇洛說，他完全同意他朋友離開賀斯星去任何地方的願望。「我去報到，然後來幫你。等昇空器修好我們就走。」

猿人高與地吼了一聲，又回去工作，蘇洛走向穴內去。

指揮中心全是電子儀器與監視設備，它們一排列到房頂上。這裏與機庫一樣，全是義軍人員。他們有控制人員、軍人、修護人員——還有不同大小與型式的機器人，他們都努力勤勞地在這裏工作，使洞穴變爲一個合適的基地。

蘇洛要見的人正忙碌地在大監視盤後面望着打出許多數字的計算題文字盤。李剛穿着義軍將軍制服，看見蘇洛走過來便站直高高的身軀。

「將軍，這區沒有一點生命跡象，」蘇洛報告。「所有標誌都安裝好了，有動靜立刻能知道。」

李剛一向不苟言笑。可是他對蘇洛在義軍中的非軍人身份十分欽佩。他對蘇洛的才能也十分器重，所以常想委派他當軍官。

「太空人指揮官有報告嗎?」將軍問。

「他去查看附近的一隕星，」蘇洛說：「立刻回來。」

李剛看了一眼新裝的雷達銀幕上的閃光影像。「這個星系中的流星太多，要發現近來的太空



船實在不易。」

「將軍，我……」蘇洛遲疑了。「我想該是我走的時候了。」

蘇洛發現有人過來。她步伐窈窕而堅決，女性的軀體似乎與白色戰鬥服不配合。卽使距離還遠，他也可以看出那是麗亞公主。

「你在戰鬥中十分傑出，」將軍對蘇洛說：「我不願沒有你。」

「多謝，將軍。可是我頭上有賞格。如果我不小心，我已經是個死人了。」

「人不能帶着死亡生活——」將軍說話時，蘇洛已經轉向麗亞公主了。蘇洛不是敏感多情的人，但是他知道他此刻情感激動。「我知道是如此，公主。」他停了下來，不知道公主會有什麼反應。

「不錯，」麗亞冷靜地說，她的冷漠忽然轉而成爲忿怒。

蘇洛搖搖頭。很久以前，他對自己說過所有雌性——哺乳動物、爬虫、或是尚未發現的其他生物——都不是他能夠了解的。他常常奉勸自己，隨她們去神祕吧！

至少在目前短時間內，他覺得在宇宙中至少有一個他開始能夠了解的女性。不過對這種事，他以前也錯誤過。

「好吧，」蘇洛說，「別把我看扁了。再見，公主。」

他忽然轉過身去，大踏步由控制室邊的走廊走出去。他準備走向機庫，那裏猿人已在修護走私貨船——這是他能夠了解的兩項實體——他們正在等待他，他不想留下來。

「蘇洛！」麗亞在身後向他趕來，有點喘不過氣。

他站定轉向她，「是，公主？」

「我以爲你決定留下來。」

麗亞口吻中似乎有眞正的關懷，但是蘇洛無法確定。

「我們在曼托遇見的緝捕者使我改變主意了。」

「魯克知道嗎？」她問。

「他一回來就會知道，」他喃喃地說。

麗亞公主瞇着眼睛，用種他熟悉的眼光打量着他。一時蘇洛覺得自己像是塊這個星球上的寒冰。

「別那樣望我，」他嚴厲地說。「每天那些爲賞格緝捕的人都在追蹤我，我必須先去賄賂賈巴，以免他又派來追兵和殺手，我必須把頭上的懸賞拿掉。否則以後連頭都沒有了。」

麗亞顯然被他的話所感動，蘇洛知道她關心他，而且還不止關切而已。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你。」



「我們？」他問。

「是。」

「你呢？」蘇洛小心地强調一個「你」字。也許有些話他早就想說而沒有勇氣說出口——他想表示出他的感觸。雖然目前也無法說出，不過他準備聽從她的建議。

「我？」她直率地說。「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蘇洛難以置信地搖搖頭。「唔，也許你不懂。」

「我應該懂些什麼？」她聲調中有了怒氣，蘇洛想也許她開始懂了。

他微笑道。「你要我留下，是因爲你對我的想法。」

公主又柔和了下來。「哦，是，你一向是個好幫手，」她說，她停了一會又說，「因爲，……我們認爲你天生是個好領導人才——」

蘇洛不讓她說完，立刻打斷她的話。「不，不是這個原因，是你的欽慕。」

麗亞忽然盯着蘇洛，一副完全了解的神情。「你在幻想了。」她笑着說。

「是嗎？我想，你是怕我離開你而不留下………」蘇洛望着她的雙唇。「一個吻？」

她笑得更大聲起來。「我寧願吻個猿人。」

「我可以爲你安排，」在冰室寒光中她顯得分外容光煥發。「相信我，你可以好好吻一下。

對你有好處；你一直忙着發號司令，忘記了你自己是個女人。如果你可以自然一會兒，我可以幫助你。可是現在太晚了，甜心。你的大好機會已經飛去了。」

「我想我可以活得下去，」她顯然有點不快地說。

「祝你幸運！」

「你不在乎，如果——」

他知道她想說什麼，所以不讓她說完。「請饒了我吧！」他打斷她。「別再對我提義軍的事。你就知道這個。你冷酷得像這個星球。」

「你以爲你可以替我加點熱氣？」

「當然，如果我感到興趣的話。可是我以爲那並不有趣。」蘇洛說完退後一步冷冷地上下打量着她。「我們會再見的，」他說。「也許那時你會稍爲熱一點。」她的表情又變了。蘇洛以前也見過有溫柔的殺人者。

「你實在是個蠻子，缺少教養！」她說。「享受你的旅程吧！」麗亞公主說完立刻快步離開蘇洛走下廊道而去。



## 二

賀斯星的表面濕度降低了。雖然空氣極冷，帝國偵探機器人繼續悠閒地浮移過蓋雪的田野山崗，它的探測器向各方面伸出偵查生命的跡象。

機器人的偵查忽然有了反應。它發現附近有個熱源，而溫暖乃是生命的良好指標。頭部在軸上搖動，敏感的眼狀球體注意向熱源的方位。機器人自動調整其速度，以最大速率在冰原上移行。

有時當它碰到大雪堆的時候，昆虫般的機器將速度慢下來。機器人的掃描器知道雪堆的大小——高約一公尺八長約八公尺，雪堆的大小還是次要。可以驚訝的是雪堆中發出相當熱氣來，雪下的生物一定有良好的禦寒設備。

機器人的一個機械手中發出一道藍白光，它的熱度立刻鑽進白雪堆，把閃亮光芒反映到四周。

雪堆開始顫抖，然後震動起來。不論那是什麼，顯然對機器人的雷射光至感不快，雪堆的雪

大量溶落，另一端有兩道目光由白面罩後射出來。

兩個火點般的大黃眼睛望着還在發射雷射光的機器人。眼中冒出仇恨之光，因爲這東西打擾了牠的安眠。

雪堆又搖撼起來，牠的吼聲幾乎震破了機器人的偵聽器，它滑後幾步，加寬它與生物間的距離。機器人從未遇見過萬霸冰怪，電腦警告說必須小心應付這野獸。

機器人在內部調整一下雷射光的强度。過一會雷射光達到高峯，以帶烟的强光照着怪物。幾秒鐘後，一些萬霸怪物的殘留細粒被冰風吹走了。

煙消失了，沒有留下一點證據——除了一堆消溶的雪坑——足以證實有隻冰怪曾經在這裏過。

但是牠的存在已經留在機器人的記憶中。它又繼續它的任務與行動。

另一隻萬霸冰怪的吼聲終於喚醒了被打昏的年輕義軍指揮官。

魯克的頭又痛又暈，像是要爆炸了一樣。他努力地使視野納回焦點，發現自己置身一個洞穴中，黃昏天色映照在犬牙交錯的牆上。

他忽然發現自己被倒掛著，指尖離雪地有三十公分。他雙踝麻木，他弓起頭頸，發現自己的



腳凍在頂上冰柱裏。他覺得自己臉上被萬霸冰怪鞭打的血凍已開始化解。

魯克又聽見令他高興的吼聲，它在狹窄冰雪穴道走廊中迴響不已。怪物的吼叫震耳欲聾。他不知道什麼先送掉他的性命，嚴寒還是洞穴中許多怪物的爪子。

我必須先脫身，由冰柱中逃出。他的氣力還沒完全恢復。他是以無比毅力彎身抓住腳部。他仍太乏力無法打破堅冰，又落回原來的位置。

「別急，」他對自己說，「別急。」

走近的怪獸叫聲使冰牆破裂。牠踏着冰地可怖地進來。不久，這可怖的怪獸便會把他放進口中去。

魯克又望向洞穴，終於看見他飛行所帶來的一堆用具。它無用地堆在地上。裏面有些儀表，但是他夠不着。那包東西有件特別引他注意的是一把堅固的把手上面還有一個圓盤和些小開關。這是他父親的東西，當年他是傑地爵士，後來被年輕的瓦德所出賣殺害。現在那是魯克的了，那是凱諾比送給他作爲反抗帝國的榮譽。

魯克拼命想扭動疼痛的身體，以便能拿到光刀。可是僵冷使他無力而緩慢。當他聽見吼叫越來越近時，想只有聽天由命了。他的最後一線希望已破滅。這時他又體會到另一項事實。

那項事實並非目前由大白怪主宰的冰穴。

那却是一項精神上的安慰，每當魯克在緊張與危險時便會想到。當時老凱諾比還在傑地武士中，穿着黑袍被瓦德的光刀所殺。他想到熟悉的聲音在耳邊低語。

「魯克，」那聲音又在他心中昇起。「想想你手中的光刀。」

這些話使頭部又充起血來。他忽然感到力氣上昇，決定卽使情勢絕望也應作最後一拚。他注視着光刀。手痛苦地前伸，僵硬的四肢非常吃力。他閉緊眼睛集中意志。可是還是夠不到光刀。他知道要作非常大的努力才有可能。

「輕鬆點，」他對自己說，「輕鬆點。」

魯克頭暈腦脹地掙扎時，又聽見他解體了的監護人的話。「張力流出去，魯克！力！

魯克看見巨大萬霸冰怪的身形出現，它舉起的臂膀前端有尖尖的刺爪。怪獸的頭角使他顫抖，牠的下巴張開露出長長的利牙。

這時戰士心中不再去想怪獸的影像。他不再爲了武器掙扎，他放鬆身體與四肢，讓他的精神灌注在教師的建議上。他已經覺得全身的能量正在運行，那也是使宇宙統一的力量。

凱諾比對他說，如果魯克認爲適合的時候，「力」正在他體內待他運用。

萬霸冰怪伸出如鈎的黑爪向倒懸的青年撲過來。忽然像魔術一樣，光刀躍到魯克手中來，他



立刻按下一個有色鈕，放出一道如彎刀的光來，立卽破碎了他的冰縛。

當魯克拿着武器摔在地上時，大怪物却吃了一驚向後退了一步。牠的黃眼睛難以置信地望着發出嗡嗡聲音的光束射入他的頭部。

魯克雖然動彈困難，他仍跳起來對毛茸茸的冰怪揮射光刀，冰怪被逼得又退後幾步。魯克放低光刀射向野獸的暴露支臂。萬霸冰怪尖叫起來，可怖痛苦的聲音震撼了全洞穴。牠轉身急忙奔向洞口。

天色已暗，冷風隨暮色而增強。魯克身上有着「力」，但是這神奇的力量無法使他溫暖。他向洞口走去，一步比一步艱難。最後他的視覺和天色一樣模糊，他還沒有走到底部，便一跤摔倒昏迷了過去。

邱百加在主機庫的表面上已忙着把「千年鷹號」修護得可以出發遠行了他抬起頭來，看見兩個相當奇怪的形體繞過角落出現，他們過去和機庫中的忙碌義軍人員混在一起。

那兩個都不是人類，其中一個比較像人，有如是穿金色盔甲的武士。他動作確實，幾乎準確得不是人類所能的，他的同伴則無需人腳推進，因爲他矮短如桶的身體靠着下面一個小輪前進。

比較矮的機器人興奮地嗶嗶喊叫。

「那不是我的錯，你這不中用的錫罐子，」高高如人的機器人用金屬手比了比說。「我沒有

叫你打開電熱器。我只是說她房間裏凍極了。可是本來便應該很凍。我們爲什麼要把她的東西全烘乾？……啊，到了。」

人形金色機器人崔平歐將光學探測器轉向停船的千年鷹號。

另一個機器人狄圖收回輪子與前腿坐在地上。小機器人的探測器已讀出蘇洛和他的猿人已在修護中央昇空器。

「蘇洛大人，」崔平歐喊，他是唯一裝有模仿人語的機器人。「我可以和他說一句話嗎？」

蘇洛這時情緒並不好，不想和人談話，更別說是機器人了。「什麼事？」

「麗亞小姐在通訊機上找你，」崔平歐告訴他。「它一定是壞了。」

蘇洛知道它並沒有壞。「我把它關上了，」他高聲說，一邊繼續做他的工作。「公主殿下有什麼事？」

崔平歐的探測器聽出了蘇洛的不快語氣，但是他不能了解。機器人又說：「她正在找魯克大人，以爲他和你在一起。似乎沒人知道——」

「魯克還沒有回來？」蘇洛立刻關懷起來。自從他和邱百加開始工作到現在，他看見洞口天色已經相當暗了。他知道入夜後強風即起，而且溫度會降到多麼可怕的低。

他迅速跳出鷹號的昇空器，根本不回頭看猿人一眼。「把它鎖住，邱大副！」蘇洛大聲叫，



然後把對講機拿在口邊。「安全控制台，太空人指揮官回來沒有？」否定的答案使蘇洛臉有憂色。

機艙官和他的助理應蘇洛的召喚快步走過來。

「太空人指揮官回來沒有？」蘇洛緊張地問。

「我沒有看見他，」機艙官說：「他可能由南面入口進來的。」

「快去査！」蘇洛大聲喊，雖然他不是可以下命令的軍官。「非常緊急！」

機艙官和助理轉身急急沿廊道走去。狄圖發出高尖的口哨聲。

「我不知道，狄圖，」崔平歐說，僵硬地把桶狀身體轉向蘇洛。「先生，我可以請問是什麼事嗎？」

蘇洛心生怒火，他不快地對機器人說：「告訴你寶貝公主，除非魯克馬上回來，否則他死定了。」

蘇洛說完話，狄圖歇斯地里的大叫口哨，現在開始恐懼的金色伙伴叫，「哦，不！」

蘇洛衝進主隧道時，裏面正在忙碌活動。他看見兩個義軍正用盡力量在制伏一隻想掙脫的螳螳。

另外一邊，機艙官跑進來，直到他看見蘇洛。「先生，」他恐惑地說：「太空人指揮官沒有

由南邊進來。他可能忘記了報到。」

「不可能，」蘇洛說：「快速車準備好了?」

「沒有，」機艙官回答。「調整冷度相當困難，可能要明早——」

蘇洛不讓他說完，現在沒有時間浪費在可能會壞的機器上。「我們必須用螳螳，我去第四區。」

「溫度正在急降。」

「你說得不錯，」蘇洛生氣地說：「可是魯克還在那裏。」

另一個軍官自願地說：「我去查十二區。叫控制台用阿爾法銀幕。」

可是蘇洛知道現在控制台沒時間操作監視電視機，尤其是魯克現在已岌岌可危了。他向義軍部隊集中的地方衝去，抓住一隻螳螳的韁繩跳上怪獸的脊背。

「你們還沒走到第一標示站，夜風便大作了，」機艙官警告。

「那麼我們地獄再見，」蘇洛喃喃地說，掉掉韁繩把坐騎趕向洞口。

雪緩緩地下着，蘇洛騎着螳螳走向野地。夜卽降臨，狂風也開始增強，透過他厚厚的重衣。他知道如果不能卽刻找到年輕人，他會和魯克一樣結成冰柱。



螳螳已經感覺到溫度的下降了，在夜晚牠的厚厚毛皮也無法抵禦酷寒。野獸已經在低吼，牠的氣息更加急促。

蘇洛盼望雪蜥蜴不會不支倒地，至少要支持到他找獲魯克。

他重驅坐騎，强迫牠爬過冰原。

冰雪上還有個形影，它的金屬身體已徘徊在凍原上。

帝國偵查機器人在飛行中途停了一下，探測器在四周搜索。

當它感到滿意時，又輕輕下降在地上。幾個探測器像蜘蛛腿一樣由金屬身體伸出來，挖了些雪安頓下來。

機器人周圍有了變化，一種脈動的光暈覆蓋在它身上，有如它是透明的圓球。這力場迅速加强，吸來不斷降在它身上的雪片。

過一會光暈消失了，雪完全蓋在機器人身上，也遮蓋了它的保護力場。

螳螳以最大速度前奔，如果以距離與疾風條件來說，這速度實在太大。牠不再吹氣，而開始可憐的呻吟，牠的腿越來越不穩定。蘇洛爲了螳螳的痛苦而難過，但是比起他朋友魯克的生命卻

又顯得次要了。

在雪花濃飛中，蘇洛對周圍很難看得清楚。他拼命在這永恆的平原上尋找，也許在什麼地方會有魯克的蹤影。但是舉目四望一片黑暗與冰雪。

可是他聽見一聲音響。

他拉住韁繩，使螳螳在平原急跑中停止，蘇洛無法確定是風吹過他身邊的吼聲還是別的聲音。他努力望向發出聲音的方向。

他又踢下螳螳，野獸又快步奔過白雪皚皚的原野。

魯克到黎明時可能已成爲屍首或已被冰怪所噬。可是他還活着，但已經奄奄一息，他努力在夜風襲擊中苟延殘喘下去。魯克痛苦地由雪地上坐了起來，以便背向刺人的寒風。當他再倒下去，不禁覺得這是件可嘲諷的事——一個坦圖尼星農村出身的孩子，在死星之戰中成熟，現在却在冷凍異地荒原上等死。

魯克在最後崩潰之前，盡了全身力量把自己移動了半公尺，又昏了過去。「我不能……」他說，可是沒人聽見他的聲音。

但是有他看不見的人聽見了他的聲音。



「你必須，」誰在魯克心中迴響。「魯克，望着我！」

魯克無法不理會命令之聲，柔和話語的力量太大了。

魯克鼓起僅餘的力量抬起頭來，他以爲他看見的是一幕幻景。他前面站着的是穿着在熱沙漠上所穿破袍子的凱諾比。

魯克想叫他，却發不出聲音。

幽靈仍以凱諾比一向具有的柔和權威話語對年輕人說，「你必須活下去，魯克。」

年輕指揮官找到了移動雙唇的氣力。「我冷……很冷……」

「你必須利用達柯巴方法，」凱諾比尊嚴地說：「你要學習傑地大師約達，他也是我的老師。」

魯克聽着，想伸出手去碰那人。「凱……凱……」他呻吟地說。

那人並沒有被魯克所感動。「魯克，」它又說：「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我們唯一的希望。

魯克至爲困惑。可是在他能鼓起餘力講求說明時，影像已經消淡。當幽靈完全自心中消滅後，魯克覺得似乎看見螳螳載了個人向他而來。雪蜥蜴奔跑的步伐極不穩定。騎士還在很遠地方，根本無法辨認。

年輕義軍指揮官拼命地喊，「凱？」然後又昏迷不醒了。

蘇洛緊拉韁繩，雪蜥蜴還用後腿支立着地時，他便忙不迭地跳了下來。

蘇洛恐怖地看着雪下似乎已經死僵的人。

「哦，老兄，」他向魯克懇求，而立刻忘記他已凍僵的身體。「你還沒死，給我個信號。」

蘇洛看不出生命的跡象，注意到魯克蓋着雪的臉部已經破得不像樣子。他輕摸青年的臉，又怕把他揉破。「別死，魯克，你的時間還沒到。」

終於有了反應。低聲的呻吟在風中幾乎難以覺察，但是足夠使蘇洛冷凍的身體發出熱度了。他放心地笑道。「我知道你不會把我孤單地留下！我們先把你救走。」

蘇洛知道魯克和他自己的生命完全有賴於蝰蝰的速度，他抱着年輕戰士的身體走向野獸。但是他還沒有把昏迷的人放上獸背，雪蜥蜴發出一聲痛苦的吼叫，然後倒在雪地上。他放下同伴，跑到倒地野獸的身邊。蝰蝰又吼了一聲，那只是喘氣而已，再也沒有聲音了。

蘇洛摸抓着蝰蝰的毛皮，他的麻木手指已感覺不到生命的跡象。「死了，」他說，他知道魯克已經聽不見了。「我們時間不多了。」

他把魯克不動的身體貼放在雪獸腹部後，蘇洛又着手工作。這似乎是種褻瀆，他想，用傑地



戰士寵愛的武器光刀來破開蝰蝰的厚皮，但是在此時此刻，這也是不得已的事。

起初他不習慣使用光刀，可是他迅速地把雪蜥蜴自頭剖到腳爪。他很少嗅到像雪蜥蜴內腹般的惡臭氣味。他把一些內臟扔在雪地上。

野獸的屍體料理好之後，蘇洛把他的朋友推進有毛皮覆面的溫暖內部。「我知道氣味不好，魯克，可是可以使你不被凍死。」

雪蜥蜴內部又冲出一股氣味，使蘇洛幾乎喘不過氣。「啊！」他叫道，「還好你昏了過去，朋友！」

時間已經不多。蘇洛凍僵的手伸向蝰蝰背後的工具包，找到義軍的保護盒。

他還沒有解開便向對講機說，「基地，聽見嗎？」

沒有回話。

「對講機沒有用了！」

天空暗得不祥，風猛然地吹刮，使人呼吸都感到困難。蘇洛掙扎地打開盒子，僵硬地做了具保護兩人的儀器——至少使他們可以多支持一些時間。

「如果不快點！」他自言自語道，「賈巴就不用派人來追捕我了。」

# 三

狄圖站在義軍祕密冰山機庫的門口，身上是一層冰雪。他內部的時間機械告訴他，他已經等待了許久，光學探索器也告訴他天色已暗。

但是他內部探索器的R二設備仍然向冰原發出信號。他熱心地追踪着失蹤的太空人魯克和蘇洛，可是一無所得。

崔平歐由雪地僵硬地向他走來時，矮胖的機器人不安地嗶嗶叫。

「狄圖，」金色機器人低下上半身，「你已經沒有辦法了。你該進去了。」崔平歐又站直金屬身體，夜風吹過來時，他像人類般輕顫一下又說了下去。「狄圖，我的關節凍僵了。快點好嗎……拜託？……」崔平歐的話還沒有說完，便連忙趕回洞中去了。

賀斯星的天空已經全黑，麗亞公主站在義軍基地的洞穴門內，擔憂地在守望着。當她探頭出外看賀斯夜色時，不由被風吹得顫抖不已。她旁邊是十分關切在等待的鄧林少校。她的心已在冰

原外的什麼地方。

大猿人坐在附近，當崔平歐和狄圖兩個機器人由洞外進來時，牠長毛的頭立刻由雙手中抬起來。

崔平歐十分不快。「狄圖查不出一點信號，」他說：「雖然他認為他的探測範圍有限，所以希望我們不要失望。」但是崔平歐如人的言語中已經沒有一點信心。

麗亞對高機器人點了點頭，可是沒有開口。她一直在思念這一對失踪的英雄。最令她自己困惑的是她發現其中有一個令她思念不已；那個黑髮的高瑞蘭人，他的話一向不能由字面去看。

公主守望時，鄧林少校轉身讓一個義軍少尉進來報告，「所有巡邏隊都回來了，除了蘇洛與太空人指揮官、長官。」

少校望向麗亞公主，「公主，」他說，聲音中充滿遺憾，「今晚已經沒有辦法了。溫度已在急降，盾門要關上了。對不起。」鄧林等了一會，又對少尉說，「把門關上。」

義軍軍官轉身去執行鄧林的命令，冰室的溫度又下降了，猿人在一邊悲哀的低吼。

「一早便把快速車準備好，」少校對麗亞說，「用它搜索比較快。」

麗亞沒有想到正確答案，仍不由自已地問。「他們到明早還有生存的機會嗎？」

「很小，」鄧林少校誠實地答。「不過，也並非沒有機會。」



狄圖聽了少校的話，立刻探察金屬桶體內的小型電腦，過一會他傳出凱旋的嗶嗶聲音。

「女士，」崔平歐打斷他說，「狄圖說生返的機會是七百二十五對一。」然後他對矮機器人不快地說，「老實說，我們根本無需知道這個。」

沒人理會崔平歐的翻譯。一陣肅穆的安靜中，只有偶而金屬相撞的聲音，義軍的大厚門已在關閉。有如一個無情的神祇在操作，金屬撞擊聲宣佈把兩個人留在冰原上等死。

邱百加又發出痛苦的哀號。

麗亞心中記起了安得楠世界中常常被人運用的默禱。

賀斯星的北方昇起了太陽，但是光線相當黯淡。不過它的光線已足夠給星球冰面帶來一些溫暖。陽光爬過起伏的雪崗，努力地射進黑暗的冰谷洞穴，最後終於照耀在整個地面上。

雪堆是如此完美，它的存在不能只單純歸功於大自然。當天色越來越亮時，雪堆開始低哼。任何人看見它一定會大吃一驚，然後雪堆開始崩潰，雪花向各方面飛去。一個機器人開始收回探測臂，可怖的軀體由雪地上慢慢昇起。

這個偵察機器人在颶風的空中稍停了一下，繼續在雪原上前進搜索。

冰雪世界的早晨，又有什麼東西侵入——一個相當小的鈍鼻機船，黑黑的艙房窗戶，兩邊都藏着雷射槍。義軍的雪地快車有重武裝設備，它是設計用作星球地面作戰的。但是這次却用來偵查，在廣闊的雪原上巡察每個凹凸處和隱蔽處。

雖然雪車設計的是兩個駕駛員，現在只有紀夫一個人在車上。他望着下方的廣大景觀，祈禱他能在雪盲之前找到他的目標。

立刻他聽見嗶嗶的聲音。

「回聲基地，」他高興地向駕駛室的對講機喊，「我找到了！信號不强，可是是生命的跡象。四六一四與八八二區。我這就去。」

他狂熱地操縱着船的控制，紀夫慢慢減速，並且降在雪地上。重力壓着他使他頗爲高興，他駕車向信號方向而去。

當賀斯星原野崎嶇的土地在他身下時，他又用新頻率向對講機說：「回聲三號，這是紅二號。聽見了嗎？太空指揮官，這裏是紅二號。」

對講機上只傳來靜電的聲音。

然後他聽見聲音，像是來自非常遙遠的地方，在咯咯聲中掙扎傳出。「你們來了眞好，希望沒讓你們太早起床。」



紀夫很高興聽見蘇洛嘲謔的聲音。他又將對講機調回義軍基地。「回聲基地，這是紅二號，」他又重述幾遍，然後提高聲音。「我找到他們了。再述一遍……」

他說話時，又將信號傳到機艙控制銀幕上。他進一步減慢速度，降到地面上，以便查明地上發出信號的隆起地點。

這是義軍的可攜保護帳，立在雪堆上。帳的向風處是一堆白色，而背風處却有根天線昇起。

更令他高興的是他看見一個熟悉的人站在雪帳前面瘋狂似的向雪車揮手。

紀夫的雪車着地時，他至感欣慰，至少他不虛此行，因爲兩個中間還有一個活着。

在一個厚厚的玻璃室中，魯克太空人躺在裏面，室外圍觀的是他的四個朋友。

蘇洛正在享受義軍醫護中心的溫暖，他站在麗亞旁邊，旁邊還有他的大副猿人，狄圖和崔平歐。蘇洛寬心地呼吸着。他知道雖然周圍情緒緊張，但是年輕官終於免於危難，並且在最佳機器人的照料之下。

魯克全身穿白，直立地懸在一個透明圓筒中，上面還附有人工呼吸器，外科機器人溫比正以一流的技術在治療年輕人。他旁邊有助手FX7機器人在助理，它看上去只像是個有電線與金屬

手的金屬圓筒。外科機器人靜靜的按下開關，一道紅色暈光罩在病人身上。蘇洛知道這種治療對魯克實在有起死回生的靈效。

當脈動發聲的紅光包圍住他時，魯克開始動彈，並且說出囈語：「注意，」他呻吟道，「……雪怪。危險……猶大，去找猶大……唯一希望。」

蘇洛一點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在說些什麼。邱百加也不解地發出猿人的疑問低叫。

「他的話我也聽不懂，邱，」蘇洛回答。

崔平歐滿懷希望地說，「我希望他完全無恙，你們該懂得我的意思。如果魯克發生了短路現象才叫不幸呢。」

「這孩子遇到了什麼，」蘇洛十分切實地說。「不只是寒冷而已。」

「他一直談的是什麼怪物，」麗亞望着冷峻的蘇洛說。「我們已加强安全措施，蘇洛，」她說，她心中想對他說句感謝的話。「我不知道怎麼——」

「算了，」他粗聲說。目前他所關心的是紅光下的年輕朋友。

紅光治療開始生效了。它剛出現時，魯克似乎想抵抗這治療光線的流動。最後他不再說話，完全輕鬆下來承受紅光的力量。

溫比由他病人身邊轉開去。他側轉骷髏形的頭盯着蘇洛和等在窗外的一些人。「太空指揮官



受了寒震，但是對治療的反應很好，」機器人說，他那權威的金屬聲音透到窗外。「現在他已經沒有危險了。」

外科機器人的話立刻掃除了窗外每個人心中的憂慮。麗亞放心地嘆口氣，邱百加低聲贊許溫比的醫術。

魯克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時間。但是他現在已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智與感官了。他坐在義軍醫療中心的床上。他寬心地想，能夠呼吸空氣眞是多麼美妙，那麼再冷也沒有關係。

一個醫護機器人由他臉上移去保護套。他眼罩也被除去，他開始看到站在床邊的一些面孔。麗亞的笑臉慢慢進入焦距。她靜靜地走向他，拂去他眼上的頭髮。

「治療已經越來越好了，」她說着望向他的傷處。「疤痕一兩天便沒有了。還痛吧？」

那邊的門推開來。狄圖叫出高興的嗶嗶聲滾向魯克，崔平歐在魯克床邊說，「魯克大人，看見你復原眞好。」

「謝謝，崔平歐。」

狄圖發出一連串快樂的嗶嗶聲與口哨聲。

魯克對機器人表達的關懷十分感激。他還沒有向他們致謝，又有人打擾了。

「嗨，孩子，」蘇洛和邱百加衝入病室，他大聲喊。

猿人也發出友善的吼聲。
「你似乎强壯得可以摔角了，」蘇洛說。
魯克覺得很强壯了，但是更感謝他的朋友。「謝謝你們。」
「你欠我兩次了，小子。」蘇洛又對公主怪笑一聲。「殿下，」他嘲弄的說。「似乎你安排得讓我和你再在一起一些日子。」
「這和我沒有關係，」麗亞忿忿地說，她對蘇洛的虛榮感到不快。「黎剛將軍認爲所有船隻離開這個系統都是危險的，除非發電機都能發電。」
「這倒是好事故。我以爲你受不了看不見我。」
「我不知道你是由那裏得到的這些幻想，」她反駁道。
邱百加對兩人的口舌之爭感到有趣。這兩個是他所認識的最堅强意志的人，他發出猿人的笑聲。
「笑個飽，肉頭，」蘇洛高興地說。「你沒有看見我們當時在南邊走道的情形。」
到目前爲止，魯克還沒有聽過這麼生動的談話。蘇洛和公主以前常常爭辯。可是提起南邊走道却引起他的好奇心，他望着麗亞等待解釋。
「她對我表達她的眞正感情，」蘇洛又說下去，看見公主臉頰紅了起來，不禁十分得意。「



好，殿下，你已經忘了那回事。」
「這個這個不要臉，白痴，醜陋的東西……」她十分憤怒地罵。
「誰醜陋？」他笑着說。「告訴你，甜心，我一定是相當漂亮才會使你跳下來。你不覺得嗎，魯克？」
「是，」他說，難以置信地望着公主，「是……可以那麼說。」
麗亞紅着臉以激動的表情望着魯克。有種稚氣而眞情流露的眼光。然後她又放下她歷經滄桑的面罩。
「哦，是嗎，是嗎？」她說。「那麼，我想你對女人並不了解，對吧？」
魯克默默地同意。但是他還沒想完，麗亞彎下身重重吻下魯克的雙唇。然後她轉回身便走出去，在身後把門重重關上。房中每個人——人，猿人，機器——都無言地互相望著。
這時警鈴大作，那是來自地下廊道。
黎剛將軍和他的控制官正在義軍指揮中心開會，蘇洛和邱百加衝了進來。正在一邊聽將軍及軍官開會的麗亞公主與崔平歐轉身緊張地望着他們。
警鈴聲音來自黎剛身後的大控制室，由義軍控制軍官在操作。

「將軍，」探測控制員喊。

黎剛將軍嚴峻地看着控制銀幕。他忽然看見一道方才沒有的閃亮信號。「公主，」他說，「我看有客人來了。」

麗亞，蘇洛，邱百加和崔平歐走到將軍身邊望着嗶嗶作響的銀幕。

「在十二區基地外面發現了一些東西。它正向東移，」黎剛說。

「不論那是什麼，它是金屬，」探測控制員觀察着說。

麗亞驚訝地張大眼睛。「那麼那會不會是攻擊魯克的怪物？」

「會不會是我們的，」蘇洛問，「快速車？」

控制員搖搖頭。「不，沒有信號，」然後傳來另一個監視機的聲音。「且慢，非常微弱……」

崔平歐用他硬僵的關節盡快走向控制盤。他的探測器也正在調整以和奇怪的通訊信號共諧。

「我必須說，先生，我熟悉六千萬種通訊的形式，而這却是新的。可能是密碼或是——」

這時一個義軍的聲音出現在對講機上，「這是回聲基地三八號。發現不明物體。就在山頂上。我們即可能看見——」可是聲音忽然變得恐懼起來。「什麼——？哦，不！」

跟着是一陣靜電聲音，然後通訊完全中斷。

蘇洛不快地說，「不論那是什麼，總是不友善的。我們快去看，邱。」



蘇洛和邱百加還沒走出門，黎剛將軍已經派紅十號與紅十一號去三十八號基地了。

巨大的帝國星式驅逐船在帝國太空艦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可是這艘怪誕的長形船比周圍五艘保護的星式驅逐船顯得更碩大更奇特。這六條船是星系中最可怕最有破壞力的艦隊，它可以摧毀接近武器的任何東西使之成爲宇宙塵。

在星式驅逐船旁邊還靠着一些小戰鬥船，還有些著名的泰式戰鬥機在左右來回巡邏。

這種帝國的致命大艦隊的每個人員心中都有優越的信心，特別以巨大中央星式驅逐船的人員更爲突出。然而他們的靈魂有了某些烙印。恐懼——恐懼一些在大船上迴響的熟悉沉重腳步聲。駕駛人員害怕那些腳步聲音，並且爲了它的接近會顫抖不已。腳步聲會帶來可怕而可敬的領袖。

高高在上的是穿黑袍罩黑頭巾的瓦德，西斯的黑爵士，他進入主控制室時，大家都沉默了下來。一時之間好像靜止了，除了船上的控制盤和黑衣人的呼吸聲外，沒有一點別的音響。

當瓦德望着無限星宿時，派特船長衝過船橋，拿了封信息給矮胖難看的奧佐將軍，他已駐在橋台上。「我想我們有所發現，將軍，」他緊張地說，眼睛由奧佐望向黑爵士。

「啊，船長？」將軍是個十分有自信的人，在他披風罩身的上司面前仍不感緊張。

「我們的報告只是片段的，由賀斯星上的偵查機器人發來的。那是最好的線索——」

「我們派了數千偵查機器人在星河中，」奧佐憤怒地說。「我要的是證據，而不是線索。我不想再在這一邊繼續尋找——」

忽然黑袍人過來打斷了兩個人的談話。「你發現什麼了?」他問，他的聲音被金屬呼吸器阻礙而有點扭曲。

派特船長尊敬地望着他的主人，他在他心目中便像是穿黑袍而高高在上的神。「是，先生，」派特十分小心地說。「我們有所見。這個星系上本來以爲沒有人類形式的……」

瓦德已不再聽他的話。他戴面罩的臉轉向一個螢光幕上顯出的影像——一小隊義軍的雪地快車在白色原野上奔馳。

「就是它，」瓦德說。

「爵士，」奧佐將軍抗議地說。「有許多沒有獲准的殖民。也許是走私客——」

「就是這個，」前傑地的戰士堅持地說，他緊握着黑手套的手。「太空人和他們在一起。將軍，叫巡邏船回來，把航向指向賀斯。」瓦德看着一個穿綠制服戴綠帽的軍官。「維爾將軍，」黑爵士對他說，「準備你的手下。」

瓦德一說完，他的人便準備進行他的恐怖計劃。



帝國偵查機器人由蟲般的頭部伸出一根大天線發出刺耳的高頻信號。機器人的搜索器已經對雪堆後面的生命起了反應，並且注意到一隻褐色猿人的頭與他低沉的吼聲。機器人的閃光鎗已經瞄準向那多毛的巨獸。可是機器人還沒有來得及開鎗，手鎗的紅光已在帝國偵查機器人後面射擊，打在它黑黑的軀體上。

當蘇洛躲在一個大雪堆後時，蘇洛注意到邱百加還在躲藏，然後望着機器人在空中轉身過來面對他。聲東擊西的計策已成，他成了目標。蘇洛才跑出射程範圍，浮起的機器開火了，打起他身邊的雪花。他又開火，用光束正確地射到它。他聽見死亡機器發出高亢的聲音，於是帝國偵查機器人化爲數十億燃燒的碎粉。

「……我怕沒有留下什麼，」蘇洛向對講機說，他向地下基地作了他的報告。

麗亞公主和黎剛將軍還在監視控制盤，他們與蘇洛維持直接通訊。「是什麼?」麗亞問。

「某種機器人，」他回答，「我沒有重擊它。它一定有自毀設備。」

麗亞停了一下，她思考着這不受歡迎的消息。「帝國機器人，」她說，遮蓋着心中的恐懼。

「如果是的話，」蘇洛說，「帝國已經知道我們在這裏了。」

黎剛將軍緩緩地搖頭，「我們最好立刻由這星球上撤退。」

# 四

六個不祥的形體出現在賀斯星系的黑色太空，就像些毀滅的魔鬼似的，準備用帝國武器在這裏施虐逞狂。六艘帝國驅逐船中，瓦德坐在最大一艘的小圓室裏。當他安靜地坐在沉思室中時，一束光線照在他黑色頭盔上。

當維爾將軍走來時，圓室緩緩地打開，上半部像犬牙般的機械口昇上去。維爾看來，坐在大口般室中的黑衣人幾乎不是活的，可是他身上却發出一種邪惡的強力光暈，使軍官不由心起冷顫。

維爾對自己的勇氣並沒有信心，他向前走了一步。他有消息要報告，可是却不願意去打擾瓦德的沉思，寧願等上幾個小時。

瓦德立刻說，「什麼事，維爾？」

「大人，」將軍回答，他選字十分小心。「艦隊以光速前進。偵查儀查出賀斯星系的第六星

上的一區有保護的能場。能場力量可以使轟炸曲折。」

瓦德兩公尺的身軀站在那裏，長袍拖在地上。「那麼這些可鄙的叛徒已經發現我們了。」他憤怒地緊握拳頭。「奧佐司令由光速出來，可能在接近這個星系了。」

「他感到驚奇，他是個聰明人——」

「他又笨拙又愚蠢，」瓦德重重地呼吸，打斷他的話。「單純的轟炸不可能通過他們的能場。命令部隊準備作地面攻擊。」

維爾將軍以準確的軍事態度走出沉思室，把憤怒的瓦德留在身後。瓦德一個人在室內打開大銀幕顯出他星式驅逐船的光亮艦橋。

奧佐將軍應瓦德的召見走向前來，整個臉都佔在銀幕上。奧佐的聲音有點恐懼，「瓦德爵士，艦隊已經移出光速——」

可是瓦德的回答却是對着奧佐身後站立的官員。「派特船長。」

派特船長知道一刻也不可耽擱，立刻向前一步，他的手自動伸向喉部。

「是，爵士，」他十分恭敬地說。

奧佐的喉嚨似乎被看不見的手捏住，而無法呼吸。

「準備地面部隊在能量場那方登陸攻擊，」瓦德下令。「把艦隊分配好，不准任何東西自星



球上逃逸。現在由你指揮，派特將軍。」

這個消息使派特感到十分高興。當他轉身執行命令時看見了一個將來可能是他自己的人。奧佐面容扭曲無法呼吸，然後死亡倒在地上。

帝國已進入賀斯星系。

義軍在冰洞隧道中，立刻全體警戒起來。地面工作人員與所有機器人立刻進入崗位，有效地預防帝國來襲。

裝甲雪地快車加了油並且進入攻擊備戰狀況，以便炸開主進口。同時，麗亞公主在機庫中對一羣義軍飛行駕駛致詞。「大運輸船一裝好貨便出發。每船只有兩艘戰鬥機護航。能量盾可以在瞬間打開，你們必須緊緊跟着運輸隊。」

一個身經多次戰爭的義軍老兵何比望着公主關切地說，「兩艘戰鬥機對星式驅逐船？」

離子炮能連發幾彈，它可以摧毀飛行航道上的任何船隻，」麗亞解釋道。「你們出了能量盾後，可以到集合的地點。祝幸運。」

何比和其他駕駛稍感放心地跑向戰鬥機艙去。

蘇洛當時已緊張地銲接千年鷹號的昇空器。他完成之後，立刻跳到地上打開對講機。「好了

，邱，」他對坐在鷹號控制室中的長毛人猿說，「試車看看。」

這時麗亞走過來，憤怒地看他一眼。蘇洛望着她，這時貨船的昇空器慢慢升起，可是右邊的昇空器却在搖動。它又令人難堪地落地。

他由麗亞身邊轉開，但是用眼角望着她，她嘲諷地揚起眉毛。

「且慢，邱，」他喃喃地對對講機說。

復仇號是帝國無敵艦隊中先鋒星式驅逐船，在賀斯星系外面的星海中像死亡天使般浮游着。巨船離冰球越來越近時，戰船指揮台的一百來公尺長的窗戶已經可以清楚地看見冰雪世界。

復仇號的船長尼達正望着窗下的星球，一個控制員向他走來。「長官，叛船進入本區。」

「好，」尼達眼睛發着光。「今日的第一批收獲。」

「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發電機，」黎剛將軍對公主說。

「三區第一運輸隊接近能量盾，」義軍的控制員說，他已經發現了帝國星式驅逐船的明亮影像。

「準備打開能量盾，」一個雷達員下命令。

「隨時待命，離子控制，」另一個控制員說。



賀斯冰雪表面上有個大金屬球旋轉地進入位置，並且上面的大鎗口側對上方。

「射擊！」黎剛將軍下令。

忽然有兩道紅色的毀滅光束進入冷冽的空中。光束立刻追上了義軍的急馳太空船，迅速地直向星式驅逐船而去。

這雙紅光打擊到巨大的船，立刻毀滅了它的錐形控制塔，立卽的爆炸使這飛行堡塞急搖旋轉而失去控制。星式驅逐船落入深深的太空，而義軍運輸隊和兩架戰鬥機進入了安全區域。

太空人魯克準備出發離去，他穿上重厚的禦寒服裝，望着駕駛，鎗炮手，與R二單位的人在匆忙的準備。他走向等待他的一列雪地快速車。他在中途停在千年鷹號的尾部，蘇洛和邱百加正在拚命修護昇空器。

「邱，」魯克喊道，「多保重。也照顧這傢伙好不好？」

猿人吼出道別的叫聲，重重地擁了魯克一下，又轉回到昇空器旁邊。

蘇洛和魯克相對望了一會，這兩個朋友也許是最後一次見面了。

「好好修理他們，小子，」高瑞蘭人輕鬆地說。

年輕太空人開始走開去，心中想着過去與蘇洛一同作的冒險。他停下來又看看鷹號，看見他

的朋友也在望着他，他們互望了一會，邱百加抬頭看見他們，知道他們是在互致心中的祝福，因爲從此他們也許會有不同的命運。

公用講話器打斷他的想法。「第一運輸隊已經安全，」義軍廣播員宣佈好消息。

宣佈後，機庫中傳出一片喜悅聲音。魯克轉身跑向快速車。他抵達時，年輕鎗炮手達克已站在車邊等待他。

「你可好，長官?」達克熱心地問。

「像個新人，達克。你好嗎?」

達克笑起來。「目前我覺得可以打破全帝國。」

「是，」魯克安靜地說，「我懂得你的意思。」雖然他們之間只差幾歲，可是魯克覺得比他大上好幾世紀。

麗亞公主的聲音出現在廣播器上。「注意，快車駕駛員……信號發出後在南坡集合。你們的戰鬥機已準備起飛。等撤退完成後，發出一五號密碼。」

崔平歐和狄圖站在匆忙人羣中，駕駛們準備出發。金色機器人微微低頭望着矮小的R二機器人。崔平歐臉上的光影交錯，使他的臉顯得有怒意。「爲什麼，」他問，「當事情剛安頓下來立刻又要分裂開去?」他傾身拍拍小機器人的身體。「好好照顧魯克。自己也要保重。」



狄圖吹出再見的哨音，然後轉身走出廊道，崔平歐僵硬的揮手，望着矮矮的忠實朋友離去。

對一個旁觀者來看，崔平歐的眼睛有點淚光，可是油脂固結在他的視覺探測器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人形機器人終於轉身向另一邊走去。

# 五

賀斯星上沒有一個人聽見聲音。起初，它非常遙遠被風聲所壓住。而且義軍部隊正在寒冷中準備作戰，也個個忙碌得無法細聽。

在雪壕中義軍軍官必需高喊命令，否則風會把他們的聲音壓下去。軍人急忙地執行命令，在雪地中用肩搬運重型火箭炮似的武器，並且把致命的光線武器支架在雪壕旁邊。

義軍的强力發電機安在鎗炮台旁邊，開始發動運轉，發出聾人耳朵的巨聲。這個發電機的容量足夠供應巨大的地下設備，但是除了這些聲響外，還有種特別奇怪的聲音，一種不祥的重擊聲，它越來越近，震撼着整個大地。當它近得吸引一個軍官的注意時，他努力地想看穿風暴那頭重重頓地聲音的來處。其他在工作的人也抬起頭來，看見一陣移動的斑點。在暴風雪中，小小的光點緩慢而穩定地前進，當他們向義軍基地前來時，掀起了一團團雪花。

軍官拿起電子望遠鏡望向前來的物體。那邊一定有十幾個在向他們堅定的移來，就像是荒古

以前的怪獸一樣。那些是機器，走起來像是巨大的四腿有蹄動物。

「行路者！」

軍官驚恐地認出那是帝國各種地面裝甲運輸隊。每個機器都配備有巨炮，就像洪荒時代怪獸的頭角。他們移動起來便可看出是機器，而行路者的鎗炮中發出致命的火光。

軍官抓起對講機。「紅隊指揮……進來了！點零三。」

「回聲基地五七，我們已在途中。」

當魯克太空人答覆時，一聲大爆炸發生在軍官及恐怖欲絕的手下左右，揚起大團冰雪。他們已經在行路者的射程之內了。部隊知道他們的任務是吸引入侵者的注意好讓運輸隊出發，但是義軍兵士們仍不顧死在這種可怖機器的炮火下。

行路者的鎗炮中發出桔色黃色的火焰，義軍緊張地將武器瞄準「行路者」，每個士兵都感到有看不見的冰冷手指刺穿他們的身體。

十二輛快速車中，有四輛領先以高速衝向敵陣。一輛各種地面裝甲車開火了，但是在一輛車邊擦過。另一聲巨響響起，一輛快速車變成火球，火焰衝天。

魯克自他窗口看見他大隊中第一個傷亡。他對行路者開火，但是帝國炮火也使他的太空船巨震一下。



魯克控制了他的船後，又和另一艘快車紅三號會合。他們像昆蟲一樣地攻擊着兇猛的帝國行路者。其他快速車也和帝國進攻機器互相開火。紅隊隊長與紅三號衝到行路者的主機旁邊，然後猛轉身開向右邊。

魯克的快車衝到行路者的腿下時，看見地平線傾斜。他由機器怪物下向上衝，然後又飛向水平方向。年輕指揮官聯絡他的僚機。「紅隊長對紅三。」

「是，紅隊長，」紅三號的駕駛衛奇說。

「衛奇，」魯克向對講機說，「將隊伍分爲一對對。」這時魯克着陸又轉彎，衛奇的船與另一艘紅船從另一方向過來。

行路者一面前進一面開火。在一部機器中兩個帝國駕駛看見白色冰原上醒目的義軍鎗炮。駕駛操縱着行路者向炮位而去。窗外一響巨爆，這時快速車在煙火中向前急駛。

魯克向上沖，遠離行路者，然後他向回看。裝甲車太堅固，無法用火器攻破，他心中想。但是一定有攻破這些怪物的辦法，一種不用火力的辦法。魯克想了一下，記起兒時在農場對付野獸的簡單辦法。他轉過快車又向行路者而去時，他做了個決定。

「紅隊，」他在對講機裏說，「使用鏢鎗和兩個電纜。攻擊腿部，那是阻止他的唯一方法。何比，你還和我在一起嗎?」

慰人的聲音立刻傳來。「是，長官。」

「好，跟着我。」

他平飛時，決定與何比保持緊密隊形。他們一同貼着賀斯地面疾飛。

在魯克的機艙中，達克突然被機身的急震所嚇住。他手中緊緊抓住義軍的鏢鎗，大聲喊，「哦，魯克，我似乎無法忍耐了。」

爆炸震動了魯克的船，使它猛裂地搖撓。他看見窗外有另一個行路者，他對義軍快速車的攻擊似乎毫不在乎。魯克作個弧形的飛行，他的目標就是那個行路者。行路者直接對他開火。

「支持住，」他對鎗炮手大喊，「準備放套繩。」

另一個炮彈急震着魯克的雪車。太空船在軌道上翻滾，魯克盡量把它控制下來。雖然天氣嚴寒，可是魯克汗流如雨，拼命使快速車穩定下來。但是水平線還在旋轉。

「準備，達克，我們快到了。你好嗎?」

達克沒有回答。魯克轉頭，看見何比的快車還緊貼在他旁邊，他們躲過了爆炸。他看向達克，他前額正血流如注，癱瘓在控制盤上。

「達克!」

地面義軍在發電機旁邊的鎗炮塔對行路者猛烈開火，似乎沒有效果。帝國武器一直在轟炸炮



台周圍，把冰雪轟得老高，繼續的炮火幾乎使人眼睛爲盲。與手下併肩作戰的軍官第一個看見那些機器怪物，也是第一個被機器的死光照到死去的兵士們跑去救他，但是已無辦法;他的血流得太多，在地上印成一大灘血漬。

發電機邊旁一些强力的碟形炮也開始發射。雖然威力很大，而行路者仍向前不停。另一輛快車作英雄式的攻擊，向兩個行路者中間衝去，可是被機器炮火擊中頓時化爲火球。

地面的爆炸使冰牆與機庫搖撼不已，裂痕到處在擴大中。

蘇洛與邱百加正拼命完成他的銲接工作。他們工作時，似乎頂上裂縫大得隨時會倒塌下來。蘇洛開玩笑地說，「現在有機會把這地方大修一次了。」可是他知道目前的當務之急是把千年鷹號由這裏弄出去。

他與邱百加拼命工作時，冰塊不停地落在隧道中滾動。麗亞公主迅速地閃避冰塊，又到義軍控制中心去躲避。

「我不知道我們能否同時保護兩個運輸隊，」黎剛將軍看見她進來，對她說道。

「很冒險，」她說，「我們的抵抗有點難以支持。」麗亞發現運輸隊出發花費太多時間，所以一切必須加速進行。

黎剛在對講機上下達命令。「發射巡邏隊，進行加速離開……」

將軍下令時，麗亞看着一個助理說，「快把其他地面清理好。」但是她知道他們的逃亡計劃完全要看地面義軍的抵抗是否成功。

帝國行路者的指揮機艙中非常寒冷，維爾將軍在穿雪衣的駕駛中走動。「和發電機中間還有多少距離？」

駕駛員連儀表盤都沒看就回答，「六四一。」

滿意的維爾將軍拿出電子望遠鏡望着子彈形的發電機，義軍正集中力量在保護它。忽然行路者在義軍炮火下强烈震動起來，當他被逼後退時，維爾看見他的駕駛員正在控制盤上拼命使機器直立而不致摔倒。

紅三號快速車剛攻擊過行路者的主機。當衞奇看見炮火所造的傷害時，不禁大聲呼叫。

其他快車由衞奇身邊掠過，向相反方向看去。他又向另一個怪物直駛過去。當他接近行路者時，他對鎗炮手大喊，「發射鏢鎗！」

鎗炮手按下按鈕，向行路者的腿部發去。鏢鎗立刻由快車尾部發出，上面附着長長的繩索。

「繩索發出，」鎗炮手喊，「讓它去！」



衞奇看見鏢鎗向金屬腿飛去，繩索還連在快速車上，他檢查控制盤，然後駕快車在行路者周圍飛了一圈。衞奇一個急轉彎，繩索綁在一隻後腿上。

好，衞奇想，魯克的計劃不錯。現在他只要讓快車飛到行路者尾部去便行了。衞奇執行任務時，望了紅隊長一眼。

「發繩！」快車的鎗炮手又大喊，衞奇沿着被繩索綑綁的行路者飛，接近它的金屬主樑。衞奇的鎗炮手又按下開關把尾部的繩索鬆開。

快車疾駛而去，衞奇笑着看他的成績。行路者爲難地想繼續前進，但是義軍的繩索綁住了它的幾條腿。最後它傾向一邊，倒在地上，它的巨重濺起了大堆冰雪。

「紅隊長……去了一個，魯克，」衞奇高興地對傳機說。

「我看見了，」太空人指揮官回答，「幹得好。」

義軍部隊在雪壕中看見進攻的機器倒地不禁歡呼起來。一個軍官跳出戰壕向手下作手勢。他領着部隊躍出向倒地的行路者衝鋒過去，到了機器前面，這時機器中還沒有帝國軍人脫身出來。

義軍正預備進入行路者，它忽然自內部爆炸，鋼鐵碎片向他們飛來，使發號的兵士們被擊倒在地。

魯克與紀夫在上空看見行路者爆炸，便由右轉左避開爆炸的威力。當他們閃開後，機身又被

帝國炮火所震搖。

「穩定點，紅二號，」魯克又望着與他平行飛行的雪地快車。「準備鏢鎗，我掩護你。」

另一聲爆炸，這次是在紀夫船身前部。駕駛只看見眼前是一團煙霧。他努力使機身保持水平，帝國的幾發炮彈又使它繼續搖動。

他的視線模糊，紀夫到了直接置身於火線之下，才看見另一架帝國行路者的幢幢巨影。紅二號的駕駛立刻至感驚愕，然後他的鈍鼻機車對行路者射出濃烟烈火，但是對方在火光中發出炮火。立刻紀夫和他的太空船撞到地上。

魯克看見又失去一個朋友，心中十分難過。但是他必須忘掉悲傷，尤其是有那麼多生命依賴他的正確領導與奮戰。

他絕望地四望，然後對對講機說：「衛奇……衛奇……紅三號。準備鏢鎗，跟我作第二次進攻。」

他說話時，機身又因爲第一次炮擊震得搖撓不已。他拚命掙扎控制平衡。全身一陣冷顫，他注意到濃烟由機尾部份冒出。他知道他的創傷快速車已無法維持浮在空中了。更糟糕的是一架巨大的行路者已向他前方走來。

魯克努力控制尾部冒烟的船向地面衝去。機艙的熱度高得難以忍受。他最後急轉彎，把太空



船衝到一個機器人旁邊幾公尺的雪地上。

一下巨震後，魯克强自振作起來，在駕駛室中恐怖地望着前來的行路者巨影。

魯克鼓起全身力量，由扭曲的控制盤爬上駕駛艙頂上去。他設法打開艙門爬出車去。機器行路者每走一步，快速車便猛烈地搖動一下。魯克到了現在，才體會站在車上方的機器是多麼龐大。

這時他記起了達克，他回去想把朋友的無生命身體拉出車來。但是魯克只好放棄。身體緊緊地嵌着在艙中，行路者幾乎已到他身上了。魯克閃躲過火焰，到快車中把鏢鎗抓在手上。

他望着兇猛走近的機器人，又想出了個主意。他到快車後面拿出固定在船身內部的一個地雷。他用力把它用手抓下來。

魯克跳出車子，剛好這時怪物踩下巨腳，把快速車壓扁了。

魯克爬到行路者下面去，跟着它的步伐移動躲避身體。鎗中射出一根用磁力固定的繩索，把它綁在機器的下腹部份。

魯克一邊跑一邊拉着繩子，試它的强度夠不夠支持他的身體重量。然後他把繩頭拴在皮帶上沿着機器人往上攀登。現在他懸吊在怪物腹部，他看得見有兩架快速車已在飛行拚命與另一行路者奮戰。

他爬到機器體軀上時，發現了一個小艙口。他迅速用雷射劍把它割開，拉開艙蓋，把地雷扔進去，再迅速沿着繩索降下。

當行路者離開他後，內部發出悶聲的爆炸聲。大大軀體的接縫處突然裂開，碎片向各方面飛去。帝國攻擊機器冒着烟癱在地上成爲一堆廢物。



# 六

義軍指揮中心的牆壁與頂部已在地面戰鬥的影響下破裂支解，他們仍然在毀滅中力圖維持下去。爆炸使管路破裂，冒出白色的燙人蒸氣。白色的地上到處都是機器破片和冰雪碎塊。除了這方雷射鎗的轟隆聲後，指揮中心是懾人心魄的寂靜。

還有一些義軍人員在值班，其中包括麗亞公主，她正望着一些還可以操作的控制幕。她想知道最後運輸隊是否已安全脫出帝國艦隊的包圍，而到達太空的集合地方。

蘇洛衝進控制中心，一路閃避上面落下的冰塊。蘇洛奮不顧身地衝進中心到麗亞與崔平歐身邊。

「聽說指揮中心被擊中，」蘇洛關懷地問。「你可好?」

公主點點頭。她很意外於危極及嚴重關頭能在這裏看見他。

「走，」他催促她，她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又說，「快到你的船上去。」

麗亞顯得十分疲倦。她在控制盤前已經站了好幾個小時，並且參予派遣義軍出去作戰的工作。蘇洛牽着她的手走出房間，機器人咯咯地跟着他們。

他們離開時，麗亞對控制員發出最後一個命令。「發出撤退命令……到運輸隊去。」

當麗亞、蘇洛與崔平歐急忙走出指揮中心時，廣播器上發出一個聲音，在荒涼的廊道上迴響：「撤退！撤退！」

「走，」蘇洛做個怪臉催她快走。「不趕快，你的船便無法起動了。」

冰牆震動得比方才更猛烈。三個人奔向運輸船時，大團冰塊不斷地墜落。他們已經快到機庫，麗亞放置待發太空船的地方。可是他們發現機庫門口完全被大冰塊所塞住。

蘇洛知道他們必需立刻找到通向麗亞太空船的另一條道路。他帶他們回頭走過全是冰塊的廊道，當他由另一條路走向太空船時，他向着對講機說：「運輸機C七！」他大聲喊叫。「我們來了，等一等！」

他們已經跑到很近的地方，聽見麗亞的逃亡太空船已準備由基地機庫昇空，如果他能帶他們走幾公尺，公主便安全了——

空中忽然傳出可怖的聲音，像雷霆般震撼着地下基地。立刻整個屋頂全在他們前方倒塌下來，把他們與機庫完全隔離了。他們訝異地望着冰雪堆。



「我們被擋住了，」蘇洛向着對講機大喊，他知道運輸隊必須出發，現在已經沒時間打出通道或是融消冰雪。「你們不需要等麗亞歐嘉娜了，快去吧。」他又轉向她，「如果我們運氣好的話，可以回到鷹號去。」

公主與崔平歐跟着蘇洛衝向另一個房間，希望千年鷹號與他的大副邱百加猿人沒有被埋在冰雪堆下面。

義軍軍官望着白茫茫的戰場，上面一些尙存的快速車在空中飛掠與最後一架行路者迴旋，地面上有一些行路者的殘骸。他打開對講機，聽見撤退的命令。他下令叫手下退進冰穴，注意到行路者的指揮車仍向發電機方向重步走去。

維爾將軍正在進攻機器人的艙台中，他站向右方。他從這邊可以清楚看見下面的目標，他看見發出聲音的發電機和保衞它的義軍部隊。

「點三點三點五……進入射程，長官，」他的駕駛向他報告。

將軍轉向攻擊官。「所有部隊到地面攻擊，」維爾說，「準備攻擊主發電機。」

前進的行路者又噴出雷射火，一些義軍的屍體被拋上空中。許多想避開雷射光的人，在躲避時被機器人所踩死。空中充滿血腥味與戰爭的爆炸巨響。

幾個倖存的義軍士兵逃跑時，看見這處有艘孤獨的快速車機身正在冒烟。

雖然他的機身正冒出濃密黑烟，何比仍然看得見地面上的殘酷戰鬥。他身上是被行路者的雷射所傷，病苦得無法動彈，更別說再操縱他的快速車。如果他能把它修復得可以回到基地，他可以找個機器護士……

不，他決活不了那麼久。他快死了——這點他十分確定——壕溝的人也快要陣亡了，除非有什麼及時去挽救他們。

維爾將軍得意地向帝國總部報告，他完全沒有注意到紅四號機的接近。「是，瓦德爵士，我已經抵達主發電機了。能量盾立刻消失。你可以下令登陸了。」

他報告完畢，維爾拿起電子望遠鏡看看主發電機。電子焦點根據電腦的推算自動對好焦點。可是，忽然小小監讀螢幕上的數字神祕的消失了。

維爾將軍困惑地拿下望遠鏡，本能地移近艙房窗戶。他恐怖地看到一個冒烟的物體正對行路者艙房衝來。

另一個駕駛員也看見衝來的快速車，知道已經沒時間轉身閃避了。「他打算，」一個駕駛員說。



這時何比的燃燒車撞到行路者的艙台，就像個有人炸彈一樣，火燒得滿天通紅。一時有人們嘶叫聲，整個機器人碎裂地倒在地上。

也許是附近爆炸巨響把魯克太空人震醒了過來。他昏暈地把頭自雪地上抬起頭來。他覺得十分衰弱，全身僵冷得疼痛。他心中想，冷凍可能傷害了他的組織器官。他希望沒有，他不想在醫院中渡過餘生。

他掙扎起立，可是又摔倒在雪地上。他希望行路者的駕駛沒有看見他。他的對講機在尖叫，他終於鼓起力量打開對講機。

「前進部隊全部撤退，」廣播的聲音在報告。

「撤退？」魯克想了想。那麼麗亞和那些人一定全跑走了！魯克忽然覺得義軍的人員不是毫無意義的犧牲。一股暖流衝過他全身，他以剩餘的力量站起來向遠方的目標走去。

另一聲爆炸搖動了義軍的機庫，屋頂下墜，冰堆幾乎壓到了千年鷹號。冰頂隨時會全部倒塌。機庫中唯一安全的地方似乎是太空船下面，邱百加正在那裏耐性地等待着他的船長。猿人開始擔憂起來了。如果蘇洛不立刻回來，鷹號會埋葬在冰墳中。邱百加的忠心使他沒有起動太空船獨

自離去。

當機庫更猛烈地震動時，邱百加發現隔壁房中有點動靜。他抬起頭，高聲吼叫起來，因爲他看見蘇洛由冰雪堆中走進來，後面跟着麗亞公主和十分緊張的崔平歐。

離機庫不遠的地方，帝國突擊部隊臉上戴着白色頭盔和白雪罩袍，開始沿無人的廊道推進。他們的黑袍領袖環望着賀斯星的義軍基地。瓦德的黑影襯着白色冰雪顯得更加陰沉。他走過白色洞穴，常常側身躲開上面的墜冰。然後他快步帶着部下向前走。

長長的尖叫聲由碟形的貨運船響了起來。蘇洛站在千年鷹號的控制台中，終於感到歸家平安的感覺。他不斷地按下一些開關，等待看見控制盤上熟悉的亮光閃出來，只有一些燈還亮着。邱百加也注意到，關切地吼了幾聲，麗亞開始檢查一個似乎失靈的儀表。

「什麼，邱？」蘇洛問。

人猿的叫聲顯然是否定的。

「如果我出去推一下有用嗎？」麗亞公主說。

「別擔心，公主殿下，我會發動它的。」



崔平歐在一邊打個手勢，希望吸引蘇洛的注意。「先生，」機器人說，「我想是否要我——」但是他的探測器發現對方在瞪着他。「等吧！」他說。

帝國部隊在快步的瓦德統領下穿過義軍的冰道基地。他經過白色廢墟時，腳步加快，衝向離子機器低聲嗡響的方向。瓦德有點堅强，他進入機庫時發現了熟悉的碟形千年鷹號。

蘇洛和邱百加在機身內拼命修理希望使他發動。

「這玩意怕沒有辦法帶我們突圍了，」麗亞公主抱怨地說。

蘇洛假裝沒有聽見。他檢查了鷹號的控制儀表，卽使他的同伴已失去耐性了，他還是盡量保持冷靜。他按下一些開關，不理會公主的鄙夷神情。她顯然不相信這堆破銅爛鐵能安全逃出重圍。

蘇洛按下對講機。「邱……快來！」他瞪了麗亞公主一眼說：「這寶貝還有些讓人驚奇的事。」

「如果能發動才叫人驚奇呢！」

蘇洛還沒有來得及頂撞她，鷹號被帝國雷射鎗炮撞了一下，火光在窗外閃現。他們看得見帝國突擊部隊手執武器衝向機庫的另一端去。蘇洛知道鷹號的堅固機身也許可以承受這種手提武器的力量，但是卻無法抵抗兩個帝國軍士正在匆忙架設的大箭。

「邱！」蘇洛一邊喊一邊把自己綁在駕駛座上。同時，一個相當溫馴的少女坐在導航員的座位上。

鷹號外面的帝國部隊正以高軍事效率在架設强力火炮。他們後面的機庫門開始啓開。鷹號的强力雷射武器由體中伸出瞄準突擊部隊。

蘇洛急速地阻止帝國兵士的工作。他毫不遲疑地瞄準部隊由强力雷射炮中發出死光。爆炸聲中，他們的身體橫倒在機庫地上。

邱百加衝進駕駛艙。

「我們快點開動，」蘇洛說：「希望有最好的結果。」

猿人坐在副駕駛座位上，另一道雷射炮在他的窗外爆炸。他憤怒地低吼，回到控制盤工作，帶來鷹號深處發出受歡迎的響聲。

高瑞蘭人對公主笑笑，眼中有種「我早已告訴你」的光芒。

「總有一天，」她還是不快地說：「你總會出錯，我但願能看見。」

蘇洛只是笑笑，又轉向大副。「發動！」他大叫。

貨船的引擎咆哮起來。尾部發出的强熱會把所有東西熔化。邱百加拚命在操作，用眼角望着後退的冰牆。



在它出發的最後一刻，蘇洛又看見另一隊突擊部隊衝進機庫。在他們後面大步走着一個全黑的巨人。然後他又看到了滿天星斗。

當千年鷹號急沖昇天時，太空人指揮官魯克已經探測到它的飛行，他轉身對衞奇和他的鎗炮員笑着說：「至少蘇洛出去了。」然後三個人一同走向等待的X式戰鬥機。當他們到達時，三個人握握手，向各自的太空船而去。

「祝你幸運，魯克，」衞奇在道別時說：「在集合地點見。」魯克揮揮手走向他的X式機。站在冰雪堆中，他忽然感到十分孤獨。連蘇洛也走了，他有種滄然無伴的感覺。更難過的是麗亞公主也到了別的地方去，她可能距他已一個宇宙之遙了……

什麼地方傳來熟悉的笛聲在叫喚魯克。

「狄圖！」他喊，「是你嗎？」

在機中特別爲R二部隊機器人設計的座位中，坐着桶形的機器人，他由船頂部向下探視。狄圖探測出來人，他的電腦告訴他那是魯克。年輕指揮官也很高興再遇到狄圖，這個機器人曾經陪他經歷過多次危難。

他爬進機艙坐在控制盤後，魯克還聽見衞奇戰鬥機昇天向集合地點而去的聲音。「發動動力，不要擔心。我們立刻飛上空中，」魯克對緊張嗶嗶叫的狄圖說。

他是離開反對帝國獨裁祕密基地的最後義軍太空船。

瓦德像個黑點似的快步走過義軍冰雪廢墟，強使他的手下僵直地跟在他後面。他們走過廊道時，派特將軍向他的主人急跑過來。

「十七艘船毀了，」他向黑爵士報告。「他們不知道逃走了多少。」

瓦德沒有轉頭在面罩後問：「千年鷹號呢？」

派特停了一會，他一直希望不談到這個問題。「我們的探測器正在搜索它，」他有點害怕地說。

瓦德轉身過來望着艦隊司令，他高大的身材使恐懼的軍官喘不過氣。派特覺得血管發冷，黑爵士以他冷峻而嚴酷的聲音發出必須執行的命令。

「我要那條船。」

當千年鷹號向星空疾駛時，冰球迅速地縮爲一個幽暗的星點，和億萬光點一同佈在星空。

但是鷹號逃往星空深處時並不孤單。在它身後追隨着一隊帝國艦隊，其中有復仇號星式驅逐機和五六架泰式戰鬥機。戰鬥機在較慢驅逐船的前方，而向千年鷹號包圍過去。



猿人吼叫聲被引擎聲壓下去。船身開始爲了戰鬥機的炮擊而有點顫動。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見了，」蘇洛大喊。他盡力維持太空船的平衡。

「看見什麼？」麗亞說。

蘇洛指着窗外兩個非常明亮的目標。

「又是兩架星式驅逐船，向我們直飛過來。」

「我很高興聽你說一切沒有問題，」她以相當譏嘲的口吻說：「否則我會擔心。」

泰式機的射擊使太空船不斷搖撼，當崔平歐回到駕駛艙後很難平衡身體。他的金屬身體與船壁相碰，他走向蘇洛。「先生，」他緊張地說：「我想……」

蘇洛威脅地望他一眼。「給我閉嘴，」蘇洛警告他，他立刻閉上嘴。

駕駛員仍然努力控制航道的平穩，他轉向人猿，「邱，曲折盾怎麼樣？」

大副調整一下頭上的開關，又向蘇洛發出表示肯定的吼聲。

「好，」蘇洛說：「光速以下，他們還可以更快，不過我們還可以對付他們。準備！」忽然高瑞蘭人急轉航道。

兩架帝國星式驅逐船已經到了鷹號的射程內，他們直往前飛，追逐的泰式戰鬥機和復仇號接近得到了危險程度。蘇洛認爲除了急轉九十度外別無辦法。

急轉時麗亞和邱百加覺得內臟跳到喉頭來。可憐的崔平歐如果要維持直立必需立即調整內部系統。

蘇洛知道他的同伴一定認爲他是個瘋子，才作出這種瘋狂的駕駛。但是他心中有項策略。如果鷹號不在中央的話，星式驅逐船和復仇號的航道正好相撞。他只要袖手旁觀就行了。

三艘驅逐船的內部都警鈴大作。沉重的龐然巨船無法對這種緊急狀況作適當反應。有艘驅逐船爲了躲避和復仇號相碰，勉强向左轉彎。不幸當它轉變時却碰撞到了友船，兩艘飛行大堡壘都劇烈震動起來。受傷的兩艘驅逐船在星空浮遊時，復仇號仍繼續追逐瘋狂駕駛的千年鷹號。

兩艘完了，蘇洛心中想。但是還有幾艘泰式戰鬥機在鷹號後面追逐而且不斷發射雷射炮。蘇洛認爲他可以對付他們。戰鬥機的雷射炮使他的機身攪動，使麗亞必須緊緊地抓住座椅。

「那可以使他們慢下來！」蘇洛高興地說：「邱，準備躍入光速。」時間一點也不能浪費，雷射炮越來越密，泰式機幾乎要趕上他了。

「他們很接近了，」麗亞終於能夠開口警告他。

蘇洛望着她，眼中有惡作劇之光。「哦，是嗎？等着瞧好了。」

他將超太空活塞向前推，雖然他急着逃命，同時却又希望公主欣賞他的駕駛技術和太空船的卓越性能。可是沒有變化！應該是朦朧一片的星星仍然很安定。出了什麼差錯了。



「瞧什麼？」麗亞不耐地說。

蘇洛沒有答話，却再操作一遍。還是什麼都沒有，「我們有麻煩了，」他吶吶地說。他喉嚨緊縮。他只道所謂「麻煩」完全是低估。

「如果我可以說句話，先生，」崔平歐說：「我早先便注意到雙曲線光速系統似乎壞了。」

邱百加昂首發出一聲悲號。

「我們有麻煩了！」蘇洛又說。

周圍的雷射炮火十分猛烈。千年鷹號只能以最大的低光速向星空深處飛去，後面是一羣泰式戰鬥機和一艘巨形星式驅逐船。

# 七

太空人魯克的X式翅翼戰鬥機的雙套翅膀合而爲一，它自冰雪星球地面冉冉上昇。

在飛行時，年輕指揮官才有時間回想過去幾天的情形。他有時間思索凱諾比鬼魂似的謎語，他與蘇洛的友誼，以及他與麗亞歐嘉娜之間的微妙關係。當他想到他最關心的人們時，他忽然作了個決定。他最後望了一眼這小小的冰球，他對他自己說決不會再回來了。

魯克打開一些開關，使X式翼作突然轉彎。他以最高速度改變方向，看着天空搖轉。當他再把太空船穩定下來向另一航道而去時，在特別艙位中的狄圖嗶嗶地叫了起來。

魯克船中的小電腦把機器人的話翻譯出來，顯示在小螢光幕上。

「沒什麼不對，狄圖，」魯克讀了翻譯後回答：「我只是定個新航道。」

小機器人興趣地叫，魯克又望向螢幕。

「不，」魯克回答：「我們不和別人去重新組合。」

這個消息使狄圖大吃一驚，他立刻又嘟嘟地說個不停。

「我們要去達奇巴星系，」魯克說。

機器人又叫着，他計算過X翼中所存的燃料。

「我們有足夠力量。」

狄圖又像唱歌般發出一些聲音。

「他們那邊不需要我們，」魯克回答機器人關於義軍集合地點計劃的問題。

狄圖又輕柔嗶嗶道出麗亞公主的命令。年輕駕駛無奈地說：「好，你安靜點。我不服從那個命令。」

小機器人不再說話。畢竟魯克是義軍聯盟中的一個指揮官，他可以不聽命令。他調整了幾個開關後，小機器人又啾啾地出聲了。

「是，狄圖，」魯克嘆了一聲氣。

這次小機器人發出一連串溫柔的聲音，他不想惹魯克生氣，但是他電腦上的發現又不能不向魯克報告。

「是，狄圖。我知道達哥巴星系不在導航圖上。放心，它在那裏。」

R二又不安地嗶叫。



「我很確定，」年輕人說，他想安慰他的同伴。「信任我。」

不論狄圖是否相信這個駕駛員的話，他只是輕輕喟歎一聲。他完全安靜下來像在沉思。過一會他又開口了。

「是，狄圖？」

機器人的選擇用語更加小心。似乎狄圖無意想惹人生氣，因爲他必須信任他。但是狄圖計算，人的頭腦是否有點異常？可能他在賀斯雪原上埋得太久了。也可能萬霸冰怪打擊了他，傷勢比溫比機器醫生所估計的更嚴重？

「不，」魯克回答：「沒有頭痛。我覺得很好。爲什麼？」

狄圖的嗶嗶聲音顯出天眞無邪。

「沒有頭暈，沒有想睡。連疤痕都沒有了。」

哨聲轉高了些。

「不，沒事，狄圖。我寧願用人控制太空船一會。」

矮機器人發出最後哨聲，魯克聽來像是認輸的口吻。魯克對機器人關懷他的健康頗感好笑。

「相信我，」魯克笑着說：「我知道我要去什麼地方，我會平安地到達。不用怕。」

蘇洛十分絕望。鷹號還沒有擺脫泰式戰鬥機和一艘大星式驅逐船。

蘇洛急走到船艙中開始匆忙地修理失靈的水力推動機，因爲千年鷹號一直因炮射而震動，所以無法仔細地工作。

蘇洛對大副發出命令，大副依照他的命令行事。「平行昇壓器。」

猿人吽了一聲。它似乎很好。

「阻壓器。」

又叫一聲。那部份也很合適。

「邱，把水力拔手給我。」

邱百加拿着工具衝進機艙。蘇洛抓起拔手，然後停下來望一眼忠實的猿人朋友。

「我不知道我們該如何脫身，」他對猿人說。

邱百加緊張地吼叫。

一頓「東」的頓聲打中鷹號機身，使機身猛烈搖動。

蘇洛抓住支持的東西，維持自己的平衡，水力拔手由他手上飛走。等他平衡身體後，他在噪雜聲中大喊邱百加，「那不是雷射！什麼東西擊中了我們！」

「蘇洛……蘇洛……」麗亞在駕駛艙中叫他。她有點狂亂。「快上來！」



他像顆子彈一樣衝出艙和邱百加一同回到駕駛室。窗外的景象使他們呆住了。

「小遊星！」

他們看見星空中有許多大團的飛行岩石。似乎帝國的追兵給他們的麻煩還不夠似的！

蘇洛立刻回到駕駛座上，再度控制鷹號的航道。大副也坐在位置上，這時一顆遊星正由前端掠過。

蘇洛知道自己必須保持鎮靜，否則他們維持不了多久。「邱，」他下令道：「定向二七一。」

麗亞在驚惶地喘氣。她知道蘇洛的命令表示出一個玩命的計劃。「你不是想進入遊星場吧？」她問，希望自己會錯了他的意思。

「放心，他們不會跟我們進去！」他高興地喊。

「我想提醒你，」崔平歐說：「成功航行過小遊星場的機率是二千四百六十七比一。」

似乎沒人聽見他的話。

麗亞公主不快地說：「你不用作這種事來吸引我的注意，」她說：這時鷹號又自另一顆遊星旁邊掠過。

他已自得其樂，故意不理會她的指責。「注意，甜心，」他緊抓住控制器笑着說：「我們要

作次精彩飛行。」

麗亞皺皺眉頭，一言發不地坐在座位上。

崔平歐還在喃喃地計算，人猿轉身向他低吼。

蘇洛集中注意在他的飛行計劃上。他知道能夠成功，他也別無其他辦法。他的飛行要多靠本能少靠儀器，把太空船引導在小星雨中前進。

他望着另一個銀幕，上面顯示一顆遊星與一架泰式戰鬥機相撞。畫面上是一道强光，蘇洛想，沒有生返者了。

追逐千年鷹號的泰式戰鬥機由帝國最優秀駕駛操作。但是他們無法與蘇洛一爭短長。他們不是不夠好，便是不夠瘋狂。只有瘋子才能在遊星羣中作自殺性的旅行。而那些駕駛不論是否瘋狂，都非追逐鷹號不可。他們寧願死於亂石中也不願回去報告任務失敗。

帝國星式驅逐船中最大的一艘已經飛出賀斯星的軌道。它旁邊還有兩艘星式船，由一大隊較小的戰鬥機在周圍保護。中央的驅逐船上，派特將軍站在瓦德私室的門外。過一會派特看見了室內站立的人影。「爵士！」派特尊敬地說。

「進來，將軍。」



派特將軍心懷畏敬地走進幽暗的房間，走向西斯的黑爵士。他的主人側面站着，派特隱約地可以看見一套機械手的外形，正由瓦德的頭上取下一條呼吸管。他發現他是第一個看見主人取下面罩的人，他不禁冷顫一下。

這個景象是相當可怕的，瓦德背對着派特，全身穿着黑衣；但是在黑色頸帶上方是個發亮的光頭。將軍雖然想避開眼光，但是好奇心使他望着那無髮有如骷髏的頭部。上面有一些傷疤襯在他蒼白的皮膚上。派特心中想，他看見了別人看不見的事，可能要付出相當高的代價。這時，機器人又把黑頭盔輕輕放回爵士的頭上。

瓦德穿好頭盔後，轉身聽將軍的報告。

「我們的船已追上了千年鷹號，大人。可是它進入了小遊星場區。」

「我才不管什麼遊星區，」瓦德揑着拳頭說：「我要那艘船，不要理由。再多少時間你可以追到太空人與千年鷹號？」

「快了，瓦德爵士，」將軍恐怖地回答。

「是，將軍……」瓦德慢慢地說：「快了………」

兩個大遊星向千年鷹號衝來。駕駛作了個急彎，由兩顆遊星旁邊閃過去，它幾乎撞到第三顆

。

鷹號在遊星羣中閃躲前進時，後面追着三艘帝國泰式機。忽然有一架被顆遊星撞向另一個方向而失去了控制。另兩艘泰式仍緊追不捨，星式驅逐船復仇號也陪着它們。

蘇洛由窗口望着後面的追兵，他旋轉着太空船，掠過一顆巨石，然後以直立姿勢上飛。可是千年鷹號還沒有脫險。遊星仍不斷襲過來。一顆小石在船身上擊出「咚」的一聲巨響，邱百加十分恐懼，崔平歐嚇得用銅手遮着人工眼睛。

蘇洛望了眼麗亞，看見她面無表情地坐望窗外的星羣。他覺得似乎她是在希望身在萬哩以外的地方。

「唔，」他說：「你說你希望看見我出錯。」

她沒有看着他。「我收回。」

「星式驅逐船慢了下來，」蘇洛望着電腦計算盤說。

「好，」她短促地說。

窗外仍是急掠而過的小星石。「如果我們再在這裏停留下去，一定會粉身碎骨，」他說。

「我反對，」麗亞冷漠地說。

「我們必須快快脫出這場淋浴。」



「有道理。」

「我準備去接近一顆大遊星，」蘇洛又說。

那就更沒有道理了。

「近了！」崔平歐喊，兩隻金屬臂向上高舉。他人工頭腦已經知道他的探測器所計算的結果。

「近了！」麗亞不能置信地說。

邱百加驚奇地望着船長低聲哼哼。

三個人都不了解何以這個冒生命之險救了他們三個人現在卻又要走上死亡之路！蘇洛在控制盤稍加調整之後把鷹號駛過幾個遊星間，然後向一個月亮大小的星衝去。

一陣小岩石雨在大遊星表面爆炸，而千年鷹號與泰式機正在遊星上空飛逐。它就像是在一個小小赤裸無生命的星球表面飛行。

蘇洛十分精巧嫻熟的準確度向另一個最大的遊星飛去。他在銀河中以飛行技術著名，他駕駛着千年鷹號，使它與泰式機之間只有死硬浮遊的巨石。

短暫的閃光後，什麼都沒有了，兩艘泰式機的殘骸已經向黑暗的遊星中飄去——一直向前而去。

蘇洛心中十分得意地對自己笑笑。

他已注意到這銀幕上的影像，伸手拍拍他的長毛大副。「那裏，」他指着影像，「邱，察清楚。似乎不壞的樣子。」

「那是什麼？」麗亞問。

鷹號駕駛不理會她。「一定很不壞，」他說。

他們飛進遊星表面時，蘇洛望着崎嶇的地面，看見一個陰影，似乎是個很大的坑洞。他低飛，由洞上掠過，碗狀的牆由它周圍昇起。

蘇洛知道他如果要擺脫致命的追敵，非冒大險不可。他在銀幕上看見個狹窄的谷地，便斜貼著它的一邊前飛。

兩架泰式機仍在追趕。一架飛機也貼着山壁而行，發出摩擦的亮光。

蘇洛旋轉扭曲，飛出狹窄的山谷。後面的黑色天空冒出兩架泰式戰鬥機相撞的爆炸火花。

蘇洛減低速度，他還沒有完全脫險。他在地面尋到一個黑黑的洞穴，洞底也許可以容得下千年鷹號。否則他和大副立刻便會知道。

蘇洛考慮速度降向洞穴進口，穿過長長的隧道，他希望這裏是理想的躲避處所。當洞穴陰影吞噬了太空船時，他喘了口輕鬆的氣。



一架小小的X型機接近達哥巴星的大氣層。

當他接近時，太空人魯克可以自厚雲層縫中看見一部分彎曲的地面。星球沒有經人探測繪圖，所以一切都不爲人知悉。可是魯克到了這裏，他不知道是否完全因爲自己的力量而到達這個未經人烟的星球。

坐在尾部的狄圖根據經過的星球，在電腦上計算過，他經過通訊器向魯克說。

魯克讀完翻譯機。「是，那是達哥巴，狄圖，」他對小機器人說，然後望着窗外，戰鬥機已在表面降落了。「有點荒涼，對吧？」

狄圖嗶嗶地叫，最後一次向他主人建議比較合理的航道。

「不，」魯克說：「我不改變我的主意，」他檢查一下監聽器，感到有點緊張。「我不是找到城市或技術。不過，有巨形生命形式。下面有什麼活的東西。」

狄圖有點緊張。

「你是機器人，有什麼關係，輕鬆點好不好？」魯克也有些不安。「我們去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聽見機艙附近傳來悲愴的電子叫聲。

「放心！」

X式機飛過星球表面上分開黑夜的幽晦地帶。魯克深吸一口氣，又將飛機投入白色霧氣中間。

他什麼也看不見，白色的氣氛緊貼在窗上，只見到一片茫茫白色。他只能用儀器控制太空船的飛行。但是探測儀也什麼都顯示不出來，他拚命地設法操作，然而他連高度也分辨不出。

當一個警鈴響起來時，狄圖也嗶嗶啾啾叫個不停。

「我知道！我知道！」魯克高喊，他還在努力控制。「所有探測儀全死了！我什麼也看不見。小心，我要作登陸準備。希望下面有個固體存在。」

狄圖又在尖叫。可是他的聲音被X機的反向火箭聲所壓抑。他抓緊座位維持金屬身體的直立。船着陸了，魯克聽見了似乎是樹枝被船割倒的聲音。

X機終於滑停止住，反撞力很大，幾乎使駕駛員由窗戶飛出去。至少，魯克着陸了，他仰在椅上長呼了一口氣。他拉動一根拉桿，昇起了船的外蓋。當他探首出去看這異奇的世界時，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

X機的周圍是茫茫火霧，明亮的着陸頭燈只射照出前面幾尺的地方。魯克的眼睛慢慢習慣了周圍的晦暗，他只看得見樹林的奇形扭曲的枝幹與根部。他爬出機艙，狄圖也離開他的座位。



「狄圖，」魯克說：「你別出去，我先在附近看看。」

巨大的灰樹有互相糾結的根部，它一直長在上方的枝幹邊。他抬頭看見上面的枝葉，它似乎和上面的低低雲層形成了天然大蓋。魯克好奇的爬上機頭，看見他降落在一片小塘上。

狄圖發出短促嗶聲——然後一聲撲通後又是寂靜。魯克轉身只見到機器人落下消失在水塘中。

「狄圖！狄圖！」魯克叫。他跑到太空船上向前傾身，努力尋找他的金屬朋友。

黑水十分安靜，沒有一點R二部隊機器人的踪影。魯克不知道這水塘有多深；可是看上去似乎很深。他忽然恐懼地想，他再也見不到他的朋友了。這時水面上昇起一支小小潛望鏡，魯克也聽見低低的嗶叫聲。

放心了！魯克看着潛望鏡移向水邊。他跑向X機前端，離水邊只三公尺遠，年輕指揮官跳下去游向岸邊。他回頭看見狄圖也向着岸邊而來。

「快，狄圖！」魯克高喊。

水中忽然有什麼東西在動，霧氣使魯克看不清楚。他只見到一個大大的黑色形體。那東西昇上來一下，又潛下水底，發出與機器人金屬身體相撞的聲音。魯克聽見機器人悲慘呼救的聲音，然後又是一無所有……

魯克驚恐地站着，水塘一片死寂。他注視時，一些氣泡冒上水面。魯克心中猛跳，因爲他緊靠水邊站著。他還沒來得及動，矮小的機器人被下面的東西噴了上來，狄圖以美麗的弧形落在水邊一堆綠苔上。

「狄圖」，魯克喊着跑過去，「你好嗎？」魯克很高興水底的怪物不喜歡吃機器人。

機器人衰弱地發出些嗶嗶聲音。

「如果你說來這裏不是好主意，」魯克說：「現在我同意你的意見了。」他不快地望着周圍。他想，至少在冰星上還有人類同伴。在這裏除了狄圖只有茫茫白霧——還有暗中看不見的怪物。

黃昏迅速的降臨。魯克感到害怕，白霧像活的東西似的包圍住他。他幫助狄圖站起來，洗去圓筒身體上的泥水。他工作時，聽見這方叢林傳來非人類的叫聲，他想那一定是野獸的呼叫。

他把狄圖洗乾淨後，魯克看見天色越來越暗。周圍都是幢幢陰影，野獸叫聲也似乎更加接近。他和狄圖望了望周圍，兩人不禁貼得更近一些。忽然魯克看見樹林中有對邪惡的眼睛在窺視他們，然後又不見了。

他本不願懷疑凱諾比的忠告，現在他開始想是否穿袍的鬼魂犯了錯誤才把他和神祕的傑地老師引帶到這個星球來。



他看了眼X機，低聲抱怨，他又看見整個底部都浸在黑水中。「我們怎麼再飛？」整個情況荒唐不經而且失望。「我們在這裏做什麼？」他低問。

狄圖的電腦也無法提供答案，但是他發出比較慰人的嗶嗶聲音。

「這就像一場夢，」魯克說。他搖搖頭感到又怕又冷。「我大概是瘋了。」

至少他知道情況不可能更壞了。

# 八

瓦德站在巨大無朋的星式驅逐的控制室中，就像個沉默的大神。

他望着長方形的大窗外面的流星場，數百岩石不停自船邊滑過。有些互相碰撞發出明亮的輝光。

瓦德注視着，他有一些小船在無盡遊星的撞擊下解體了。他並不感傷，轉身去看二十張親筆手書的影像。這二十張手書是二十個帝國船隊指揮官的三度空間描繪敍述。船隊已經被毀的指揮官映像也消退淡去。

派特將軍和一個助手快步走到黑袍主人身後，當他轉身望向二十張圖像中央那張時，它不斷消失又出現，靜電也干擾不停，同時星式驅逐船復仇號的尼達船長已在報告。他第一句話幾乎就被靜電淹沒。

「……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出現在我儀器上，」尼達船長又說下去。「考慮我方的傷害，他們

可能已被擊毀。」

瓦德不同意。他知道千年鷹號的力量和駕駛的精嫻技術。「不，船長，」他忿怒地說：「他們還活着。我要每艘船都去遊星場搜索到發現他們爲止。」

瓦德發完命令，尼達船長和其他十九個指揮官的影像都消失了。這時他發現身後站着兩個人。他轉身問：「什麼重要的事不能等待，將軍？」他不耐地問。「快說！」

將軍的臉因恐懼而蒼白，聲音和身體一樣顫抖。「是……皇帝。」

「皇帝？」黑面罩後的聲音重述。

「是，」將軍說：「他要你立刻和他聯絡。」

「把船開出遊星場，」瓦德說：「到可以清楚通訊的地方去。」

「是，大人。」

「把密碼信號傳到我私室裏去。」

千年鷹號躲在小洞穴中，裏面潮濕而且黑暗。鷹號駕駛關住引擎，太空船中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蘇洛在駕駛艙中和大副剛把電子系統關好。所有燈光都暗了下來，和外面洞穴一樣沒有絲毫



光亮。

他望着麗亞對她輕輕一笑。「這裏相當羅曼蒂克。」

邱百加低吼一聲。這裏工作還沒完，人猿要蘇洛不要分心快點修護水力動力機。

蘇洛快快地回去工作。「你做什麼都那麼認眞？」

人猿還沒有回答，機器人走到蘇洛身邊提出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先生，我實在怕發問，是否也要關閉住我身上的緊急電源？」

邱百加表示贊同的意思，但是蘇洛不以爲然。「不，」他說：「我們需要你和這個鷹號老兄交談，查出我們的水力動力毛病何在。」他又望向公主說：「你會裝小保險絲嗎，殿下？」

麗亞還沒說出頂撞的話，千年鷹號忽然向前衝了一下，機體上受了什麼打擊。艙房裏一切都還沒有固定住，連猿人也差點摔了一跤。

「小心，抓緊！」蘇洛高聲喊。

崔平歐和機壁相撞一下，然後鎮定下來。「先生，可能是這個遊星還不穩定。」

蘇洛說：「我很高興你在這裏告訴我們這些事。」

船又搖擺了一下，比方才更加猛烈。

猿人又吼起來，崔平歐向後倒，麗亞在地上一直衝向蘇洛等待的懷中。

船又忽然停住，一如方才忽然震動一樣。麗亞還站在蘇洛的懷抱中。她一時沒有想要脫身，他幾乎可以發誓說麗亞很樂意留在他懷中。「哦公主，」他高興地說：「這件事非常突然。」

她這時開始掙開。「放開，」她用力退後。「我要生氣了。」

他看見熟悉的怒意又回到她的臉上。「你不像在生氣，」他謊言道。

「像什麼？」

「美極了，」他誠實地說，連他自己也爲這種情感而驚訝。

麗亞忽然感到一種難以言表的羞怯。她雙頰緋紅，當她發現自己臉紅時，將目光移向別處。可是她仍然沒有眞正想掙脫身體。

蘇洛不能讓這種柔情再繼續下去。「而且興奮，」他只好再加上一句。

麗亞十分憤怒。她又成了憤怒的公主與嚴厲的參議員，她迅速退出他的懷抱，恢復皇家的雍貴態度。「對不起，船長，」她說，現在雙頰是因憤怒而紅赧，「由你擁着還不夠使我興奮。」

「我希望你不再企望更多，」他喃喃地說，心中在生自己的氣。

「我不再企望什麼，」麗亞冷漠地說：「只希望沒有人再來打擾我。」

「如果你不擋住我，我不會來打擾你。」

麗亞十分尷尬地發現自己還站在他身邊，她走開一步勉强換個話題：「你不認爲我們現在該



修護太空船了？」

蘇洛皺皺眉頭。「好吧，」他冷冷說，眼睛不望着她。

麗亞迅速轉身走出駕駛艙。

蘇洛一時靜靜地站住，想恢復正常態度。他儒怯地望着猿人和機器人，兩者都看見了剛才的經過情形。

「來，邱，先把飛行的短路分開，」他說。

大副吼叫同意，然後陪船長走出艙去。他們出去時，蘇洛回望了下崔平歐，他還呆呆地站在幽暗的駕駛艙中。「你也來，你這金貨！」

「我必須承認，」機器人出艙時喃喃地自言自語：「有時我對於人類的行爲實在不能了解。」

魯克太空人的X式戰鬥機的燈光刺穿了霧星的黑暗。太空船又沉得更深一些，可是浮在上面的部份仍然可以讓魯克到倉庫拿些補給品出來。他想可能太空船會沉到水面下去。如果他能多拿些補給品出來，那麼生返的機會將會更大。

天已黑暗，魯克看不見前方。他聽見深深的叢林中傳出聲響，不由得他全身一陣冷顫。他抓

起鎗準備射擊任何由森林中跳出來的東西。但是沒有，他又將手鎗插回去，繼續解開行囊。

「可準備了些動力？」魯克問狄圖，他正耐心地等待他的特殊營養品。魯克由工具盒中拿出一個小熔爐點然，小小電熱器生出了一些光暈，然後他抽出一根電線把它接在狄圖的身上。電力送進去時，狄圖高興地吹着口哨。

魯克坐下去打開一罐速成食物開始吃，他對機器人說：「我現在的事是找到這個猶大，如果他眞正存在的話。」

他緊張地望着森林暗影處，心中覺得恐懼而悲慘。對自己的此行毫無信心。「到這裏來找傑地大師，實在是荒唐的事。」他對機器人說：「讓我起鷄皮疙瘩。」

由嗶嗶的聲音中，狄圖顯然同意魯克對這個沼澤地的看法。

「不過，」魯克吃着東西說：「這裏有些熟悉的東西，我覺得——」

「你覺得什麼？」

那不是狄圖的聲音。魯克跳了起來。抓出手鎗急轉過身去，想找到發出聲音的地方。

可是他看見面前站着個小小的生物。魯克驚異的後退；這個小東西似乎是從虛無中生出來的。它站起來不到半公尺高，無畏地望着前方執鎗的年輕人。

這小巫怪的東西可能是任何年齡。它臉上全是皺紋，而突出的眼睛却似乎永遠青春。長長的



白髮中分披在藍膚的頭邊。這東西有雙腳，腳上只有三趾，幾乎像是爬蟲的腳。它穿的破衣灰得像沼澤的霧。不過却可以看出它的大概年齡。

魯克一時不知道是該害怕還是該發笑。當他看着它的突出眼睛時，知道它生性溫良，這才放下了心。最後生物向魯克手上的鎗揮了揮。

「收起武器，我對你沒有惡意，」它說。

魯克遲疑了一下，把手鎗插在皮帶上。他心中不懂爲什麼要聽它的話。

「我正在想，」生物又問：「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我找人，」魯克答。

「找人？找人，」生物好奇地重述一下，全是皺紋的臉笑了起來。「你已找到人了，對不？是的！」

魯克壓制自己不笑出來。「是。」

「我可以幫你……是……是。」

魯克發現自己信任這奇怪的生物，但是不相信它能夠幫助他作重要的尋找。「我不認爲會，」他輕聲回答。「我是在找個偉大的戰士。」

「偉大的戰士？」生物搖搖頭，白髮在耳邊飄拂。「戰爭不會使人偉大。」

奇怪的話，魯克想。他在回話之前，看見這小人跳在補給箱上。他震驚地望着他把箱子裏的東西胡亂翻搞。

「快走開，」他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動作至感驚訝。

狄圖向箱子移動過來用探測器望着小生物。機器人不悅地嘶叫，因爲他查出小生物正在亂翻補給箱。

怪物抓起魯克剩餘的食物罐，咬了一口。

「嗨，那是我的晚餐！」魯克喊道。

生物咬了一口，立刻把它吐在地上，本來全是皺紋的臉孔更皺得像是棗子。「呿！」他說：「多謝！你怎麼吃得下這種東西？」他上下地打量着魯克。

吃驚的年輕人還沒有來得及回答，那小生物把盒子向魯克的方向扔過來，然後又到補給箱中去再翻找。

「聽着，朋友，」魯克說：「我們不是有意在這裏登陸的。如果我能把戰鬥機弄出泥塘，可是我弄不出來。所以——」

「弄不出你的船？你試過沒有？試過沒有？」生物追問着說。

魯克必須承認他沒有試過，不過又何必多此一試呢？他沒有工具——



魯克箱子裏的什麼東西吸引了小生物的興趣。魯克看到小生物由箱中抓住什麼東西來時，終於忍耐不住了。他知道他的生存完全依賴這些東西，於是他伸過手去。可是生物抓住他的東西——他藍膚的手上抓的是個小小的强力燈泡。小小的燈泡在他手中發出微光，照亮他高興的臉孔，他又細看手上的東西。

「把它給我！」魯克叫道。

生物像個頑皮的孩子向後退縮。「我的！我的！否則我不幫助你。」

他把燈泡抓在懷中後退，却碰到了狄圖。魯克已走到他面前。

「我不要你的幫助，」魯克憤怒地說。「我要燈泡。我在這骯髒小泥塘裏需要它。」

魯克發現他說的話構成了侮辱。

「泥塘？骯髒？這裏是我的家！」

當他們爭辯時，狄圖慢慢伸出機械手臂。忽然它一把抓過燈泡，立刻兩個矮個子展開了一場燈泡的爭奪。當他們在搶奪時，狄圖嗶叫着電子語言：「把它給我。」

「我的，我的，還給我，」生物叫。他突然似乎要放棄爭奪，但是用藍色手指在機器人身上輕點一下。

狄圖發出一聲驚叫，立刻放開動力燈泡。

勝利者望着手上的獎品笑了笑，不斷地說：「我的，我的。」

「魯克對這小東西的無理取鬧實在受夠了，告訴機器人不用再爭奪了。「好了，狄圖，」他嘆口氣說：「給他吧。小傢伙，你現在離開我們吧。我們還有事要做。」

「不，不，」小生物熱心地懇求。「我留下來幫助你找朋友。」

「我不是找朋友，」魯說：「我來找一位傑地大師。」

「哦，」小生物的眼睛睜得老大。「一位傑地大師。不過不一樣了。猶大，你找猶大。」

這個名字使魯克吃驚，但他並不樂觀。這麼個小鬼怎麼會知道傑地武士中的偉大教師？「你認識他？」

「當然，」生物得意地說：「我可以帶你去。不過我們得先吃東西。好食物，來，來。」

生物說完匆匆出了魯克的營房進入沼澤暗處。他拿的燈因爲距離越變越暗，魯克困惑地站定。起初他不想去追小東西，但是他却又鑽入深霧之中。

魯克進入叢林時，聽見狄圖急叫的聲音。魯克轉身看見小機器人困惑地站在小熔解爐邊。

「你最好留在這裏看營地，」魯克對機器人說。

可是狄圖叫得更用力大聲。

「狄圖，安靜點，」魯克跑進樹林時說：「我會照料自己。我會很安全，好嗎？」



當魯克去追趕小嚮導時，狄圖的聲音轉弱下來。我一定是發瘋了，魯克想，跟着這怪物到不知悉的地方去。但是這生物提起過猶大的名字，魯克只好相信有他幫助可以找到傑地大師。他顛簸地走在長長莠草與糾結樹根的地上，追著前面的微亮。

生物正高興地嘟嘟說話，一邊領先走過沼澤。「哈……安全……哈，安全……絕對安全。」然後這神祕的東西又笑了起來。

兩艘帝國太空船慢慢在大遊星表面移行。千年鷹號一定是躲在下面，可是什麼地方呢？

太空船在巡行時，丟下了一些炸彈，想把貨船嚇出來。震波在地面上急烈顫動，但是仍然沒有鷹號的踪跡。一艘帝國星式驅逐船在上空偵查時，在隧道洞口投下了影子。可是船上的探索儀仍查不出洞中的太空船。洞穴深處便藏着鷹號。上空仍然不斷地投擲炸彈。

邱百加在船中努力修護複雜的動力系統。他爬到船頂艙中去檢查操縱動力系統的線路。當他把頭伸向複雜的線路中，第一聲爆炸傳來了，他發出擔憂的叫聲。

麗亞公主正在接銲一個損壞的活塞，停下工作抬起頭來。炸彈似乎非常接近。

崔平歐昂頭望着麗亞緊張地說：「哦，天，他們發現我們了。」

每個人都安靜下來，有如怕一出聲便會露出他們置身的地方。船已被更輕些的聲音震動了一

下。

「他們離開了，」麗亞說。

蘇洛看穿了他們的策略。「他們只是看能不能把我們嚇出去。」他說：「我們只要不動便很安全。」

「我似乎以前也聽過這種話？」麗亞以天眞的口吻說。

蘇洛不理會她的嘲弄，經過她身邊回去工作。艙中過道十分狹窄，他不可能經過她身邊而不碰到她。

公主以複雜的感情望着他回去繼續工作。她也轉身回去銲接。

崔平歐不理會這種奇怪的人類行爲。他已在忙碌地與鷹號聯絡，以查出水力系統的故障何在。他站在中央控制盤前面發出嗶嗶聲音。過一會控制盤也用哨音回答。

「每次我需要狄圖的時候，他到那裏去了？」金機器人嘆了口氣。他難以聽懂控制盤的信號。「我不知道你的船在那裏學的通訊方法，」崔平歐對蘇洛說：「它的方言實在難懂。我想它說副軸動力偶需要極化。我看你可以去試試看。」

「當然我要去試試看，」蘇洛說著就叫邱百加，「去試試看，」他低聲說。

他發現麗亞已經銲接好了，但是無法把活塞裝好，她拿着拔手而無法使力。他走過去想幫助



她，但是她冷冷地背轉身去，繼續和活塞奮鬥。

「別緊張，殿下，」他說，「我只是想來幫忙。」

麗亞仍拿着拔手安靜地說：「你別那麼叫我好不好？」

蘇洛爲公主的單純口吻而奇詫。他以爲她會不快地頂撞他，或是根本不理他。她的話語中已沒有嘲諷，使他相當意外。她是否要終止這場意志的戰鬥嗎？

「你有時使事情變得很困難，」麗亞羞怯地望着他說。

他不得不同意。「是，不錯。」他又加了一句，「你也可以和氣一點。來，請承認，有時我也是對的。」

她放開拔手揉揉雙手。「有時是的，」她微笑着說：「也許……偶然，你無需表演得那麼不道德。」

「不道德？」他笑道，可是他發現她語氣可愛。「我希望你說話的聲音。」

他一語不發握着麗亞的手輕輕摸揉。

「別，」麗亞抗議道。

蘇洛繼續握住她的手。「別什麼？」他輕聲問。

麗亞覺得困惑難爲情——當時眞有點百感交集。但是她維持她的尊嚴。「別那樣！」她嚴肅

地說。「我的手很髒。」

蘇洛對她的無力藉口感到好笑，他仍然握住她的手望着她的眼睛。「我的手也髒，你怕什麼？」

「怕？」她也正視着他。「怕我把手弄髒。」

「那麽你爲什麼發抖？」他問。他看出他握住她的手，使她有種親近的感覺，她的表情也變得柔和。他又伸手握住她另一隻手。

「我想你喜歡我，因爲我不道德，」他說，「我想你一生沒有不道德過。」他邊說邊把她拉近來。

麗亞沒有拒絕他的輕拉。她現在望着他，覺得他從未像此刻這麼漂亮過，可是她還是公主。

「我喜歡的是好人，」她低語地說。

「我不夠好？」蘇洛打趣地說。

邱百加把頭由頂艙露出來，但是他對這邊的事視而不見。

「是，」她低聲說：「可是你……」

她還沒把話說完，蘇洛已經把她擁過來感覺到她身體顫抖，他吻住她的雙唇。這似乎是永恆，兩人共同享有的辰光，他輕輕將她的背向後仰，這次她沒有拒絕。



當他們分開時，麗亞需要一下時間恢復呼吸。她想恢復正常，維持高貴的態度，可是她發現說不出話來。

「好，我——」她說。

可是她話一停，却發現自己擁吻着他，而且比方才抱得更緊。

兩人嘴唇終於分開，蘇洛抱着麗亞，兩人互相注視。兩人之間久久地流通着一種和平的感情。然後麗亞掙脫身體，她思想十分混亂。她避開眼睛，由蘇洛懷中離開。接着，她轉身跑了出去。

他默默望着她離去。這時他才發現猿人在頂部探出頭在望着他。

「好了，邱，」他喊，「來把活塞裝好。」

大雨驅散了霧氣。一個R二的機器人在水塘間尋找他的主人。

狄圖的探測器把消息送去神經末梢。只要有一點點動靜，他的聽神經都會有反應——也許過份反應——並且把消息送到神經的電腦中去。

這個泥濘的叢林對狄圖來說太潮濕了。他將視覺探測器對準黑水湖邊一座小小的奇怪房屋。機器人也和人類一樣有孤獨的感覺，他接近了小屋的窗戶。狄圖伸腳前進向窗內窺探。他希望屋

內的人不會注意到他桶狀身體的微顫或是聽見他神經質的電子哼哼聲音。

魯克已經設法擠進了那間小屋。裏面一切都是符合住者的小號傢俱。魯克盤腳坐在客廳乾土地上，小心地不讓頭碰到低矮的屋頂。他前面有張桌子，他看見幾個揷筒，顯然那是手寫的軸條。

皺臉的生物在廚房裏，它就在客廳隔壁，正忙着做飯。魯克由坐的地方可以看見小小的蒸鍋，他切着這個，弄着那個，撒些草根，又端了盤子回來放在年輕人面前。

魯克看着他在忙碌，但是心中越來越不耐煩。當生物興奮地跑進客廳時，魯克提醒主人，「我告訴過你，我並不餓。」

「忍耐，」生物說了又回到熱騰騰的廚房去。「是吃飯的時候。」

魯克盡量維持禮貌。「你看，」他說：「味道很好。我相信一定好吃。可是我不懂何以現在不能看猶大。」

「現在是傑地吃飯的時間，」生物回答。

可是魯克急着想走。「到那裏很遠嗎?他離這裏多遠?」

「不遠，不遠。忍耐點。你馬上就會見到他。你爲什麼想當傑地武士?」

「也許是因爲我父親，」魯克答。他心想他一向對他父親並不了解。老實說他與父親間的關



係只是經由凱諾比交給他的那把光刀。

魯克發現他提起父親時，生物臉有異色。「哦，你父親，」生物說，他坐下來開始吃飯。「他是有權力的傑地人，很有力量。」

年輕人不知道生物是否在嘲笑他。「你怎麼知道我父親?」他有點生氣。「你甚至於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他望了小房間，搖搖頭。「我不知道我在這裏做什麼……」

這時他發現生物轉過身去對着房角說話。這是他的最後把戲，魯克想。這奇怪的生物對着空氣說話!

「這不行，」生物急燥地說。「不行。我不能教他。這孩子沒有耐性!」

魯克也向着那個方向望。不能教。沒耐性。他狂亂地望望，那邊沒有人。事實已經十分淸楚。他已經被考驗過——而且正是猶大本人。

魯克聽見角落裏傳出凱諾比對猶大說話的溫柔聲音。「他會學會忍耐，」凱諾比說。

「他心中憤怒，」侏儒般的傑地大師堅持地說：「像他父親。」

「我們以前討論過這個，」凱諾比說。

魯克不願再等待。「我可以當傑地武士，」他打斷他們的話。那只是表示他們是捍衞正義和和平的一羣。我準備好了，……凱諾比……凱諾比……」青年呼叫着看不見的師保，希望在房中

見到他。然而他只見到猶大坐在桌子對面。

「你準備好了?」猶大譏嘲地問。「誰知道?我已經訓練傑地人有八百年了。我訓練的人由我自己決定。」

「爲什麼不行?」魯克問，他因猶大的侮辱而感到不快。

「做傑地武士，」猶大嚴肅地說。「要有深切的志願和嚴肅的思想。」

「他可以，」凱諾比替這年輕人辯護。

猶大望着看不見的凱諾比指向魯克說：「這個人我已經注意了一會。他一生把眼光望向……地平線，將來。他沒想到他在什麼地方，他做些什麼事。歷險，刺激。」猶大瞪了魯克一眼。「傑地人不要那些!」

魯克想爲過去而辯護。「我照我的感情行事。」

「你很暴燥不安，」傑地大師喊道。

「他可以學，」又是凱諾比的柔和安慰聲音。

「他太老了，」猶大爭辯道，「是，太老，一切都已定型，無法接受訓練。」

魯克覺得猶大的口吻柔和了些。也許還有回心轉意的可能。「我學過不少，」魯克說。「他無法放棄。他已經來到這裏，經過那麼多困難。他不能失敗。



猶大盯着魯克有如想知道他學了有多少。「他能完成他所開始的嗎?」他又對看不見的凱諾比說。

「說到這點，」這是他的答案，「他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我不會辜負你們，」魯克對猶大與凱諾比說。「我不怕。」這時年輕的太空人眞的相信可以不怕一切橫逆。

可是猶大並不樂觀。「也許你會害怕，年輕人，」他警告說。然後傑地大師面對魯克，臉上帶着一絲奇特的微笑。「哈，你會的。」

# 九

全宇宙中也許只有一個人會使瓦德心生恐懼。當他默默地站在私室中，這位西斯黑爵士等待他畏懼的主人出現。

當他等待時，他的帝國星式驅逐船浮遊在星海之中。這時船上沒有一個人敢到瓦德的私室來打擾他。如果有人能看穿他的面罩，而被他看上一眼也會心生寒意。

沒有進來，瓦德仍孤獨不動地等待着。立刻一個奇怪的電子聲音劃破沉靜，黑爵士的袍子上顯出光亮。瓦德立刻向他的主人忠心地深深鞠躬致敬。

客人以書寫的方式在瓦德前成形，高高地站在瓦德面前。三度空間的形體穿着簡單長袍，臉上罩着很大的頭盔。

最後銀河皇帝的形像說話了，他的聲音比瓦德還要低沉。皇帝來到令人畏懼，而他的聲音使瓦德心中產生更大的恐怖。「你可以起立，我的僕人，」皇帝命令道。

瓦德立刻站直身體。然而他不敢正視皇帝的面孔。他却望着自己的黑靴。

「有何吩咐，我的主人？」瓦德問，恭敬得有如神祇前面的教士。

「力場有很大的騷擾，」皇帝說。

「我感覺到了，」黑爵士嚴肅地說。

皇帝又說下去，他强調其危險性。「我們的情況也相當不好。我們有個可能毀滅我們的新敵人。」

「毀滅我們？誰？」

「太空人之子。你必須毀滅他，否則他會對我們不利。」

太空人！

這個想法是不可能的。皇帝怎麼會關懷那個無足輕重的青年？

「他不是傑地武士，」瓦德分析道。「他只是個孩子。奧比溫沒教他多少東西——」

皇帝打斷他的話，「他的原力十分强烈，」他說。「一定要摧毁他。」

黑爵士想了一會。也許對付這孩子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對帝國有利的方法。「如果他可以轉變，則可以成爲有力的盟友，」瓦德建議道。

皇帝默默地考慮這個可能性。



過一會他又說話了。「是……是。」他仍在沉思。「他會是個大助力。可能嗎？」

瓦德還是首次抬頭望着主人。「他會加入我們，」他肯定地答覆。「否則他便得死，主人。」

這次的見面即告一段落。瓦德跪在銀河皇帝面前，皇帝用手拍拍他忠心的僕人。然後形體消失了，留下瓦德一個人在房中思考他的計劃與攻擊目標。

千年鷹號的控制盤上的指示燈亮了起來。星光照在坐在椅子上想着蘇洛的麗亞公主的臉孔。她沉思地用手輕摸着前面的控制盤。她知道她內心有什麼在翻湧，但是她不知道是否願意承認。然而她又能否認嗎？

她忽然注意到窗外有什麼動了一下。黑黑的形狀，但是又暗又快而無法辨認得出來。在瞬間，它貼在前窗有個柔軟的吸盤。麗亞謹慎地向前去仔細望着它。她望着窗外時，一對大大的黃眼睛突然張開瞪着她。

麗亞嚇得退回駕駛座位上。她努力控制自己，她又聽見非人類的腳抓耙聲音。忽然黑形體與黃眼睛都消失在遊星洞穴的黑暗中。

她吸了口冷氣，跳起來跑向船倉房去。

鷹號的人員正在完成動力系統的修護。當他們修理時燈光幽暗，然後又大亮起來。蘇洛連接好了線路，開始把一個控制盤按回去，猿人在看着崔平歐完成控制盤的工作。

「這裏一切全檢查過了，」崔平歐報告道，「我說的話絕對算數。」

這時公主喘不過氣的衝進來。

「外面有東西！」麗亞喊道。

蘇洛抬起頭來。「那裏?」

「外面，」麗亞說，「在洞裏。」

她說話時，船殼上又傳來一聲撞擊。邱百加抬頭關懷地叫了叫。

「不管是什麼聲音，它似乎想進來，」崔平歐擔憂的說。

船長走出艙去。「我去看是什麼，」他說。

「你瘋了?」麗亞驚訝地望着他。

撞聲越來越高。

「看，我們快把這桶子弄走，」蘇洛說。「我不能讓什麼怪物把它撕開。」

麗亞還沒來得及抗議，他已經抓了個呼吸罩戴在頭上。蘇洛走出去時，猿人急急趕上去也抓了面罩戴起來。麗亞知道她是船中一員，也只好跟去。



「如果不止一個，」她對船長說，「你需要助手。」

蘇洛愛戀地望着她把面罩戴在可愛而堅決的臉上。

三個人衝了出去，把機器人留在空空的艙中。它抱怨地叫，「你們把我獨自留在這裏！」

千年鷹號外面黑暗而潮濕。他們三個人仔細地繞了一周。每走一步，他們便聽見不清楚的吱喳聲音，而在滴水洞穴中迴響。

天色太暗，不知道怪物躲在那裏。他們謹慎地移動，努力向前探看。忽然視覺比較好的邱百加發出悶聲，指着鷹號船身上有什麼在動。

一個形狀不明的東西攀上船頂，猿人的叫聲使蘇洛拔出鎗，用雷射光射向那生物。黑東西叫了聲由太空船上落下，「咚」的一聲掉在公主腳邊。

她彎腰看看黑色的東西。「看上去像是種明諾克大蝙蝠，」她對蘇洛和邱百加說。

蘇洛望着黑黑的洞穴。「這裏一定還很多，」他猜測道。「牠們是一羣羣飛行的。牠們最喜歡附貼在船上。」

麗亞對洞穴土地至感不安。它似乎很特別；氣味也和別的洞穴完全不同。地上很冷，而且有點滑。

她用腳頓踩著地上，注意到它很有彈性。「看這土地，不像岩石，這遊星很特別，」他說。

蘇洛跪下去仔細檢查土地，注意到它是軟的。他同時又想探明它有多遠，以及它的曲線如何。

「這裏濕氣非常重，」他說。他站起來對洞穴遠端瞄準，然後向遠方一隻蝙蝠射去；他一開鎗，整個洞穴似乎動搖，而土地也似乎下陷。「我正怕的是這個，」他高喊，「快離開這裏！」

邱百加吼叫同意，急向千年鷹號跑去。他後面跟着麗亞和蘇洛，用手掩擋飛過的蝙蝠。他們登上鷹號，邱百加連忙關上艙門，以免生物跟進來。

「邱，快昇火！」蘇洛高喊，一面和麗亞衝向機艙。「我們趕快走！」

邱在駕駛座位上坐下，蘇洛衝過來檢查儀表。

麗亞警告道，「我們一增速，他們便會發現我們。」

蘇洛似乎沒聽見她的話。他檢查控制盤，又衝回駕駛艙。當他走過她身邊時，清楚的說，「沒時間在小組裏討論了。」

他一說完便坐到駕駛位上，開始發動機器。主機的聲音立刻高昇起來。

麗亞也跟來了。「我不是小組成員，」她生氣的喊。

他也似乎沒聽見。地震忽然停了，但是蘇洛決心迅速離開這裏。

麗亞也坐到她的座位上去。



「在遊星場，你不能躍進光速，」她在引擎高聲中喊。

蘇洛側頭望她一眼。「綁好安全帶，甜心，」他說，「我們出發了！」

「可是震動已經停止了！」

蘇洛不打算停住了。太空船已向前飛，迅速穿過崎嶇交錯的穴壁。忽然邱百加看着前面螢幕時，恐懼地大吼起來。

洞穴前面是一團鐘乳石般的尖尖白色東西。

「我看見了，邱，」蘇洛高聲喊。他拼命加速，千年鷹號向前急衝。「抓好！」

「洞穴要塌了，」麗亞看見洞口越來越小時叫道。

「這裏不是洞穴。」

「什麼?!」

崔平歐恐怖地叫。「哦，不，天！我們完了，再見，麗亞小姐，再見，船長！」

麗亞的嘴巴張開盯着接近的洞口。

蘇洛是對的，他們不是在洞穴裏。他們接近出口時，顯然白的礦物質是牙齒。而且當他們向洞口急飛時，牙齒正在準備合閉起來。

邱百加大聲吼叫。

「翻滾，邱！」

這是不可能的飛行。但是邱百加立刻操縱，完成了不可能的事。他把千年鷹號側過身體，加速度由兩個閃亮的犬牙中飛了出去。鷹號飛出去幾乎不到一秒鐘，下巴已經合攏了。

鷹號在遊星岩石表面上飛翔，而後面追着一隻碩大的星空爬虫。巨大的粉紅色野獸不願失去可口的餐點，牠由坑中爬出來想吞下逃逸的太空船。然後怪物太慢了。立刻貨船冲上天而進入星空。然而後有狼前有虎，太空鷹號又進入了死亡陷阱的小遊星場。

魯克在最後的耐力測驗時，幾手已喘不過氣來了。他的傑地老師命令他在沼澤森林中跑馬拉松。猶大不但叫魯克去跑，而且他自己也陪着魯克跑。學生跑得汗流夾背時，傑地大師還在魯克背上加個沙包。

猶大不斷搖搖頭，喃喃地抱怨說年輕人缺少耐力。

當他們跑回到空地上時，狄圖已耐性地在等待，魯克幾已無法支持，他倒在空地上時，猶大還有新的計畫等待着。

魯克還沒喘過氣，背後的小傑地把一根鐵棍扔到魯克跟前。立刻魯克抽出雷射劍開火向它用力打過去。但是他不夠快，鐵棍沒有被擊中落在地上。魯克完全乏力地倒在地上。「不行，」他



呻吟道。「……太累了。」

猶大似乎沒有一點同情心，責備他說，「如果你是傑地武士，要打七根棍。」

可是魯克知道他自已還不是傑地武士。猶大累人的訓練計劃幾乎使他無法支持下去。「我想我還好，」他喘息地說。

「是，可是用什麼標準看，請問?」小教師問。「忘記你的高標準。」

魯克必預忘記以前所學的一切，而以空白的心胸來學習傑地大師的新教訓。那是不同的訓練，過了一些時日後，魯克的體能與技巧增加了，連他的悲觀老師也感到有些希望。不過並不簡單。

猶大用許多小時間向他學生講解傑地的道理。他們坐在猶大小屋附近的樹下，魯克注意地聆聽大師的故事和教訓。當魯克靜聽時，猶大嚼着吉默樹枝，短小而終端有三個小枝。

他受過各種體能測驗。魯克特別注意他跳遠的完美。有一次他準備讓猶大看他的進步。大師坐在水塘邊的木頭上，他聽見有人跑來的聲音。

魯克忽然出現在水塘那邊，急跑着向水塘而來。當他到水邊時，奮力向猶大這邊跳過來，但是他仍然落在水邊，濺了猶大一身都是水。

猶大的藍唇失望的下彎。

魯克並不輕易地放棄。他決定成爲傑地武士，不論他有時是多麼愚蠢，他仍決心要通過猶大

的各種考驗。當猶大要他用頭倒立時，他毫不抱怨。起初很困難，但是漸漸他便能做得很自如了。

那只是一部份。他又用一手倒立，一手在地上拿起小石頭。這時忽然機器人嗶嗶地向年輕主人衝過來。

魯克倒在地上，猶大跳開躲避他。傑地學生困惑地問：「哦，狄圖，什麼事？」

狄圖狂亂地轉着圈子，用一連串電子聲音說出他的消息。魯克看着狄圖在水邊偵查。他跟了過去，才知道小機器人想對他說些什麼。

魯克站在水塘邊看X式機除了鼻部之外，其他全已沉到水面以下。

「哦，不，」魯克哀聲說。「我們這下可出不去了。」

猶大也走了過來，聽了魯克的話，憤怒地頓頓腳。「你那麼武斷？」猶大責備道。「你試過沒有？眞的不可能嗎？你沒聽見我的話？」他小小的皺臉全是怒容。

魯克望着他的老師，又懷疑地望望沉下的太空船。」

「大師，」他悲觀的說，「抬石頭是一回事，這又是另一回事。」猶大更生氣了，「不，沒什麼不同！」他大喊。「不同的是在你思想中。把它從心中除去！對你沒有用了！」

魯克信任他的老師。如果猶大說可能，那麼至少要試一試。他望着淹沒的X機，專心一致地



想。「好，」他終於說，「至少我該試試看。」

他發現自己又說錯話。「不，」猶大不耐地說。「不是試。是做。做。或是不做。决不是試。」

魯克合上眼睛。他想在心中看見X機的外型，感覺到它的重量。他集中意志要把它自泥塘中抬起來。

他用勁時，聽見水碰機鼻的聲音。戰鬥機的一端慢慢上昇，然後大響一聲又落陷下去。

魯克全身無力，氣喘不止。「不行，」他無力地說，「太大了。」

「大小沒有意義，」猶大堅持道。「那沒有關係。望着我，衡量我的大小，如何？」

魯克搖搖頭。

「你不能用大小來看我，」傑地大師說。「我的盟友是原力。那是有力的盟友。生命創造它，使它成長。它的能量圍繞我們，聯合我們。我們是文明生命，不是簡陋的生命，」他說着捻一下魯克的皮膚。

猶大又揮揮手指着他上方的無盡宇宙。「感覺它，感覺它的流向。感覺你周圍的原力。這裏，」他指着說。「在你和我之間，在樹上，在石上。」

當猶大解釋原力時，狄圖轉動圓頭，發現他探測器上發現不到原力的踪跡。他困惑吹口哨又

嗶嗶地叫。

「是，無所不在，」猶大不理會小機器人又說下去。「等待被人感覺並且使用。是，甚至於在土地與太空船之間！」

然後猶大轉身看着沼澤，當他這樣做時，水開始漩轉起來。慢慢機鼻又出現在發泡的水面上。

魯克驚訝地看着X機穩穩地由水面上昇，奇觀地移向岸邊。

他心中發誓，再也不用「不可能」這句話了。小小的猶大站在樹邊，毫不費力地便把太空船拉到岸上。這是魯克無法相信的奇觀。但是他知道這是傑地大師利用原力的潛在典型。

狄圖感到奇詫，但是他並不會作哲思的考慮。他吹出一連串口哨，然後又躲到大樹根部後面去。

X翼機似乎浮在岸邊，然後緩緩地停了下來。

魯克為眼前的奇觀所懾住，他畏敬地走向猶大。「我……」他說，可是搖搖頭，「我實在無法相信。」

「所以，」猶大强調地說，「你才會失敗。」

魯克困惑地搖搖頭。他不知道自己可不可能成為傑地武士的一員。



追緝罪犯！為了罪犯頭上的賞格。在星河中這是一些特別為了金錢而不遠千里追捕犯人的人！它是種令人生厭的職業，所以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大多為人討厭。有些人是被瓦德所網羅，有幾個便和他一起站在他帝國驅逐船的指揮艙中。

派特將軍和一個瓦德的副手站在一起，在遠處望着那羣人。他們看見瓦德召來的是一些相當傑出的緝犯者。其中有波斯克，他老練的突出眼睛正望着瓦德。波斯克旁邊站着的是老練而有無數歷險的朱庫斯和鄧格。這羣人中還有個老舊的鉻色機器人，他叫做北八八號，他站在惡名昭彰的費特旁邊。費特是個名緝犯者，而且以手段奇特著名。他穿着有各種武器的裝甲太空衣，那是克隆戰爭時被傑地武士擊敗的邪戰士的制服。他身邊還懸掛了些頭皮，使人們見到他不由汗毛豎立。

「緝犯者！」派特鄙夷地說。「要這班人來做什麽？叛軍跑不脫我們的掌心！」

助手還沒開口，一個控制員跑向將軍。「長官，」他急急地說，「我們得到星式驅逐船復仇號的優先信號。」

派特將軍讀過電訊，立刻去找瓦德。他走近時，聽見瓦德在指示他們。「找到千年鷹號的人將得到一筆大報酬，」他正在說，「你們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方法，不過我要的是證據而非猜測。

」

西斯爵士說完轉向急忙而來的派特將軍。

「爵士，」將軍高興地低聲說，「我們找到他們了！」



# 十

千年鷹號由大遊星上發射升空，便被復仇號發現了。

這時帝國太空船又以密集的火力急追着貨船。雖然一些小遊星如雨般打擊在復仇號身上，它仍緊追不捨地追着小船。

千年鷹號比追船要有經驗多了，它曲折衝繞於大遊星的旁邊。鷹號成功地領先復仇號，但是顯然追兵決不輕易地放棄追逐。

忽然一顆巨星以難以相信的高速向貨船而來。貨船立刻閃開，而石頭撞到復仇號，對驅逐船沒有造成一點損害。

蘇洛由窗口望了一眼石頭在追船身上撞出的火花，驅逐船似乎非常堅固。他也沒時間仔細考慮兩艘船之間的差別。他必須集中注意，在帝國炮火下如何維持鷹號的平穩與安全。

麗亞公主緊張地看着窗外黑暗星空，前面有遊星，後面是閃亮的炮火。她的雙手緊緊抓住椅

臂。她心中不斷希望能安全脫險。
崔平歐一直在搜索探測，他轉向蘇洛，「我已經看見遊星場的邊緣了，先生。」他報告道。
「好，」蘇洛回答。「等我們一出去，便把娃娃踢上超高速。」他相信再過一會，便可以把星式驅逐船抛後光年之遙。貨船的光速系統已經修好，現在只要把船平安帶出遊星區進入太空便可以進入安全區了。
邱百加望着窗外發出興奮的叫聲，他看見遊星越來越稀了。不過他們還沒有脫離危險，因爲復仇號正在接近，炮火對機身的影響也更嚴重。
蘇洛把船身調整到平穩的程度。不久，千年鷹號進入了和平寧靜的安詳星空。邱百加高叫，爲終於離開岩石區而歡呼——而且立刻可以把復仇號抛開。
「我也高興，」蘇洛對邱百加說，「快，準備光速。這次他們會大感意外。抓緊……」
每個人緊抓着椅臂，蘇洛拉後光速桿。可是千年鷹號每個人都再度感到吃驚——
——毫無動靜。
一點沒有！
蘇洛急狂地猛拉。
船仍維持低光速的速度。



「這不公平！」他開始着急了起來。
邱百加火冒三丈。他很少發脾氣，現在却以猿人的語言高聲憤怒的狂哮。
「不可能，」蘇洛分辯的問，他又望向電腦的數值。「我檢查過速度系統。」
邱百加又在咆哮。
「告訴你，這次決不是我的錯。我檢查過。」
麗亞嘆了口氣。「不能光速?」她的口吻似乎早已料到有這種後果。
「先生，」崔平歐指道。「我們失去了後曲折盾。再命中後部，我們就完了。」
「唔，」麗亞望着千年鷹號的船長。「現在怎麼辦?」
蘇洛只有一個辦法。現在沒時間計劃，檢查電腦數值，復仇號已經離開遊星區，速度增加，他必須依據本能與希望行事。他們已別無辦法。
「急轉，邱，」他拉動一個手桿，望着猿人下命令說。「把桶掉過頭去。」
邱百加不知道蘇洛心中在想些什麼。他狂吼——也許他沒聽清楚命令。
「你聽見了!」蘇洛大叫。「轉頭!前盾全力加强!」這次他的命令不會有錯，邱百加不懂這自殺性的行動，可是仍然服從他的命令。
公主似乎氣餒了。「你要攻擊他們!」她難以置信的吶吶說。她想，現在沒有一點生存的機

會了。蘇洛是眞的瘋了？

崔平歐在電腦中計算了一下，對蘇洛說，「先生，我可否指出，直接攻擊帝國星式驅逐船勝算的機率是——」

邱百加對金機器人惡狠狠地吼了一聲，機器人立刻閉上嘴。船上沒有一個人想聽他的計算，特別是鷹號作大轉彎衝向帝國炮火中時。

蘇洛全心全意地注意飛行。他閃避帝國驅逐船上射來的炮彈。雖然貨船左右閃避，但是目標還是朝着星式驅逐船。

小船的人都不知道他心理打的是什麼主意。

「他飛得太低了，」帝國機艙軍官高喊，雖然他不相信他所看見的事。

尼達船長與星式驅逐船的官員都衝進指揮船來看千年鷹號的自殺之擧，可是帝國大船上各處也響起了警鈴。如果小小的貨船已撞上星式驅逐船，也一樣會傷亡慘重。如果它撞進指揮艙，更是嚴重。

荒亂的軍官報告，「我們要相撞了！」

「加上力盾？」尼達船長說。「他一定是瘋了。」



「小心！」機艙官喊。

鷹號直向艙窗來而，復仇號的官員全恐怖地伏在地上。可是在最後一秒鐘，貨船又急轉開去。然後——

尼達船長和部下們慢慢抬起頭來。他們看見窗外是一片寧靜的星海。

「追它，」尼達船長下令。「他們可能回頭再來衝。」

追踪官員想在儀表上找到貨船。但是他什麼也找不到。

「奇怪，」他吶吶地說。

「怎麼啦？」尼達問了走過去親自查看。

「似乎船不見了。」

船長感到困惑不解。「不可能不見。那麼小的船會有隱蔽設備嗎？」

「不可能，長官，」機艙官答：「也許在最後一秒進入了光速。」

尼達船長覺得怒氣上昇，却又立刻洩了氣。「爲什麼他們又不攻擊？他們一出遊星場便可進入超太空的。」

「沒有踪跡，長官。」追踪官說，仍然找不到千年鷹號。「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進入光速。」

船長也說不出話來。那艘船怎麼不見了。

一個助手走過來。「長官，瓦德爵士要求作最新追踪報告。應該怎麼報告?」

尼達感到很爲難。讓千年鷹號在這麼近的地方脫逃掉是不可原諒的。他知道他必須面對瓦德向他報告。他只好承受一切處罰。

「我要爲這件事負責。等我們和瓦德爵士見面時，我親自向他告罪。轉身在本區再搜查一次。」

復仇號又轉身回去，可是仍然找不到千年鷹號的影子。

魯克不動地躺在泥堆中，身體上方兩個發光的球像是兩隻螢火蟲在浮遊。小桶狀機器站在主人身邊保護他，不時伸出機械手撲打跳舞的目標，有如在打蚊子似的。但是光球由機器人的手邊跳了開去。

狄圖彎腰看着魯克不動的身體，吹着口哨，像是要喚醒他。魯克仍然被兩個球所感染而昏迷不能反應。機器人轉向猶大，他冷靜地坐在樹幹上。機器人憤怒地嗶嗶叫責備着矮小的傑地大師。

狄圖得不到對方的同情，又轉向魯克。他的電路告訴他以他的小小聲音是喊不醒魯克的。他的金屬體軀中裝着有急救系統，狄圖伸出一個小小的金屬極放在魯克胸上。他發出輕微的嗶嗶聲



後發出了一道弱電流，足夠擊動魯克恢復知覺。年輕人胸脯起伏，過一會他驚醒了。

年輕傑地學生昏暈地搖搖頭。他望望周圍，揉揉肩頭舒解被猶大追查球攻擊的地方。魯克看見追查球還在上方，不由怒斥了一聲。他又聽見猶大在附近的高興笑聲，他轉頭望着他。

「集中意志，啊?」猶大笑道，皺紋臉上全是笑意。「集中!」

魯克無心向他回笑。「我以爲那些追查球是令人愚蠢的!」他憤怒地說。

「不錯，」猶大打趣地說。

「它們比我以前的要强力些，」魯克雙肩疼痛。

「如果原力由你身上流過，它們也不在意，」猶大分析道。「你跳得更高!跑得更快!」他說:「你必須把心胸向原力敞開。」

年輕人經過訓練後，稍爲對原力感到了解。他似乎能知曉原力——但是多次的失敗使他知道離目標尚遠。現在猶大的話使他跳起身來。他不願再久久地等待那種力量，已對自己的成功感到厭煩，對猶大的折磨教訓感到忿怒。

魯克由泥淖中抓起雷射劍發射。

狄圖害怕地向旁邊安全處閃避。

「我已經敞開了!」魯克大叫。「我感覺到了。來，你這小飛蟲!」他雙眼發火，將武器瞄

準光球。立刻它們後退浮在猶大上方。

「不，不，」傑地大師搖搖頭責備道。「這樣不行，你感覺到的是憤怒。」

「可是我感覺到原力！」魯克憤怒地回答。

「憤怒，憤怒，恐懼，侵略性！」猶大警告道。「那是原力的黑暗面。它們很容易流過……易於介入戰爭。小心，小心，小心它們！這種力量帶來昂貴的代價。」

魯克放下劍困惑地望着猶大。「代價？」他問：「你是什麼意思？」

「黑暗面的當令，」猶大戲劇性地說。「一旦你走上黑暗的道路，你永遠會朝着那個命運走下去。消耗你的意志……有如是奧比濕的門徒。」

魯克點點頭。他知道猶大的含意。「瓦德爵士。」他又想了一想，問，「黑暗面比較有力嗎？」

「不，不，更輕易、迅速而且誘人。」

「我怎麼區分善與惡呢？」他不解地問。

「你會知道，」猶大問。「當你平靜的時候……鎮定，被動。一個傑地武士爲了智識使用原力，而不爲了攻擊。」

「可以告訴我爲什麼——」魯克問。



「不！沒有爲什麼。我不再多向你說什麼。心中把疑問除去。現在安靜，和平下來……」猶大聲音轉弱。但是他的話對魯克有種催眠的效果。年輕人停止抗議，開始感到平靜，身心都鬆懈下來。

「是……」猶大輕輕說。「安靜。」

魯克的眼睛慢慢合上，心中毫無雜念。

「被動……」

魯克聽見猶大慰人的聲音進入他黑暗的心海中。他希望能跟着大師的話語去各處遨遊。

「放鬆……」

猶大看見年輕學生已經放鬆了下來，他作個小小手勢。兩個追查球直向魯克射去。

立刻魯克醒來發射雷射劍。他跳起來，意志完全集中，開始抵抗小球發射的光。他無畏地躲避移動。他發出抵抗的光也比以前更强力。

忽然，光球的追逐結束了。光球又分別回到大師頭上兩側。

狄圖是個耐心的旁觀者，發出金屬嘆息，搖搖他的圓頭。

魯克驕傲地望向猶大。

「年輕人，非常有進步，」傑地大師說。「你變得更有力量。」但是這是矮小教師的最大讚

語。

魯克對他的成就也相當得意。他望着猶大，希望聽到他進一步的稱讚。可是猶大沒有動也沒有開口。他靜靜地望着——後面又有兩顆光球昇起與前面兩個排成隊形。

魯克太空人的微笑漸漸消失了。

兩個白盔甲的旋風部隊由瓦德的星式驅逐船艙面上抬起尼達船長的無生命身體。

尼達已經知道沒能捕獲千年鷹號的後果是死路一條。他也知道他必須從實向瓦德報告並且道歉。不過在帝國軍隊中，失敗是不能饒恕的。瓦德鄙棄了地下處死尼達的命令。

黑爵士回來時，派特將軍和兩個助手報告他們的發現。「瓦德爵士，」派特說：「我們的船完成了搜索，沒有發現。千年鷹號一定是進入光速，現在可能在銀河的另一部份了。」

瓦德在面罩後發出嘶嘶的聲音。「所有部隊全部警戒待發。」他下命道。「沿所有已知道的軌道作仔細計算，派艦隊全面追踪。別再失敗了，將軍，我已經受夠了！」

派特將軍想起復仇號的船長，他已像袋麥子似的被抬了出去。他也想起奧佐將軍的處決。「是，大人，」他不敢露出恐懼地說。「我們會找到他們。」

將軍轉向助理。「艦隊準備出發，」他命令道。助理去執行命令時，將軍臉上有憂愁之色。



他不知道他的運氣是否比奧佐或尼達更好些。

瓦德爵士的帝國星式驅逐船高貴地開向星空。它有一羣較小的太空船擁護着，而星式驅逐船復仇號留在後面。

復仇號與瓦德艦隊上所有人員都不知道他們的獵物在什麼地方。當復仇號滑入星空中去搜索時，它巨大的指揮台旁邊却貼着一艘碟形的太空貨船——千年鷹號。

鷹號機艙中沒有一點聲音。蘇洛已經停止了船內所有系統，連一向多話的崔平歐也沉默了。崔平歐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金臉上有凍結的困惑之色。

「你把它他關掉之前，應該先告訴他一聲，」麗亞公主望着像銅像一樣的金機器人向蘇洛說。

「哦，對不起！」蘇洛嘲弄而關懷地說。「沒有想要冒犯你的機器人。你以為把一切都關閉掉是那麼簡單的事?」

麗亞對蘇洛的策略仍半信半疑。「我不懂你到底打算怎麼樣?」

他聳聳肩。他想，她立刻便會知道，只是因為他沒有別的辦法而已。他轉向大副。「邱，檢查放鬆鈎爪的人工操縱器。」

猿人叫了一聲，由座位上起立走向機尾。

麗亞看見邱百加解開陸鈎，使船可以不為機械延擱而影響出發。

她搖搖頭又轉向蘇洛。「你心中打算下一步怎麼樣?」

「艦隊最後會分開去，」他指着右邊的窗戶說。「我希望他們會依照帝國規定在進入光速前把垃圾扔掉。」

公主想了想，微笑起來。這個瘋子知道他在做些什麼。她高興地輕拍他的頭。「不壞！然後呢?」

「然後，」蘇洛說，「我們到附近找個好藏身處。有什麼主意嗎?」

「那要看我們是在什麼地方。」

「這裏，」蘇洛指着光點圖上的一個地方。「近阿諾星系。」

麗亞到他旁邊來仔細看着銀幕。

「奇怪，」蘇洛想了想說，「我覺得我似乎到過這個地方。讓我查查我的航行日記。」

「你有日記?」麗亞感到十分詫異。「啊，你很有組織，」她開玩笑地說。

「有時是的，」他回答後檢查他的電腦。「啊——哈！我知道了！蘭都——這一定很有意思。」



「我沒有聽過這個星系的名字。」麗亞說。

「它不是星系。他是個人。蘭都。賭徒，藝術家，一直不斷有醜聞，」他停了一會，對公主作個怪相。「……你們那一類的人。白斯平星系。相當遠，可還能到得了。」

麗亞望望電腦顯示出來的數據。「礦區殖民地，」她說。

「一個蒂巴納瓦斯礦，」蘇洛又說，「在一次賭博中被蘭都贏下來的。我們相識很久了。」

「你能信任他嗎?」麗亞問。

「不。他也不愛帝國，我只知道那麼多。」

對講機傳來猿人的吼叫。

蘇洛立刻按下一些開關，把新的消息送上電腦銀幕。「我看見了，邱，看見了，」他說，「準備手動釋放。」然後他轉向公主。「現在沒事，甜心。」他向她傾過身等待她微笑。

麗亞搖搖頭，又羞怯地快吻他一下。

「放開，邱，」他歡欣地說。

復仇號下腹的艙口打開。當帝國銀河太空船衝入光速時，它扔下一些人工遊星——垃圾，不能修理的機器零件——散入黑暗星空。千年鷹號也混在垃圾中離開了太空船，留在復仇號的身後

終於安全了，蘇洛心中想。

千年鷹號發動了離子引擎，離開了垃圾堆飛向另一個星系。

當鷹號飛奔尋找白斯平星系時，另一艘船也發動了機器，銀河中最惡名昭彰的緝犯者費特轉動他小小的象頭太空船「奴隸一號」開始追踪。費特不願讓千年鷹號離開他的視線。上面的駕駛員頭上有太大的一筆賞格。它足夠使任何緝犯者爲之心動而且全力以赴。

魯克的確覺得自己有了進步。

他在叢林中奔跑——猶大坐在他肩頭——像羚羊般在枝葉樹根間跳躍。

魯克終於摒除了驕傲的心理。他覺得沒有負擔，完全打開心胸地接受原力的流通。

當矮小教師向魯克頭上扔了根銀棍時，魯克立刻反應。銀棍立刻變成發光的碎片落在地上。

猶大高興地笑對魯克。「第四次了！你感覺到原力了！」

魯克忽然緊張起來，他感覺到有些危險而邪惡的事。「有些不對勁，」他對猶大說。「我覺得危險……死亡。」

他望向周圍，想找出什麼地方發出如此强力的光暈。他轉身時，看見一株糾結的樹，有黑色



乾枯剝落的樹皮。樹的基部有塘水，那裏的巨根上昇形成一個黑暗罪惡洞穴的開口。

魯克輕輕將肩頭的猶大抱下來放在地上。傑地學生注意地望着黑色不祥之物。他呼吸急喘，說不出話來。

「你故意帶我到這裏來，」最後魯克說。

猶大坐在樹根上口中咬着樹枝。他望着魯克不說話。

魯克顫抖了一下。「我有點冷，」他仍然望着大樹說。

「這棵樹有原力的强烈黑暗部份。它是邪惡的僕人。你必須進去。」

魯克問，「裏面有什麼？」

「你帶來的東西，」猶大說。

魯克望着猶大，又轉看大樹。他默默地鼓起勇氣和學習的意志，進入黑暗去看有什麼在等待他。他不多拿東西，除了——

不，他要帶他的光刀進去。

他開燃武器，走進水塘向糾結盤根的洞穴口而去。

可是傑地大師的聲音叫住了他。

「你的武器，」猶大不贊成地說，「你不需要它。」

魯克停下來看着大樹。身無寸鐵地進入邪惡洞穴？魯克雖然技巧大進，不過仍然覺得不能對付這個情況。他抓住光刀搖搖頭。

猶大聳聳肩，仍咬着手上的樹枝。

魯克深吸一口氣，謹慎地向洞穴走去。

洞穴裏異常黑暗，魯克似乎皮膚都感到濃厚的黑暗，光刀發出的微亮立刻被無盡的黑色所吸受，甚至一公尺以內都看不清楚。他慢慢向前走，滑滑的水滴拂過他臉上，地上的濕氣進入他鞋內。

他在暗中前進，眼睛慢慢習慣了黑暗。他看見前面有條走道，可是向它走去時，忽然有厚厚的重膜包圍着他。它就像巨大的蜘蛛絲糾纏在他身上。他揮動光刀，終於解脫出來向前走去。

他把發光的劍舉在前面，注意到洞穴地上有什麼東西。他把光刀下指，照見個手掌大小的發亮昆蟲。這東西立刻攀上穴壁去和其他昆蟲會合在一起。

魯克倒吸口氣向後退。這時他忽然想尋找出口——但是他克制住自己，再往前走。

他感到前面空間加寬，他仍用光刀作為照明之用。他努力向暗處看，聽着周圍動靜。不過，沒有什麼聲音。

然後傳來聲高高的咝咝聲



這聲音十分熟悉。他站在原處不動。他甚至於在做惡夢時也聽見過這種聲音。那是以前一個人的困難的沉重呼吸。

在暗中出現一線微光——剛開燃的雷射劍的藍色光焰。在光亮中，魯克看見瓦德舉劍向他衝來。

根據傑地大師的教導，魯克已經準備好了。他舉起光刀準備閃開瓦德的攻擊。同時，魯克又轉向瓦德，全心全意集中力量，希望能召集起原力來。他感到體內的力量，他舉起雷射武器向瓦德頭上砍去。

在強力的砍劈下，瓦德的頭與頭盔自身上落到地上，在穴中發出金屬滾動的聲音。魯克驚駭地望着它，瓦德的身體已被黑暗吞沒。魯克又望着停在他前面的頭。它不動了。頭盔已被劈成兩半。

魯克簡直難以置信，頭盔分開露出的並不是瓦德的臉孔，而是他自己的頭在盯着他。

他至感恐懼。這時它又和來時一樣突然，在黑暗像鬼魂般的消失了。

魯克望着黑暗的空間。他的感情與思想十分複雜使他無法承受。

樹！他對自己說，這個洞穴的事全都是猶大要的花樣，因為他帶了武器入洞。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眞正在與自己作戰，以及他是否成為原力黑暗面的獵物。他自己也可能變

成和瓦德一樣邪惡的人。他懷疑其中是否有更黑暗的意義。

過了許久，太空人魯克才能再在洞中移動。

而樹根上坐的小小傑地大師還在咬嚼樹枝。



# 十一

氣體星球白斯平的大地上已是黎明時刻。

當千年鷹號開始接近星球的大氣層時，它急飛過白斯平星的幾個月球。星球上發生粉紅晨曦的光芒，它也染在太空船機身上。船接近時，在大堆急漩的雲層中閃避。

蘇洛把太空船駛過雲層降低高度，他與船員們這才看清楚白斯平的氣體世界。當他們穿過雲層時，他們發現後面有種飛行物體在跟着他們。蘇洛認識那是豆筴形的雲車，他驚訝的發現它向他們斜飛過來。鷹號被一陣雷射炮火射得忽然震動起來。鷹號上的人都想不到白斯平星上有這種待客之道。

另一艘船對鷹號發出電訊。

「不，」蘇洛回答道，「我沒有登陸許可。我的登記號碼是——」

可是他的聲音被一陣靜電聲音所壓住。

雲車不願接受這種答覆，又向鷹號發出雷射炮使它震響不已。

明白的警告聲音由貨船廣播器上傳出來。「注意！任何侵略性行為都會給你帶來毀滅命運。」

這時蘇洛無意作任何侵略性行動。白斯平是唯一藏身的希望，他不願觸怒可能招待他的主人。

「相當感人，啊？」復原的崔平歐說。

「我以為你認識他們，」麗亞懷疑地望着蘇洛說。

「哦，」高瑞蘭人說，「以前是的。」

邱百加吼叫，對蘇洛含有深意地搖搖頭。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高聲說，「我想他可能忘了。」但是他懷疑蘭都會把過去的事忘記……

「准許登陸三二七月台。任何變更飛行航程將會給你們——」

蘇洛憤怒地關掉無線電。他為什麼要受這些罪？他是和平的來；蘭都對於往事還不能釋懷？

邱百加低哮地望着蘇洛，蘇洛也轉向麗亞與心愛的機器人。「他會幫助我們，」他想安慰大家。「以前……的確是的。你們放心。」



「誰不放心？」她假裝不在乎地說。

他們由窗口清楚地看見了白斯平雲城。城很大，似乎浮在雲層上面。千年鷹號接近城市時，才看清龐大的城市是建築在一個支持的架子上面。支架腳部是個大圓反應器，浮在萬頃雲海之中。

千年鷹號向城市接近，飛往指定月台的方向，它飛過尖塔與高高屋頂之間。到處都飛着些雙豆筴形的雲車，它們不費力地在雲間滑行。

蘇洛把鷹號順利地降落在三二七號月台。船長和船員們看見一些武器出鞘的歡迎隊伍。這個隊伍已是雲市人口的典型，有異形人，機器人，及各種人類。隊伍領頭的是蘭都。

蘭都是個漂亮的黑人，年齡和蘇洛相若，穿着漂亮的灰褲藍襯衫和藍色便帽。他毫無笑意地站在三二七月台旁邊等鷹號的人員下船。

蘇洛和麗亞公主拿着鎗出現在太空船門口。站在他們後面的是執鎗的大猿人，他身上綁着大軍火皮帶。

蘇洛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打量着走向月台的歡迎隊伍。晨風在地上吹過，使蘭都的披風吹起，像是一雙巨大的藍色翅膀。

「我不喜歡這裏，」麗亞對蘇洛低聲說。

他也同樣不喜歡，但是他不願對公主表現出來。「不要緊，」他說，「相信我。」他又對她說，「你站在這裏注意看好了。」

蘇洛和邱百加留下公主看守太空船，他們走下去面對蘭都和他的手下。雙方的人向前走，直到蘇洛和蘭都面對面站定。兩人默默地互相注視了許久。

最後蘭都搖搖頭瞇眼望着蘇洛說，「哦，你這下流出賣人的惡徒，」他聲音嚴厲。

「我可以解釋，老兄，」蘇洛趕緊說，「如果你願意聽的話。」

蘭都仍然沒有笑容地說，「幸會。」

蘇洛嘲弄地揚起眉毛。「不記恨在心？」

「你在開玩笑？」蘭都冷冷地問。

蘇洛感到緊張起來。他到底是否原諒了他？衞兵與助手還沒放下火器，蘭都的態度十分神祕。蘇洛想隱瞞住他的不安，勇敢地說，「我一向說你是個君子。」

對方輕笑一聲，「我敢打賭這點，」他說。

蘇洛寬心地笑笑，兩個老朋友互相擁抱。

蘭都向站在蘇洛身後的猿人揮手致意。「你好，邱百加？」他和氣地問，「還浪費時間和這個小丑在一起，啊？」



猿人保守的低吼一聲。

「好，」蘭都微笑着說，但是他的態度並不自然。他注意力由猿人轉向由月台走下來的麗亞。她身後跟着金色機器人。崔平歐走近蘇洛和蘭都時，小心地向四周看望。

「嗨，來了什麼客人？」蘭都十分欽慕地望着她說。「我是蘭都，這裏的行政長官。你又是什麼人？」

公主維持冷漠的態度。「你可以稱呼我麗亞，」她回答。

蘭都客氣地鞠躬並且親吻公主的手。

「我，」機器人向行政長官自我介紹，「是崔平歐。處理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謹聽——」

崔平歐的話還沒說完，蘇洛擁着蘭都的肩，把他領開去。「她和我一起旅行，蘭都，」他對老朋友說，「我不願把她輸掉。你最好把她忘記掉。」

蘭都和蘇洛前走時，仍然回頭望着她。麗亞，崔平歐和邱百加跟在後面。「那可不簡單，朋友，」蘭都抱歉地說。

他又轉向蘇洛。「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修護。」

蘭都臉上有點驚惶。「你把我的船怎麼樣了？」

蘇洛回頭對麗亞笑着說，「鷹號本來是蘭都的，」他解釋道。「有時他忘了他是在公平情形下輸掉的。」

蘇洛聳聳肩。「這艘船救了我幾次性命。它是銀河中最快的東西。它怎麼了?」

「超速動力。」

「我立刻派人去修理，」蘭都說，「我不願見千年鷹號失去心臟。」

他們走過狹窄的陸橋進入城市。城市的美麗令人眩目。他們看見無數小廣場，周圍是尖塔和建築。雲城的商業區和住宅區全是雪白的，在早晨太陽裏閃亮。城市的人是來自各個星球，他們悠閒地在街上行走。

崔平歐稍爲落後，欣賞着雲城街上的異地人羣，浮遊的車輛，美麗的建築。他來回轉頭，想把一切都登錄在他的電腦中。

金機器人看周圍景象時經過一道面對道路的門。他聽見門打開，裏面出現一個銀色的相同機器人，對方也望着自己看。崔平歐停下腳步，聽見門後傳來一聲沉悶的嗶嗶聲響。

他向裏面看，發現一個非常熟悉的機器人坐在裏面。「哦，R二部隊的!」他高興地說。「我幾乎已經忘記了他們的聲音了。」

崔平歐走進門去。立刻發現裏面不只是那個機器人而已。他驚訝地舉起金手臂，說，「哦，



天!這些眞像——」

他話還沒說完，雷射炮射進了他的金屬胸膛，使他向屋內二十來個方向飛去。他銅手銅腿碰到牆上，然後和金屬身體倒在一堆。

他後面的門又關上了。

不遠處的地方，蘭都帶着小隊人進入他辦公室的大廳，他們走過廊道時，他對他們指着一些有趣的物件。當他們邊走邊討論白斯平的情況時，沒有人注意到崔平歐的失踪。

邱百加忽然站定嗅嗅周圍的特別氣味。然後他聳聳肩又跟着大家向前走。

魯克非常鎮靜。他目前的狀況並不使他覺得緊張或是不自在。他用一手平衡地倒立在地上，他知道原力在他身上。

他忍耐的大師猶大靜靜地坐在魯克上峯的腳上。魯克集中意志的努力把四指曲起來。他還是平衡得很好——倒立地將全身重量用一個姆指支持。

魯克的決心使他更努力的學習。他熱心地接受猶大爲他設計的測驗。現在他有信心將能離開這個星球，他能成爲一個優秀的傑地武士爲了高貴目標而奮鬥。

魯克的原力越來越强，他幾乎可以完成一些奇蹟。猶大對他學生的進步也至感滿意。有一次

，當猶大站在旁邊注視時，魯克利用原力抬起兩大箱設備，並且將它停在半空中。猶大很高興，他注意到狄圖看見這奇蹟時發出不信任的嗶嗶聲音。傑地大師也伸出手，用原力把小機器人舉到半空。

狄圖懸在半空，內部儀器想測出使他上昇的看不見力量。忽然看不見的手又開他玩笑；他忽然頭下腳上的浮在空中。他的白腿拚命地踢動，圓頭無奈地左右轉動。當猶大放下手時，機器人連同兩箱補給品一同降落。箱子撞在地上，而狄圖還在空中。

狄圖轉頭望着他的年輕主人，魯克已伸手阻擋機器人突然下落摔壞。

猶大搖搖頭，對他學生的敏捷思想和控制力量相當高興。

猶大跳上魯克的臂膀，兩個人走回屋去。可是他們却忘記狄圖還懸在空中焦急的大叫，想吸引他們的注意。猶大只是和這機器人在開玩笑，當猶大和魯克慢慢走回去時，狄圖聽見猶大鈴鐺般的笑聲，然後他慢慢降落到地上。

過一會，暮色爬進霧氣之中，狄圖已在洗刷X機的機身。機器人用水管自池中吸水用力沖洗。他工作時，魯克與狄圖正坐在空地上，魯克集中心意雙眼合攏。

「鎮靜，」猶大對他說：「經過原力你可以看見許多景象，別的地方，別的思想，將來，過



去，已逝的老朋友。」

魯克注意地聽着猶大的話時，似乎迷失了自己。他忘了自己的體軀，他的意識與老師的話語一同遨遊。

「我心中有很多事物。」

「控制，控制你自己，可以知道你所見的，」傑地大師說，「不簡單，不能速成。」

魯克閉上眼睛身心放鬆開始使思想自由地控制映像。最後終於一些白色而不明的東西出現。它越來越清晰。它似乎是個城市，浮懸在白茫茫的海洋上。

「我看見雲中的城市，」他說。

「白斯平星，」猶大指認道：「我也看見了。你有朋友在那裏，聽？集中意志，你能看見他們。」

魯克心意加倍集中。雲中城市更加清楚。他慢慢地看見了形體，一些他熟悉的人。

「我看見他們了！」魯克睜着眼睛高聲說。然後一陣突如其來的身心痛苦抓攫住他。「他們在受苦，他們有困難。」

「你看的是將來，」猶大的聲音為他解說。

將來，魯克心中想。那麼他所見的痛苦還沒有加諸他朋友身上。也許，將來還可以來得及改

變。

「他們會死嗎?」他問老師。

猶大搖搖頭，又聳聳肩。「很難說。將來是一直在移動的。」

魯克睜開眼睛。他站起來，急忙收拾他的東西。「他們是我的朋友，」他說，心想傑地大師可能會勸止他去做想去做的事。

「因此，」猶大說：「決定你可以幫助他們的最佳途徑。如果你現在離開，可能會來得及救他們。不過你會因而毀滅了他們奮鬥的理想目標。」

他的話使魯克停止。年輕人坐在地上，覺得滿心憂鬱。他能夠就這麼毀滅他所努力的方向而且也可能毀滅了他的朋友?但是他又怎麼能不去救他們?

狄圖看見他主人的悲傷，滾過來站在他旁邊盡力安慰他。

邱百加關懷崔平歐，由蘇洛身邊溜開去找失蹤的機器人。他只要單憑他猿人的靈敏本能去白[illegible]平白色街道上尋找便行了。

邱百加憑仗他的感覺終於走到雲城郊外廊道的一間大房屋。他走向門口，聽見裏面有金屬物相撞擊的聲音。撞擊聲中還有他未曾遇過的生物哼叫聲。



這是雲城的垃圾屋——裏面堆放着城市的破機器和其他金屬廢料。

站在金屬破堆中間有四個猪般的生物。他們頭上長着白髮，一部份掩蓋了猪般的面孔。這些似人的野獸——在這星球上稱爲烏格諾——正忙着把金屬垃圾分類，並且將它們扔下一個熔鐵坑中。

邱百加走進房間時，正好看見一個烏格諾正拿着一件熟悉的金色金屬片。猪般的生物正要舉手把它扔下熔爐，邱百加大聲吼叫地向他衝過去。烏格諾人把金腳扔在地上恐怖地和別的猪人躲在一起。

猿人抓起金屬腳仔細觀察。他沒有錯。他憤怒的對那堆烏格諾人吼叫，他們發抖害怕得像一羣猪。

陽光射入分配給蘇洛這一班人的公寓圓廊。圓廊是白色的，佈置得很簡單，只有長沙發和一張桌子。每間有四個側門通向隔壁房間。

蘇洛倚着圓廊的大窗望著窗外雲城奇景。雖然他已走遍宇宙各處，可是這裏的風景特別美麗。他望着雲車如梭般地在高塔建築間來往飛行。下面如網的街道上行人在走動。涼爽清新的空氣拂著臉頰，至少他在此時忘却了一切宇宙間的紛爭。

？」

「這危險一直存在，」行政長官回答道：「它就像一道陰影永遠覆蓋着我們。但是我們必須保持安全的環境。你看，我想盡辦法談妥一樁交易使帝國不介入這個地方來。」

這時大門滑開——蘇洛立刻明白這是怎麼樣的一項交易。大餐桌的那端站着緝犯者費特。費特旁坐的正是黑色邪惡主人——瓦德。黑爵士慢慢站起他的兩公尺之軀。

蘇洛狠毒地望了蘭都一眼。

「抱歉，朋友，」蘭都道歉地說：「我沒有辦法。他們比你早到。」

「我也很抱歉，」蘇洛厲聲說。這時他將火器抽出對黑色人形直接射過去。

雖然他是銀河中的快鎗手，可是瓦德並不放在心上。當時還沒越過桌子，黑爵士已伸出有手套保護的人，將光束曲折而在牆上爆炸。

蘇洛對眼前的事十分驚駭，他想再度用鎗。但是他已經來不及了，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奪下他手上的鎗，飛到瓦德手中去。他鎮定地將火器放在餐桌上。

黑爵士在面罩後說：「請隨我們一起來。」

狄圖在水塘中跋涉時，雨水打在他的頭上。他向猶大的小屋走去，立刻他的探測器發現小屋



窗上有金色光亮。當他走進避難所時，不禁爲了可以躲雨而興起機器人的愉悅。

當他想進門時，發現他沒有彈性的身體進不去；他換個角度還是不行。最後他身中的電腦想也許他是形狀不合適，所以進不了門。

他幾乎不能相信他的探測器。當他向室內探測時，他發現一個很忙碌的人正在廚房裏來回工作。在猶大廚房做猶大日常工作的並非傑地大師而是他的門徒。

狄圖的探測器上查出猶大只是坐在那裏看着隔壁房間的學生，臉上不住地微笑。魯克做到一半忽然停止，有如一個痛苦的影像出現在他面前。

猶大注意到魯克的苦惱面容。他望着學生，而猶大肩後出現了三枚追查球無聲地自背後攻擊傑地年輕人。魯克立刻轉回身去，一手拿着鍋一手拿着湯匙。

追查球一個個像閃電般向魯克直飛而去。但是他以驚人的技巧閃避了過去。他把一個光球向門口在一邊觀望的狄圖打過去。機器人發現要躲閃時已來不及。力量把尖叫的機器人打倒在地，幾乎把他內部震鬆。

這天黃昏，學生成功地通過了幾項大師的測驗後，疲倦的太空人魯克睡倒在猶大房屋門外。他輾轉反側低聲呻吟地睡着。關心他的機器人站在他旁邊，用金屬手替他蓋上滑開的毯子。當狄圖預備滾開去時，魯克顫抖呻吟有如做了一場惡夢。

界。」

她冰冷地笑道：「謝謝。」

「你願意和我一同喝一杯嗎？」

蘇洛是感到肚子餓了。但是由於無名的理由，他開始懷疑面前站着的朋友。他記不得蘭都什麼時候如此彬彬有禮過，如此君子風度。也許麗亞的疑心不無道理……

邱百加對食物感興趣的吼聲驚醒了他。大猿人舔舔嘴唇正在期待大吃一頓。

「當然，每個人都是我的嘉賓，」蘭都說。

麗亞挽着蘭都伸出的手走向門口時，蘭都注意到那箱支解了的金機器人。「你的機器人有什麼麻煩？」他問。

蘇洛與麗亞對看一眼。如果蘇洛要請蘭都為他修復機器人，現在正是時候。「意外，」他喃喃地說：「我們可以自己處理。」

他們走出去，留下房內金色機器人的殘骸。

一羣人穿過長長白廊，麗亞走在蘇洛和蘭都中央。蘇洛並不樂意與蘭都競追麗亞——尤其是在目前環境之下。不過他們可以相信蘭都目前的文雅風度。其實他們也別無辦法可想。

和他們走在一起還有一個穿灰夾克黃汽球袖的蘭都私人助手。助手耳上戴着無線電耳機。他



走在蘇洛，麗亞和蘭都後面，與邱百加併肩而行。行政長官在為他們解釋星球上的政府組織。

「你們現在可以明白，」蘭都說：「我們是自由星，並不隸屬於帝國的直接管轄。」

「那麼你們是屬於礦業公會？」麗亞問。

「也不盡然。我們的業務小得不足引人注意。我們主要的貿易……唔，是非正式的。」

他們走進一個俯瞰雲城旋轉頂的涼台。他們在這裏可以看見雲車盤旋塔間的美景。客人十分欣賞這個奇觀。

「可愛的地方，」麗亞說。

「是，我們十分引以為榮，」蘭都回答。「你們可以發現這裏的空氣特別……非常刺激。」

他含有深意地對麗亞笑笑。「你會越來越喜歡這裏。」

蘇洛注意到麗亞俏弄的眼光，他不喜歡她這樣子。「我們不打算在這裏久住，」他無動於衷地說。

麗亞揚起眉毛，惡作劇地望着不快的蘇洛。「我發現這裏很令人輕鬆。」

蘭都笑着帶他們走出涼台。他們走向關着大門的餐廳，他們走到門口時，邱百加抬頭好奇地重嗅，他轉身緊張地向蘇洛吼叫。

「不行，邱，」蘇洛壓制他，然後又轉向蘭都，「你不怕帝國發現這小小的經營而把它關閉

？」

「這危險一直存在，」行政長官回答道：「它就像一道陰影永遠覆蓋着我們。但是我們必須保持安全的環境。你看，我想盡辦法談妥一椿交易使帝國不介入這個地方來。」

這時大門滑開——蘇洛立刻明白這是怎麼樣的一項交易。大餐桌的那端站着緝犯者費特。費特旁坐的正是黑色邪惡主人——瓦德。黑爵士慢慢站起他的兩公尺之軀。

蘇洛狠毒地望了蘭都一眼。

「抱歉，朋友，」蘭都道歉地說：「我沒有辦法。他們比你早到。」

「我也很抱歉，」蘇洛厲聲說。這時他將火器抽出對黑色人形直接射過去。

雖然他是銀河中的快鎗手，可是瓦德並不放在心上。當時還沒越過桌子，黑爵士已伸出有手套保護的人，將光束曲折而在牆上爆炸。

蘇洛對眼前的事十分驚駭，他想再度用鎗。但是他已經來不及了，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奪下他手上的鎗，飛到瓦德手中去。他鎮定地將火器放在餐桌上。

黑爵士在面罩後說：「請隨我們一起來。」

狄圖在水塘中跋涉時，雨水打在他的頭上。他向猶大的小屋走去，立刻他的探測器發現小屋



窗上有金色光亮。當他走進避難所時，不禁爲了可以躲雨而興起機器人的愉悅。

當他想進門時，發現他沒有彈性的身體進不去；他換個角度還是不行。最後他身中的電腦想也許他是形狀不合適，所以進不了門。

他幾乎不能相信他的探測器。當他向室內探測時，他發現一個很忙碌的人正在廚房裏來回工作。在猶大廚房做猶大日常工作的並非傑地大師而是他的門徒。

狄圖的探測器上查出猶大只是坐在那裏看着隔壁房間的學生，臉上不住地微笑。魯克做到一半忽然停止，有如一個痛苦的影像出現在他面前。

猶大注意到魯克的苦惱面容。他望着學生，而猶大肩後出現了三枚追查球無聲地自背後攻擊傑地年輕人。魯克立刻轉回身去，一手拿着鍋一手拿着湯匙。

追查球一個個像閃電般向魯克直飛而去。但是他以驚人的技巧閃避了過去。他把一個光球向門口在一邊觀望的狄圖打過去。機器人發現要躲閃時已來不及。力量把尖叫的機器人打倒在地，幾乎把他內部震鬆。

這天黃昏，學生成功地通過了幾項大師的測驗後，疲倦的太空人魯克睡倒在猶大房屋門外。他輾轉反側低聲呻吟地睡着。關心他的機器人站在他旁邊，用金屬手替他蓋上滑開的毯子。當狄圖預備滾開去時，魯克顫抖呻吟有如做了一場惡夢。

在房內，猶大聽見呻吟聲，立刻趕到屋外來。

魯克自睡眠中忽然驚醒。他昏迷地看着周圍，看見教師擔心地望着他。「我心中一直看見，」魯克對猶大說：「我的朋友……有困難……我覺得——」

「魯克，你決不能走，」猶大警告他。

「如果我不去，蘇洛和麗亞會死。」

「你不知道，」那是凱諾比的耳語聲，他開始在他面前成形出現。黑袍人站在前面，一個發光的影像，對魯克說：「甚至猶大也無法看見他們的命運。」

魯克十分爲朋友擔憂，決定採取行動。「我可以幫助他們！」他堅持道。

「你還沒準備好，」凱諾比柔聲說：「你要學習的事還很多。」

「我已經感覺到原力了，」魯克說。

「不過你還不能控制。魯克，你現在正處於危險的階段。你特別容易受黑暗面的引誘。」

「是，是，」猶大說：「你要聽奧比溫的話，年輕人。大樹，記住你在大樹中的失敗！啊？」

魯克痛苦地回憶，雖然他覺得力量大增，可是他了解那次經驗。「我已經學了不少，不過我會再學習，我答應你，大師。」



「你低估了皇帝，」凱諾比嚴肅地對他說：「他要的是你。所以你的朋友在受苦。」

「也因此，」魯克說：「我必須去。」

凱諾比十分堅決。「我不能再將你失去給皇帝，有如我以前失去瓦德一樣。」

「你不會的。」

「只有一個受過完全訓練的傑地武士，有原力作他的盟友，才能打敗瓦德和他的皇帝，」凱諾比强調地說：「以你現在的訓練，要是你選擇捷徑——像瓦德一樣——你將成爲邪惡的媒介，那麼銀河將陷入更黑暗與絕望痛苦的深淵。」

「必須阻止，」猶大說：「你聽見沒有？」

「你是最後一個傑地武士。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你要忍耐。」

「而犧牲了蘇洛與麗亞？」年輕人問。

「你如果珍視他們的奮鬥，」猶大說了停止許久。「……是的！」

魯克心中十分焦急。他不知道這兩位大師的勸告是否壓制了他自己的感覺。他的朋友十分危險，他必須去拯救他們。可是教師仍然說他還沒有準備就緒，他無法抵禦有力的瓦德與皇帝。他只會爲朋友與自己帶來災難——也許永遠敗於邪惡之手。

他心中對於何去何從已不再懷疑。

霧星第二天的黎明，狄圖坐在魯克X型戰鬥機的座位上。

猶大站在一個箱子上，看魯克把箱子一箱箱裝入X型機的腹內去。

「我不能保護你，魯克，」凱諾比的形體出現在他面前說。「如果你選擇去面對瓦德，你必須一個人去。你一旦決定之後我就無能爲力了。」

「我懂，」魯克鎮定地說：然後他轉向機器人，「狄圖，點火。」

狄圖已經離開太空船的强力合耦器，高興地尖叫，急着離開這個不適合機器人居住的星球。

「魯克，」凱諾比忠告他。「只能爲了智識與自衞使用原力，不可以把它作爲武器。別投身於仇恨或憤怒。它們會引你到黑暗去。」

魯克一半聆聽地點點頭。他正在想長程旅途與困難的工作。他必須救助他的朋友，他們爲了他才陷身險境。他爬進駕駛艙，望着他矮小的老師。

猶大十分關懷他的門徒。「瓦德很强，」他警告說：「你的命運難說。記住你所學的，注意一切，一切！它可以救你生命。」

「我會，猶大大師，」魯克向他保證。「我會，然後我會把我的學習完成。我向你保證！」

狄圖關上艙門，魯克發動引擎。



猶大與奧比溫凱諾比望着X機開始移動出發。

「我告訴你，」猶大悲哀地望着太空船升入霧氣中，說：「我很不安。現在事情越來越糟了。」

「這孩子是我們的唯一希望，」凱諾比說，他聲音中充滿了感情。

「不，」凱諾比的以前老師睜大智慧的眼睛說：「還有一個。」

猶大抬頭望天，魯克的太空船已經成爲星海中的一個光點。

# 十二

邱百加想他眞要瘋了！

牢房裏是悶熱刺眼的強光，使猿人的雙眼很受不了。他用長毛的大手大臂掩住眼睛也無法擋住強光。使他更難過的是室內有種高亢的哨聲在刺激他的聽覺。他痛苦地喊叫，但是被刺耳的噪音所壓住。

猿人在牢房中不斷走來走去。他可憐地呻吟，撞擊着牆壁，希望能有人快來救他。當他搥壁時，忽然刺耳聲音停止，強光也消滅了。

邱百加因爲酷刑消失，退後了一步，又走向牆壁想查明是不是有人來救援。可是厚牆透露不出一點消息。邱百加又憤怒地重搥一下牆壁。

牆壁毫無損傷，邱百加知道它决非猿人的力量所能摧毀。他覺得既然沒有辦法把牆推倒逃出去，便走向床邊，那箱破碎的機器人零件還放在那裏。

他覺得無聊，但是又感到興趣地在箱中翻動。他想到可能把機器人修好。這樣不但可以消磨時間，而且使崔平歐復活也會有很大助益。

他拿起金頭望着他黑暗的眼睛。他對金屬頭叫了幾聲，似乎要讓機器人嘗到再生的樂趣。

猿人精巧仔細地把頭放在銅軀體上。他又開始試探連結複雜的電線與線路。他的機械才能以前只限於修護千年鷹號，他不知道能否勝任這麼精細的工作。他不斷地試驗了許久，忽然看見崔平歐的眼睛亮了起來。

機器人內部發出嘶叫的聲音。它有點模糊，不過仍然像是崔平歐平常的聲音。它很低微，而且難以辨認。

「我——被——陷——」

邱百加狂惑地仔細查看破碎的機器人。他想出一個主意，他又把一根線接在一個插頭上。立刻崔平歐以正常的聲音說話了。他說話的態度就像做了一場惡夢。

「邱百加！」崔平歐的頭部喊道。「小心，帝國部隊躲在——」他停下來，似乎又重新思考了一下。「哦，不，我被射中了！」

邱百加同情地搖搖頭。他只希望能再努力使崔平歐其他部份也能復原。



蘇洛尖叫起來，可能這還是他有生第一次喊叫。他從未忍受過如此殘酷的暴刑。他四肢被分綁在和地面成四十五度角的平台上。刺燙的電流以一定時間衝擊他的身體，一次比一次來得疼痛。他掙扎時使痛苦加倍，只好神志清明地躺在那裏忍受。

瓦德站在施刑架上沉默地望着蘇洛受刑。他面部沒有一點表情，等他看夠後，才轉身離開牢房，他身後的門滑開，悶住了蘇洛的尖聲高叫。

在刑求室外，費特，行政長官蘭都和他的助手正在等待黑爵士。

瓦德以顯然鄙視的神情對費特說，「緝犯者，如果你等待懸賞，你必須等到我逮捕到太空人魯克以後。」

自信的費特並不因爲這個消息而不快。「我並不急，瓦德爵士。我只關心不要使蘇洛受到傷害。赫特的傑巴對他生命的懸賞是活者加倍。」

「他十分痛苦，緝犯者，」瓦德嗞嗞地說，「但是不會使他損傷。」

「麗亞和猿人呢？」蘭都同樣關切地問。

「他們也很好，」瓦德答。「可是，」他堅決而不容爭辯地說，「他們決不得離開本市。」

「那不是我們談判時的條件，」蘭都辯道。「也不能把蘇洛交給這個緝犯者。」

「也許你以爲你受到公平的待遇，」瓦德嘲弄地說。

「不，」蘭都說了望了眼他的助理。

「好，」瓦德又帶着威脅口吻說，「如果我派部隊長住此地，那是很不幸的事。」

蘭都恭敬地低頭等瓦德轉身和銀盔緝犯者一起乘電梯而去。然後這位雲市行政長官帶着助理快步走進一條白壁的廊道。

「這個交易越來越糟了，」蘭都抱怨地說。

「也許你應該再和他談判，」助手說。

蘭都冷峻地望着助手。他開始了解和瓦德的交易中，他一無所得。而且還給所謂朋友的人帶來傷害。最後他以瓦德所有間諜都聽得見的聲音說，「這件事我實在很不高興。」

崔平歐終於有點像過去的機器人了。

猿人忙了許久才把機器人許多線路接合起來，現在開始考慮安上四肢。他把頭安在軀體上，並且接好了一個手臂。崔平歐的其他部份還放在桌上，關節上懸出許多線路。

猿人千辛萬苦地在修復崔平歐，機器人却狠狠地罵他，「唔，不對！」他說，「因爲我看不見！」

耐性的猿人吼叫起來，又調整崔平歐頸子上的一根電線。終於機器人又看得見了，他發出寬



心的金屬聲音，「這才對。」

但是還不夠對。當他用探測器看自己的胸部時，他看見的却是背！「慢點，老天，你是在做什麼？我的背反過來了！」崔平歐大喊。「你這大笨蛋！你這種大肉頭才會笨得把我的頭——」

猿人威脅地咆哮。他忘了這個機器人一向喜歡發牢騷。這牢房太小，他實在不能再聽下去了！崔平歐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猿人已經把一根線拉下來。立刻牢騷聲音停止，室內又安靜下來。

牢房裏傳來熟悉的氣味。

猿人嗅了嗅，走到門口去。

牢門打開，一個悽慘疲倦的蘇洛被兩個兵士推進來。軍人走後，猿人快步走到朋友旁邊擁着他。蘇洛臉色蒼白，眼圈烏黑。似乎他支持不住了，邱百加關切地對多年老友低呼。

「不，」蘇洛乏力地說，「我沒事。我沒事。」

門又打開，麗亞公主也被士兵推了進來。她仍穿得很好，但是也和蘇洛一樣憔悴不整。

士兵離去門又關上後，邱百加把麗亞扶到蘇洛旁邊。兩人以最大熱情互望一下，緊緊地擁抱。過一會，他們溫柔地相吻。

蘇洛環抱着她時，麗亞疲倦地問他：「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我不懂他們有什麼目的。」

蘇洛和她一樣困惑。「他們狠狠地整我，但是一句話也沒有問我。」

門打開，蘭都和兩個雲市守衞走進來。

「讓我出去，蘭都！」蘇洛叫道。如果他有力量，他會向他的反叛朋友撲過去。

「你閉嘴聽我說，」蘭都說：「我盡力使你不會太難過。」

「謝謝你，」蘇洛反譏地說。

「瓦德同意把麗亞和邱交給我，」蘭都解釋道。「他們留下來，至少他們是安全的。」

麗亞問，「蘇洛呢？」

蘭都莊嚴地望着他的朋友。「我不知道你頭上有懸賞。瓦德把你交給緝犯者。」

公主十分關切望着蘇洛。

「你所知並不多，」蘇洛對蘭都說：「如果你以爲這件事了結後瓦德會保全我們的性命，你錯了。」

「他要的不是你們，」蘭都說：「他要的是一個太空人。」

兩個犯人聽見這個名字不禁望一眼。

蘇洛十分不解地說：「魯克？我不懂。」



公主的思想正在急馳。這些事實組成一個可怖的畫面。過去瓦德要麗亞，因爲在帝國與義軍的戰爭中，她有政治的重要性。現在她已經沒有用了。

「瓦德爵士在替他佈個陷阱。」蘭都說：「而且——」

麗亞替他把話說完，「而我們是餌。」

「只爲了抓住孩子？」蘇洛問：「他有什麼重要！」

「別問我。可是他來了。」

「魯克到這裏來？」

蘭都點點頭。

「你把我們整得可眞慘，」蘇洛罵道：「你這朋友！」

他罵完這句話，覺得力氣又恢復了。他使盡全身力量打了蘭都一拳，蘭都彎了下去。立刻兩個老友打了起來。蘭都兩個衞兵迎上去，用雷射鎗柄打擊蘇洛。一下重擊打到蘇洛下巴，使他飛跌在地上，下巴上全是血。

邱百加咆哮衝向守衞。他們舉起雷射鎗時，蘭都大喊，「別射！」

受傷的行政長官轉向蘇洛。「我替你盡量做了些事，」他說：「我很抱歉沒有什麼用，而我有我自己的困難。」蘭都離去時又說，「我已經把頭伸得太出來了。」

「是，」蘇洛說，「你是眞正的英雄。」

蘭都和守衞離去後，麗亞和邱百加扶起蘇洛讓他躺在床舖上。他直躺着，麗亞用披風替他拭擦下巴，把血漬抹去。

她這樣做時，忽然輕笑嘲弄地說：「你眞會和人相處。」

狄圖的頭在桶狀身體上轉動，探測器掃瞄着無羣星白斯平星系。

快速的X機剛進入星系，在黑暗星空中像隻飛行的大白鳥。

R二部隊對他的駕駛報告不停。他的消息在翻譯機上表達了出來。

魯克嚴肅地回答狄圖的問話。「是，我想崔平歐是和他們在一起。」

小機器人興奮地叫了一聲。

「且慢，」魯克忍耐地說：「我們立刻就到了。」

狄圖心中溫暖。X機像支箭般的向雲城直刺而下。

蘭都和瓦德站在支配大碳冷凍室的水力平台旁邊。助手們忙碌地在房中準備時，黑爵士安靜地望着。



水力平台的中央是個洞，下面是碳冷凍室中央，周圍有無數管路和各種不同形狀的化學品桶。

四個手執雷射鎗的帝國暴風部隊在一邊監視。

瓦德看完冰凍室面對蘭都說，「這設備雖然粗糙，不過可以用了。」

一個瓦德的軍官走到爵士身邊。「瓦德爵士，」他報告。「X型機接近了。」

「好，」瓦德冷冷地說。「注意太空人的進度，讓他登陸。我們把冷凍室立刻準備好。」

「我們只要用冷凍室的設備，」行政長官緊張地說：「如果你把他放在裏面，會殺死他。」

瓦德已經知道這個可能性。他知道如何測知冷凍室是多有力量。「我不願讓皇帝的俘虜死亡。我們先試驗一下。」他對兵士說：「把蘇洛押來。」

蘭都急瞥瓦德一眼。他決想不到他會是如此的殘酷邪惡。

X機迅速下降，開始刺穿星球周圍的濃厚雲層。

魯克關切地望着探測儀器。也許狄圖的消息比儀表上表現的還要多。

「有沒有發現什麼巡邏船？」

狄圖的答案是否定的。

魯克以爲他的來到沒人知曉，他向看不清楚的星球地面飛去。

六個豬人正忙碌地準備碳冷凍室以便使用，蘭都和瓦德——他已是雲市的眞正主人——望着忙碌的活動。

那些豬人在平台上放下許多管道——它就像一些外星的循環系統——進入坑中。他們抬起碳酸管把它們固定起來。六個豬人又抬起棺材般的容器把它放在平台上。

費特衝了進來，領着六個帝國士兵。六個士兵押推着蘇洛、麗亞與猿人，要他們進入冷凍室。猿人背上綁着部份拼好的崔平歐，手臂和雙腿鬆鬆地掛在身上。機器人的頭望着邱百加的後方，不斷轉頭望着周圍看是怎麼回事。

瓦德轉向緝犯者。「把他放進碳冰凍室。」

「如果他活不了怎麼辦?」費特問。「他對我很有價值。」

「帝國會賠償你的損失，」瓦德說。

麗亞緊張地喊，「不!」

猿人抬起多毛的頭向瓦德大吼一聲。然後他衝向押着蘇洛的士兵。

崔平歐尖叫舉手保護他的臉。



猿人和兵士們糾纏打鬥，不理會他們的人數和崔平歐的尖叫。

「哦不，……別打我!」機器人哀求道，用手臂保護他的殘缺肢體。「不，他不是故意的!冷靜點，你這長毛笨蛋!」

又是幾個兵士進來加入戰鬥。一些用鎗托打擊猿人，也打在機器人身上。

「哦——」機器人嘶叫。「我又沒有做什麼!」

兵士開始制伏了邱百加，準備用鎗射打猿人的臉，蘇洛大聲叫，「邱，不!停止，邱!」

只有蘇洛才能喝止猿人的打鬥。他掙扎要過去阻止猿人。

瓦德作勢叫兵士放開蘇洛，也叫打鬥的兵士住手。

蘇洛抓住猿人的毛臂叫他安靜下來，然後兇狠地望着他。

崔平歐還在叫個不停，「哦是……別打，住手。」然後放心地說，「謝天謝地!」

蘇洛和邱百加互相對望，前者嚴厲地望着猿人。他們緊緊擁抱了一會，蘇洛對猿人說，「省點力氣在別的場合用，老朋友。等勝算大點的時候。」他安慰地眨眨眼，可是猿人哀吼了一聲。

「是，」蘇洛說了强笑一下。「我知道。我也有同樣的想法。好吧，保重，」蘇洛對士兵說。「你最好把他鍊起來等事情完畢。」

兵士們用鍊子綁起猿人手腕，邱百加順從地沒有反抗。蘇洛向他伙伴最後道別後又轉向麗亞。他擁着她，兩人互擁了許久不願放鬆。

然後麗亞在他唇上久久熱情的吻着。親吻過後，她淚水滿眶。「我愛你，」她柔聲說，「我以前沒有告訴過你，是眞的。」

他仍然以嘲弄笑容說，「請記住，我會回來的。」然後他臉容轉得溫柔，輕輕在她額上吻了一下。

蘇洛轉身離開她而無畏地走向等待的水力平台時，她淚水滾滾而下。

猪人衝到他旁邊把他固定在平台上，手腳都緊緊地綁住。他孤獨而無助地站着，最後望了他的朋友們一眼，邱百加哀愁地望著他的朋友，崔平歐由猿人肩頭看着勇敢的人。行政長官蘭都看着酷刑，臉上莊嚴而又難過。再過去是麗亞。痛苦使她面孔扭曲，但是她努力控制自己勇敢地站着。

當平台突然下降時，蘇洛最後看的是麗亞。猿人望着平台發出哀號。

在這可怕的時刻，悲傷的麗亞轉過身去，而蘭都也悲傷低頭。

立刻液體倒進坑洞，就像是發亮的瀑布。

邱百加別過頭去不願看這奇景，崔平歐却能看得更清楚。

「他們用碳化物把他埋起來，」機器人說，「那是高性能的合金。比我的合金還要好。他應



該有良好的保護，……自然，如果他能忍受得了冷凍過程的話。」

邱百加看了崔平歐一眼，憤怒地吼一聲叫他住口。

液體終於凝固了，大大的金屬鉗把凝固的形體夾了起來。形體迅速地冷凍，它維持人的外形，但是粗糙而堅固得有如一具未完成的塑像。

一些手上戴着保護黑手套的猪人走向被金屬覆蓋的蘇洛身體，把巨塊推動。形體在平台上發出金屬巨響，猪人又把它放進棺材形的容器中。然後他們把它旁邊加上盒形的電極設備，退了開去。

蘭都跑下去在設備上轉動一些把手，檢查蘇洛身體的溫度。他放心地嘆口氣，點點頭。「他還活着，」他對蘇洛的朋友們說，「他進入完全冬眠狀態。」

瓦德轉向費特。「他全是你的了，緝犯者，」他嚇嚇地說。「再準備好太空人的冷凍室。」

「他剛登陸，爵士，」助理告訴他。

「設法讓他找到這裏來。」

蘭都指着麗亞與邱百加對瓦德說，「現在我可以把他們帶走了。」他決定在黑爵士毀約之先把他們帶走。

「帶他們去，」瓦德說，「不過我要派人在這裏監視他們。」

「那不是先前談好的事，」蘭都激烈地反對。「你說帝國不干涉——」

「我改變了。你祈禱吧，希望我不要再做修改。」

蘭都咽喉忽然緊縮起來，這是種警告，如果他再給瓦德什麼麻煩，後果可知。蘭都的手不自主地伸向頸項，不過看不見的掌握立刻放鬆了，行政長官轉身看着麗亞和邱百加。他的眼中有絕望之情，可是他們兩人都不願望向他。

魯克和狄圖小心地在一條無人的廊道中行走。

魯克覺得很擔心，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人來查詢過他們。沒人問他們的登陸許可，雲市中似乎沒有一個人關切這個年輕人和機器人——也不理會他們在這裏做什麼。這相當不祥，魯克感到十分不安。

他忽然聽見在廊道遠端有個聲音。狄圖以為他們又回到人類與機器人的世界，興奮地叫個不停。魯克貼着牆壁，作勢叫他不要出聲。他探過一個角落，看見一隊人向他們這邊走來。領頭的是一個頭盔被打扁的人。後面兩個人推着一個棺材般的盒子向前走，魯克看得見裏面裝着一個浮起而塑像般的人形。後面是兩個帝國兵士，他們看見了魯克。

立刻兵士向他瞄準開火。



魯克躲開了他們的雷射鎗，在他們再開火之前，年輕人開鎗在兵士胸盔上打了兩個洞。

兵士們倒了下去，兩個守衞推了盒子轉進另一道走廊，穿盔甲的首領又向魯克發出致命的雷射鎗。光速沒打中魯克，在牆上打了個大洞，落下灰塵般的粉末，粉末落定後，魯克又由拐角處看見無名的攻擊者，守衞與箱子全消失在一個厚厚的金屬門後面。

魯克聽見後面傳來聲音，轉過身看見麗亞，邱百加和崔平歐，後面有個不認識穿披風的人走在另一條廊道上，後面跟着一隊帝國兵士。

他打個手勢吸引公主的注意。

「麗亞！」他喊道。

「魯克，不！」她恐懼地叫。「是陷阱！」

他不理身後的狄圖，跑去追趕他們。到了一間小房間時，麗亞那些人不見了。魯克聽見狄圖大聲吹口哨跟來。然後當他急轉身時，看見大鐵門噹的一聲落在機器人面前。

門關上後，魯克和主廊道隔離了。當他轉身另找出路時，各方都落下巨大的鐵門。

這時狄圖迷惑地站在牆外。如果他向前多走一步，他已被鐵門壓扁了。他把鐵鼻貼在牆壁上，然後發出失望之聲，又朝反方向走去。

房間裏全是嘶嘶作響的管道，地上冒出蒸氣。魯克開始在房中巡查，發現頭頂有個開口，通

向一個他無法想像的地方。他向上攀，想能看清上面，但是他站着的平台向上昇起，他決定看看上面的仇敵究竟是誰。

他手中握着鎗，上到礦冷凍室。房中死樣地沉寂，只有氣體由房中管子冒出來的聲響。魯克發現在這個奇怪機器與化學容器室內，他是唯一的生物，但是他發現他並非孤獨。

「瓦德……」

當他望着周圍時，不禁對自己說。

「瓦德爵士，我感覺到你在這裏。現身出來吧，」魯克對看不見的敵人說。「你怕我嗎？」

魯克說話時，氣體蔚成了雲霧，瓦德出現在室中的過道上在霧氣中走動。他的黑披風拖在後面。

魯克謹慎地向魔鬼般的人物走近一步，懷中揷着火器。他至感自信地面對瓦德，有如一個傑地武士面對另一個武士一樣。他無需拔出火器。他感覺到原力在身，終於他準備打這場最後的戰爭。他慢慢步上樓梯走向瓦德。

「你有原力在身，年輕的太空人，」瓦德對他說，「可是你還不是傑地武士。」

瓦德的聲音令人不寒而慄。魯克遲疑了一下，又憶起另一個前傑地武士的話，「魯克，只能爲了智識與自衞使用原力，不能作武器。不要屈服於仇恨和憤怒。它們會引你走向黑暗。」



魯克打消心中的疑慮，抓住光刀打開雷射光。

這時瓦德也開亮了雷射劍等待魯克上來攻擊。

他對瓦德的憎恨使他拼命向前攻擊，兩人的劍滋滋地交鋒。但是瓦德輕易地用武器擊彎了光束。

魯克再度攻擊，兩人的能量刀又相碰擊。

他們站立着，雙刀交鋒，而不動地互望了許久。

# 十三

六個帝國暴風部隊守衞着蘭都，麗亞和邱百加走進雲市的內層走道。他們到達一個叉道時，碰到蘭都的十二個守衞和他的助手擋住他們的去路。

「密碼原力七號，」蘭都站在他助手前面時命令道。

這時十二個守衞忽然瞄準六個吃驚的士兵，蘭都的助手鎮靜地繳了他們的鎗械。他們把一把鎗交給麗亞，一把給蘭都，又等待下一道命令。

「把他們關在安全塔，」雲市的行政長官說「保密，不可讓任何人知道。」

守衞與助手拿着多出來的武器，把暴風部隊押走。

麗亞困惑地望着事情急轉直下。但是她的困惑又變成驚訝，因爲她看見出賣了蘇洛的人又替邱百加鬆了綁。

「走，」他催促道，「快離開這裏。」

猿人的巨手終於鬆了，他不等解釋，也不理對方替他鬆綁，他發出泣血的吼聲，並且衝向蘭都去撲擊他。

「你這樣對待蘇洛，」麗亞說，「我不能信任你——」

蘭都努力掙脫邱百加的掌握，想向他解釋。「我沒有辦法。」他說——可是猿人怒吼打斷他的話。

「還有機會救蘇洛，」蘭都急喘氣說。「他們還在東月台。」

「邱！」麗亞終於說，「放手！」

邱百加憤怒地放開蘭都，瞪着他看。蘭都喘息不止。

「你看住他，邱，」麗亞說。

「我有個辦法，」蘭都低聲喘氣說，「我又犯了個大錯。」

小小的機器人在走廊中來回探索，想發現他主人的踪跡——或是其他生命形式。他發現他一直在兜着圈子，他不知道已經走了多少路，而且現在已經迷失了。

狄圖轉個彎發現一羣人在走廊上走動。機器人發出歡迎信號，希望對方是友好的人。

狄圖的信號被另一個生物察覺，他開始向他呼喊。



「狄圖……狄圖……」是崔平歐！

邱百加還背着半合攏的崔平歐，他急轉身看見矮壯的R二機器人向他們滾過來。等邱百加轉過去，崔平歐看見了他的朋友。

「慢點！」崔平歐喊。「轉回身去，笨蛋……狄圖，快！我們要由緝犯者手下救出蘇洛來。」

狄圖一直嗶嗶地問個不停，崔平歐耐性地回答。

「我知道。可是魯克主人可以照料他自己。」至少當他們去追蘇洛時，崔平歐不斷對自己這麼說。

雲市的東月台，兩個守衞正把蘇洛的冷凍身體抬進「奴隸一號」的側艙去。費特爬上樓梯進入船艙，他一進去立刻下令閉艙。

費特發動了引擎，太空船開始在月台上滾動準備出發。

蘭都，麗亞與邱百加及時跑到月台上看見奴隸一號已上昇衝入雲市的桔色與純色的晚霞中，邱百加舉起火器大吼向着離去的太空船射擊。

「沒有用，」蘭都對他說，「已經飛遠了。」

除了崔平歐，大家都望着太空船。它仍然綁在邱百加臂上，看見了別人沒注意的事。

「哦，天，不！」他驚叫道。

一對暴風隊伍向他們奔來，手上的鎗已在發火，第一鎗差點射到麗亞公主。蘭都立刻反應，向敵人回擊，空中一時有紅色綠色的雷射光束互相交擊。

狄圖滾到月台的昇降梯裏面躲了起來，他在安全的地方探首看着他們。

蘭都在火器聲中大叫，「來，快走！」他一邊開鎗一邊跑向電梯。

可是麗亞和邱百加沒有動。他們站在那裏和暴風部隊射擊。兵士們在女人與猿人準確的射擊下，紛紛呻吟撫胸抱臂倒下去。

蘭都由昇降梯中探頭出去，想叫他們快跑過來。但是兩人似乎專心地射擊以發洩他們失去所愛的人的怒氣。他們決定消滅銀河帝國的這一小撮部隊。

崔平歐非常盼望能在別的地方。可是他只能在邱百加背後大喊。「狄圖，救救我！」他大叫。「我怎麼會捲進這場風暴？我的命運眞壞啊！」

「快過來！」蘭都大叫。「快！快！」

麗亞和邱百加開始走過來進入電梯，門關上時，他們看見剩下的帝國兵士向他們跑過來。

碳冷凍室上方平台上，太空人魯克與瓦德的光刀正在交鋒。



魯克覺得他們的武器互擊一下，平台便猛震一下。但是他並不畏懼，他每一刀都向瓦德致命的地方用勁刺去，他把瓦德趕得節節後退。

瓦德用光刀一直抵禦魯克的猛攻，他一面作戰一面輕聲說，「你並不恐懼。你最近所學的比我預料的還要多。」

「你會發現我令你驚奇的地方還很多，」自信的靑年反駁他，又向瓦德刺過去一刀。

「我也一樣，」對方鎭定地回答。

黑爵士施展兩下美好的招式，把魯克手上的武器擊飛到半空。瓦德的光刀刺下魯克腳底，使他跳起來閃避。當他向後退時，在樓梯上摔倒下去。

魯克倒在平台上看到樓梯頂上低頭望著他的高大黑影。然後人影向他跳來，刀子在空中飛舞有如蝙蝠的翼翅。

魯克連忙向旁邊滾去，他眼睛仍注視着瓦德，高大黑影落在他的身邊。

「你的將來握在我手上，太空人，」瓦德兇狠地低聲說。「你要擁抱黑暗的一面。奧比溫知道這是眞的。」

「不！」魯克喊，想驅逐邪惡的存在。

「有許多事，奧比溫沒有告訴你，」瓦德又說：「來，我要完成你的訓練。」

瓦德的影響力量非常大，魯克彷彿覺得那是眞實的。

別聽他的話！魯克對自己說。他想陷害我，領我迷途，領我去到原力的黑暗面，正如奧比溫凱諾比對我說過的！

魯克開始向後退却。年輕人的後面是水力昇降機蓋，它慢慢打開等待他。

「我寧願死，」魯克說。

「那不必要，」黑爵士忽然抽刀向魯克刺過來，力量大得使靑年失去平衡落在開口的地方去。

瓦德由冷凍坑走開，悠閒地收好光刀。「太簡單了，」他聳聳肩說：「也許你並不如皇帝所想得那麼强而有力。」

他說話時，熔爐開始向開口的地方傾倒金屬。但是他的背仍對着坑洞，忽然什麼東西向上沖起來。

「時間還早，」魯克安詳地回答瓦德。

黑爵士轉過身，在冷凍的過程中，他應該是不會開口說話的！瓦德望着周圍，又抬起戴頭盔的頭望着室頂。

魯克懸在室頂上的一些管道上，他一跳居然跳了五公尺左右逃避了碳化物的冷凍。



「了不起，」瓦德說：「你的能力了不起。」

魯克躍回冒煙洞穴的另一邊平台上。他向另一平台地上的光刀伸手，它飛進他的掌握。立刻光刀又燃亮了。

這時瓦德的劍也活了起來。「凱諾比把你教得不壞。我毀了你全家。來報仇吧。」

這次魯克更小心地控制着自己。如果他能控制住憤怒，一如先前控制住恐懼，那麼他便不會分心受影響。

記住你所受的訓練，魯克警告自己。記住猶大所教你的！拋棄所有的仇恨與恐懼以接受原力！

魯克控制住自己反面的情感，不理瓦德的挑釁反激，他與瓦德交了兩刀後，又逼得瓦德後退。

「你的恨意可以給你毀滅我的力量，」瓦德說：「使用它。」

魯克這才發現他的敵人是多麼陰險而有力。他輕聲地說：「我不願做原力黑暗面的奴隸，」又謹愼地向瓦德移近去。

魯克前進時，瓦德便慢慢後退。魯克用力地向他揮去一刀。瓦德架住了它，但是他失去平衡落到冒氣管子的外緣。

魯克的雙腿由於奮戰而相當疲倦，他鼓起力量移到邊緣向下看。他看不見瓦德的踪影，他關掉光刀掛在腰間，然後向坑洞中爬下去。

他站在坑底，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大控制室中，它俯瞰着供應全市動力的反應爐。他轉身看見一個大窗戶，窗前側立着站住不動的瓦德。

魯克慢慢走向窗口又點燃光刀。

可是瓦德沒有拔劍，也不打算自衞。黑爵士的唯一武器，事實上是他引誘的聲音。「攻擊，」他對青年低聲說。「毀滅我。」

魯克爲瓦德的計謀弄迷糊了，他感到猶疑不決。

「只有復仇才可以救你自己……」

魯克站住不動。他應該聽瓦德的話，用原力作爲報仇的工具嗎？或是他應該退出這場戰鬥，等下次瓦德獲得較好控制時再對付他？

不，他不能失去摧毀這個邪惡人的機會。他的機會來了，他必須掌握住……

機會一逝永不再來！

魯克用雙手抓住光刀舉起來，準備向面罩的惡人砍下去。

他還沒揮刀，他後面牆上的一大塊機器掉下來向他背上滾來。他立刻轉身揮動光刀把它割成



兩半擊落在地上。

第二件機器又向他擊來，他又用原力使它彎曲。重重的東西似乎撞在一個看不見的火盾上。然後空中有根管子向他飛來。同時各方面都有機器管子紛紛向他擊來。牆上的電線也拔起來向他綁套。

魯克盡力抵擋各方的攻擊，不過他身上已受傷流血了。

另一件大機器由魯克身邊飛過打破窗戶，外面吹進呼呼的風，吹襲着魯克的身體。

瓦德得意而勝利地站在房間中央。

「你失敗了，」西斯星的黑爵士說：「不用再抵抗了。你不參加我，便只好參加死去的凱諾比。」

瓦德說話時，最後一塊機器由空中疾飛過來把年輕傑地戰士打到窗外去。風帶着他，一切是模糊不清，他在空中翻滾，最後他伸手抓住一根樑。

風勢停了一些，他的思想也清明了些，魯克發現他正掛在控制室外面的反應器主軸上。他下望，看見一片無底深淵。他感到昏暈，立刻閉上眼睛以免昏迷而跌下去。

比起巨大的反應器，他只是個小小的點，而反應器在巨室中也顯得像個小點。魯克一手緊抓住橫樑，把光刀掛回腰上，才用兩手抓住樑。他翻身爬上支架，看見瓦德正向他走過來。

瓦德走近魯克身前時，擴音機大聲播着：「逃亡者向三二七月台而去。所有交通停止。安全部隊即刻戒備。」

瓦德威脅地走向魯克說：「你的朋友絕對逃不出去，你也一樣。」

瓦德又走前一步，魯克立刻舉起刀準備再戰。

「你失敗了，」瓦德以嚇人的信心堅決地說：「不用再抵抗了。」

可是魯克仍然抵抗。他拼命向黑爵士衝刺過去，利刀的雷射光刺進了瓦德的盔甲和肌肉。瓦德不穩地後退，魯克看得出刺傷相當疼痛。可是過一會，瓦德又向他走近來。

瓦德前進了一步警告說：「別讓你自己和凱諾比一樣被毀滅。」

魯克氣息沉重，冷汗直流。可是凱諾比的名字却在他心中激起新的堅決意志。

「鎮定——」他提醒自己。「要鎮定。」

在狹窄的架橋上，黑袍人向他走過來。他似乎一心要取年輕傑地武士的性命。

或且更進一步要取他脆弱的靈魂。

蘭都、麗亞、邱百加和機器人急忙沿着廊道向前跑。他們轉過一個角落，看見通登陸月台的門還開着，他們可以看見千年鷹號正在等待他們逃亡。可是忽然門關起來，而自另一側有隊帝國



暴風部隊正追趕而來，一邊跑一邊開雷射鎗。能量光束使兩邊的牆壁破裂粉碎。

邱百加低吼着，以野蠻的獸性反抗帝國鎗火。他遮擋住麗亞，麗亞正拼命地敲門。可是門關得緊緊的。

「狄圖！」崔平歐叫。「控制盤，你可以壓制戒備系統。」

狄圖急急滾向控制盤邊叫個不停。

蘭都閃避着雷射光，急急地把他的對講機和公共擴音機連起來。

「我是蘭都，」他對全星球廣播。「帝國已經控制本市了。我勸告你們在帝國部隊增援之前離去。」

他關上對講機。蘭都知道他已經警告過他的人民，現在他的工作是使他的朋友們安全離去。

這時狄圖已經拉起一個連接器，插入他自己的長長電腦手臂。機器人又發出短短嗶嗶聲，它忽然變成狂野的機器人嘶叫。他開始顫抖，全身電路燃燒起來發出輝光，他全身每個洞都在冒出青煙。蘭都立刻把狄圖由電力插頭中拉出來。機器人冷却下來時，衰弱地向崔平歐叫了幾聲。

「哦，下次你應該更注意一點，」崔平歐辯道：「我怎麼分別得出來電源和電腦插頭？我只是個翻譯——」

「誰還有什麼主意？」麗亞向暴風部隊攻擊時大喊。

「來，」蘭都在射擊中說：「我們再試另一個辦法。」

狂風吹在反應器軸上，壓下了光刀相擊的聲音。

魯克迅速地移過狹窄架橋躲在大儀器盤下閃避敵人的攻擊。瓦德立刻來了，他的光刀像顫抖的斷頭台刀鋒一樣，把複雜的儀器割得四分五裂。儀器盤倒了下來，但是被狂風刮向上方。瓦德的目的是在使對方分心。儀器向上浮走時，魯克不自覺地望了它一眼。這刹那間瓦德的光束射到魯克手上，使青年的光刀脫手。

刀傷痛苦十分難忍。魯克聞到自己肌肉燒焦的氣味，他把前臂夾在腋下以減輕苦痛。他沿着架橋後退到終端，而黑袍人一直緊追不捨。

忽然狂風奇異地停止了。魯克知道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你逃不掉了，」黑爵士警告他。他的高高影子像是死神。。「別讓我毀滅你。你有强烈的原力。現在你必須學習如何爲黑暗面應用它。加入我，我們一同使皇帝强大無比。來，我能完成你的訓練，共同統治全銀河。」

魯克拒絕瓦德的建議。「我決不和你在一起！」

「如果你了解黑暗的力量，」瓦德又說：「奧比溫從沒有告訴過你父親的事吧，啊？」



提起父親，魯克滿腔怒火。「他告訴我很多事！」他大喊。「他告訴我你殺死他！」

「不，」瓦德冷冷地說：「我是你父親。」

魯克呆住了，他不知所措地瞪着對方。兩個父子默默地對視。

「不，不！那不是眞的……」魯克說，他拒絕相信對方所說的話：「不可能！」

「你問問你自己的感情，」瓦德說：他的口吻正像猶大的邪惡面。「你知道那是眞的。」

瓦德關掉光刀，伸出歡迎的手。

魯克聽了他的話，狂亂而恐怖地叫，「不！不！」

瓦德又勸說下去。「魯克，你可以打倒皇帝。他已經預見到這一點。那是你的命運。加入我，我們父子兩人可以共同統治銀河。和我來，這是唯一的辦法。」

魯克心中亂如麻。每件事都在腦海中昇起翻湧。是嗎？他懷疑瓦德對他說的是否眞話——是否猶大的訓練，是否聖人凱諾比的教訓，是否他努力赴善與邪惡戰鬥，這一切只是個謊言？他不願相信瓦德，想說服自己那是瓦德的謊言——可是他却感到瓦德的話是眞的。如果瓦德說的是眞話，那麼說謊的是凱諾比嗎？爲什麼呢？他心中大叫，比方才瓦德召來的狂風聲音還要大。

可是答案已不重要。

他的父親。

以凱諾比本人和大師猶大所教他的冷靜，太空人魯克作了最後的決定。「決不，」魯克大喊着踏入下面無底的深淵。它奇深無比，魯克可能落入另一個銀河去。

當魯克失足時，瓦德走到架橋的終端去看。强風又嘶叫起來，把瓦德的披風吹得飛揚不止。太空人的身體向下急墜，頭先腳後。受傷的傑地拚命伸手想抓住什麼阻止不落之勢。黑爵士看見魯克被反應器軸邊的大排氣管所吸進去。當魯克不見時，瓦德匆匆走出平台。

魯克在排氣管中急墜，他希望能抓住什麼東西。可是管壁內十分平滑，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着力。

他終於到了管路轉彎的地方，他重重地碰到一個圓形葉片上。葉片不通向無底的地方，魯克的重量將它衝開去，他覺得他的身體由出口滑出去，魯克狂急地抓住平滑管壁大聲呼救。

「凱諾比……凱諾比，救救我，」他懇求道。

當他的話一出口，他發現手指在管壁上前滑，向出口處溜下去。

雲市一片混亂。



蘭都的廣播一傳遍全市，民衆大爲張惶起來。有些收拾了行李，另一些在街上尋找避難所。不久街上跑滿了人類與異形生物，城中鬧成一團。帝國暴風部隊衝向逃走的居民，與當地人互相開射雷射鎗。

在城市的中央走廊上，蘭都，麗亞和邱百加用鎗火阻擋一些帝國軍人。蘭都和他的同伴必需死守這個通向月台的通道。但是必須要狄圖能成功地打開門戶。

狄圖想把門的控制盤的底板拉出來。但是周圍又是鎗炮又是叫聲，使機器人無法集中心思工作。他一邊工作一邊嗶嗶地叫。

「你在說什麼?」崔平歐問。「我們現在不要管千年鷹號的超動力。它已經修好了。你快叫電腦開門。」

蘭都、麗亞與猿人在對方鎗火下漸漸退到門邊，這時狄圖凱旋地叫起來，門響了一聲打開了。

「狄圖!你成功了!」崔平歐喊。「我一直對你有信心。」如果他另一臂也裝了上去，他會拍掌叫好。

「快，」蘭都喊：「否則來不及了。」

有功的R二機器人也過來了。大家進去後，小小機器噴出一片濃霧保護朋友，擋住追兵的視

線。等霧氣消失後，蘭都一班人已跑向三二七號月台了。

暴風部隊又追來了，邱百加和機器人先上船，蘭都和麗亞在下面開鎗掩護他們，又打倒許多帝國士兵。

鷹號發出低吼聲，當它聲音提高時，蘭都連續發出一串雷射鎗。然後他們跳上船。他們一進去，艙門立刻關上。當船開始上昇時，他們聽見一聲雷射炮的巨響，有如整個星球自基礎上爆炸了。

魯克已無法減緩在排氣管中下滑的速度。

他滑過最後幾吋後，墜入雲霧的大氣層中，他的身體旋轉，雙手揮舞希望抓住些什麼支持。

這一刻似乎永無終止，他抓住了雲市下部突出的一個電子氣候標旗。風在急吹，雲在旋轉，他緊抓住氣候標旗。可是他的氣力越來越弱，他想他在這雲霧表面支持不了多久了。

千年鷹號上面十分沉靜無聲。

麗亞的氣息剛剛平息，她坐在蘇洛的座位上。她心中一直在想着他，但是她盡量不去為他擔心，不去思念他。



公主後面站着無力的蘭都，他正在靜靜地看着前面的銀幕。

船慢慢增加速度。

大猿人坐在副駕駛座上，推按一些開關，控制盤上的小燈開始發亮跳舞。邱百加拉開活門，引導太空船向上飛去，飛向自由。

雲氣自窗口後降，千年鷹號終於無憂地飛奔於桔紅色的天空中。

魯克想用一腿勾住氣候風信標旗支持身體的重量。但是排氣管的風向他吹來，使他很難不滑下去。

「凱諾比……」他痛苦地呻吟。「……凱諾比。」

瓦德走到空空的平台，只望見在遠方消失的千年鷹號黑點。

他轉向兩個助手。「把我的船開來！」他命令。然後他離開，黑袍在身後飄揚，準備出發。

在雲市什麼地方的支柱附近，魯克又講話了。他一直想着關懷他的人和可能來幫助他的人。

「麗亞，聽我說。」他又自憐地高喊，「麗亞。」

這時氣候標旗一大塊斷了，一直墜向雲深不知處去。魯克緊抓住標旗剩餘的部份，努力抵抗着上面的急風，努力支持着自己。

「似乎是三架戰鬥機，」蘭都望着探視銀幕對邱百加說。「我們可以迅速地拋開他們，」他說。他和蘇洛一樣清楚千年鷹號的性能。

他望着麗亞，抱怨自己行政長官的好景不長。「我知道這裏太美不可能長久，」他低聲說，「我會很想念這裏的日子。」

麗亞似乎有點昏暈。她不理蘭都的話，只一直向前看。然後她似乎由夢中醒來，她說：「魯克?」她似乎是在對她聽見的什麼聲音答覆。

「什麼?」蘭都問。

「我們必須回去，」她急急地說：「邱，到城市的底部去。」

蘭都驚訝地望着她：「且慢，我們不能回去！」

猿人吼叫，他同意蘭都的看法。

「不用爭辯，」麗亞堅定地說，維持她的尊嚴，表示她的命令必須執行。「照着我的話做。這是命令！」



「那些戰鬥機呢?」蘭都指着圍來的三架泰式機說。他望着邱百加，希望猿人支持他。

邱百加不快地吼吼，他現在只知道服從命令。

「好吧，好吧，」蘭都無可奈何地說。

千年鷹號一向以速度與外觀在銀河著名，它在雲間轉彎轉回城市去。當貨船作自殺航程時，三架泰式機也轉彎回頭緊跟不捨。

太空人魯克不知道千年鷹號已經接近。他已近昏迷情況，但是他緊緊地抓住咯咯作響快將斷折的風信旗，旗桿被他的重量拉彎，而且基礎已鬆。然後他下墜了，他知道這次已經沒有辦法了。

「看！」蘭都指着遠方的人體說：「誰在下墜……」

麗亞努力維持鎮定。她知道現在一有慌亂便將造成千古恨。「到他下面去，邱，」她對駕駛說，「是魯克。」

邱百加立刻反應，小心地使千年鷹號以拋物線向下方飛去。

「蘭都，」麗亞轉頭叫他。「開頂艙。」

他衝出駕駛艙時，想這種策略應該由蘇洛來執行才好。

邱百加與麗亞已清楚地看見魯克的下墜身形。邱百加把船向他駕駛去。邱又急速地減低速度，下墜的身體在銀幕上掠過，落在機身外面，發出沉重的聲響。

蘭都開了頂艙。他看見遠處三架泰式機已接近鷹號，雷射炮火劃亮了暗空。蘭都探身出去，抓住受傷的太空人，把他拉進艙。這時鷹號旁邊被炮火擊過，幾乎又把魯克身體震摔出去。蘭都緊緊地抓住他的手。

千年鷹號又駛出雲市衝出星球外面的雲層。但是機邊不斷有炮火射過，邱百加緊張用心的在操縱太空船。

麗亞打開對講機。「蘭都，他好嗎？」她大聲叫。「蘭都，你聽見我了沒有？」

她聽見機艙後方傳來不是蘭都的聲音。「他死不了，」魯克無力地回答。

麗亞和邱百加回頭去看魯克。全身受傷是血，包在毛毯中，蘭都在旁邊照料他。公主由座位上跳起來跑過去高興若狂地擁抱他。邱百加仍控制太空船閃避泰式機，也十分喜悅地吼叫。

千年鷹號後面的雲星已越退越遠。但是泰式機緊緊地追趕，發着雷射炮，使船身不斷搖撼。

狄圖在鷹號的機艙中努力工作，在搖撼中正拼湊他的金色朋友，他細心地糾正猿人所作的錯誤，他從事精細工作時，一邊嗶嗶叫個不停。

「很好，」被修理的機器人稱讚道。他的頭已經調整好，第一個手臂也按好了。「跟新的一



樣。」

狄圖擔憂地吼叫。

「不，狄圖，放心，我相信這次可以成功。」

但是艙中的蘭都却不那麼樂觀。他看見控制盤上的警告燈開始閃亮，忽然全船的警鈴大作，「曲折盾消失了。」他對麗亞與邱百加說。

麗亞由蘭都肩上望過去，注意到雷達網上已出現了另一道光點。「另一艘船，」她說，「很大，想來攔截我們。」

魯克靜靜地望着窗外的虛無星空。他幾乎在對自己說，「是瓦德。」

派特將軍走向瓦德，他站在帝國最大星式驅逐船的指揮艙上望着窗外。

「他們即刻進入炮火射程內，」將軍自信地說。

「超動力系統不能作用？」瓦德問。

「他們被俘後便不行了，長官。」

「好，」黑袍的巨人說，「準備登船，並且準備使他們痲木的武器。」

千年鷹號到目前爲止閃過泰式機的追逐。但是它能避過或拋開越來越近巨大星式驅逐船的近

身襲擊嗎？

「我們決不能犯一點錯誤，」麗亞緊張地望着巨大光點說。

「如果我的手下說可以把這寶貝修好，他們就會修好，」蘭都安慰她說。「我們大可放心。」

「說起來倒很中聽，」麗亞對自己說。

船因爲另一聲爆炸，又震動一下，這時控制盤上的一個綠燈亮了。

「控制器已經協調好了，邱，」麗亞說，「要嘛就打，要嘛永遠都不打了。」

猿人同意地吼叫，他準備以超動力系統逃走。

「發動！」蘭都大叫。

邱百加聳聳肩，似乎表示好歹總得試一試。他拉起光速活塞，忽然離子引擎的聲音改變了。

船上的所有人類與機器人都以不同的語言禱告系統能夠成功運轉；他們已再沒有別的希望了。可是忽然聲音窒息停了，邱百加絕望而憤怒地大吼。

超速動力系統仍不能成功。

而千年鷹號仍不斷地被泰式機炮火所射擊。



瓦德由帝國星式驅逐船中望着泰式機不斷無情地攻擊着千年鷹號。瓦德的船已接近鷹號——不久，瓦德便可以完全控制太空人了。

魯克也感覺到了。他默默地向外凝望，知道瓦德即將來到，那麼他征服衰弱傑地的大功即將得到最後勝利。他身體受傷，疲倦乏力；他的精神已準備接受命運安排，已經沒有理由再頑抗下去——也沒有什麼可以再值得信仰了。

「凱諾比，」他以完全絕望的心情低語，「你爲什麼不對我說明？」

蘭都想再作些控制，邱百加由座位跳起來奔向機艙。麗亞坐在邱百加座位上，幫助蘭都駕駛鷹號，閃躲後面來的炮火。

猿人跑進艙房，經過還在修理崔平歐的狄圖身邊。當狄圖發現猿人焦急地想修好超速動力系統時，不禁發出煩惱的叫聲。

「我說我們完了！」緊張的崔平歐對狄圖說，「光速機器又故障了！」

狄圖替他按上一腿時，又嗶嗶叫。

「你怎麼知道那裏故障？」金機器人責備他。「哦！小心我的腳！別嘮叨個不停。」

蘭都的聲音在對講機中傳出來。「邱，查看二度曲折系統。」

邱百加降到艙下的坑洞中去。他努力用大扳手解開控制盤的一部份。可是它太緊。他憤怒地大吼，並且用扳手大敲控制盤。

忽然駕駛艙中的控制盤向蘭都和公主噴來一串火花。他們驚惶地由座位上跳起來，但是魯克對周圍的事似乎都視而不見，他的頭十分沮喪而痛苦地直懸着。

「我不可能再抵抗了，」他輕聲吶吶地說。

蘭都又急彎鷹號閃避追兵。可是貨船與泰式機的距離越來越短。

狄圖在千年鷹號的機艙中跑向一個控制盤，使被突然拋下的崔平歐支着僅有的一腿大喊不停。狄圖迅速地工作，他只靠着他的機械本能再組電路盤。狄圖每調整一下，燈光便不同地閃亮一次，忽然鷹號深處的超速動力系統發出了新的有力聲音，回盪於全船裏。

貨船忽然重顫了一下，使吹口哨的狄圖滾在艙底，倒在驚訝的邱百加身上。

蘭都已站在控制盤旁邊，一下摔倒在牆壁上。當他後仰時，看見外面的星辰變成刺人眼睛而無盡頭的光束。

「成功了！」蘭都勝利地大喊。

千年鷹號凱旋地以光速向前射去。



瓦德默默地站着，他望着方才千年鷹號飛行的無邊黑暗。旁邊兩個人因爲他的沉默而感到恐懼。派特將軍和他的船長在一邊等待，全身不停冷顫，不知道什麼時候那看不見的鉗子會加於他們頸項上。

可是黑爵士沒有動。他默默地站着沉思，雙手背在身後。然後他轉身走出指揮艙，黑色披風在後面輕飄。

# 十四

千年鷹號終於安全地停在巨大的義軍巡邏船中。遠方是一顆大紅星上閃爍出來的明亮紅光——它的紅光照在滿身傷痕的小小貨船機身上。

太空人魯克在義軍星際巡邏船的醫療中心休息，他由一個叫溫比的醫生照料。當溫比機器人替他看手傷時，他只是靜靜地坐着深思。

魯克抬起頭來看見麗亞走進來看他的病況，後面跟着崔平歐和狄圖，也希望讓他高興點。然而魯克知道對他最後的治療是眼前這個容光煥發的人。

麗亞公主已在微笑。她眼睛睜得很大，發出奇妙的光芒。她的樣子正像他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一輩子以前的事了——當時狄圖在預測她的容顏。現在她穿着高領及地的純白衣服，看上去眞像凌波仙子。

魯克舉起手交給醫生。機器人醫生溫比正在熟練的診治。然後機器人用片軟的金屬帶，上面

放個小電子器把它綁在魯克手上。魯克揑揑拳頭，覺得醫生的治療對他極有好處。然後他放鬆雙手。

麗亞和兩個機器人走近魯克時，一個聲音由擴音機中傳來。那是蘭都：「魯克……」聲音說，「我們準備要出發了。」

蘭都坐在千年鷹號的駕駛座位上，他本來很想念他的舊船，現在他當了船長，却感到很不舒服。大猿人坐在副駕駛座位上注意到他的船長不安地開始作準備出發的動作。

魯克的聲音在對講機上對蘭都說：「我會去坦圖尼星會你們。」

蘭都又對麗亞說，「放心，麗亞，」他帶着感情地說，「我們會找到蘇洛。」

邱百加傾身對擴音機吼聲再見——這個聲音可能會越過時空傳到蘇洛耳邊，不論緝犯者把他帶去什麼地方。

魯克道了聲再見，雖然他十分不願道別。「保重，我的朋友們，」他的聲音中有新的成熟與凝重。「願原力和你們在一起。」

麗亞單獨站在義軍巡邏船的大圓形窗邊，星空使她的苗條身軀顯得更嬌小。她望着無涯黑海中莊嚴的紅星還在燃燒。

魯克帶着崔平歐和狄圖走到她身邊去。他了解她的心情，因爲這是件可怖難過的損失。



他們站在一起面對引人的星空，看見千年鷹號飛到眼前來，然後它肅穆地由義軍艦隊中飛向另一個方向。

這個時刻並不需要言語。魯克知道麗亞的心靈和思想都和蘇洛在一起，不管他遭遇到何等命運。至於他自己，他對自己的命運已經更加有信心——一個來自遙遠星球的農村小弟現在已學習了難以捉摸的微妙原力，他知道他必須快快回到猶大身邊接受未完的訓練，以便早日出發去援救蘇洛。

他慢慢伸手摟着麗亞，他們和崔平歐與狄圖一同勇敢地面對星空，每個人都凝望着同一顆燃燒的紅色星辰。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　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科幻小說）　蘇佩爾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　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G.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形　艾倫•廸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　翔　譯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著　卅二開本
何淑慧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的問題做了精闢的覌。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教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尚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教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爲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插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恩格斯•赫爾著　十六開精裝
江才健　譯　定價420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夠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傑尼沙克士編著　十六開精裝
彭　廣　揚　譯　定價450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插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卅二開本
張　時　譯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 照明出版社書目

## 照明文庫

| | 書名 | 作者 | 定價 |
|---|---|---|---|
| 1 | 穠芳亭（古典愛情小說） | 毛蔚領編撰 | 40元 |
| 2 | 馬利科彎英雄傳（長篇小說） | 鍾肇政　著 | 65元 |
| 3 | 陳嘉宗短評集（評論） | 陳嘉宗　著 | 50元 |
| 4 | 春　泥（長篇小說） | 許希哲　著 | 55元 |
| 5 | 公開的作家市場（文評・譯評） | 林富松　著 | 55元 |
| 6 | 呂茵小品文集 南國風光（小品文） | 呂　茵　著 | 55元 |
| 7 | 抓　帳（銀行員小說集） | 張惠信　著 | 60元 |
| 8 | 相愛容易相處難（隨筆・小說・雜文） | 許希哲　著 | 70元 |
| 9 | 各出絕招（長篇小說） | 許希哲　著 | 70元 |

## 照明叢書

| 書名 | 作者 | 定價 |
|---|---|---|
| ・中・英阿拉伯文發音・會話 文法・字彙全集 | 李忠堂編著 | 200元 |
| ・仁者不憂——蔣經國先生的話 | 蔡金宣編撰 | 200元 |
| ・喋喋集（雜文） | 許希哲　著 | 50元 |
| ・空空集（雜文） | 許希哲　著 | 50元 |
| ・嚮　往（短篇小說集） | 許希哲　著 | 50元 |
| ・我之初（雜文） | 蘇　子　著 | 45元 |
| ・康　莊（長篇小說） | 許希哲　著 | 40元 |
| ・明月溝渠（長篇小說） | 許希哲　著 | 40元 |
| ・血腥戀（雜文） | 蘇　子　著 | 30元 |
| ・機緣（短篇小說集） | 蘇　子　著 | 30元 |
| ・六載中菲夢幻間（雜文） | 蔡景福　著 | 55元 |
| ・林語堂與蘇東坡 | 蔡炳焜　著 | 50元 |
| ・大賭賽（詩集） | 若　艾　著 | 50元 |
| ・翡翠鐲（劇本） | 許希哲　著 | 30元 |
| ・獨幕劇選集（劇本） | 許希哲　著 | 30元 |
| ・電視劇選集（劇本） | 許希哲　著 | 30元 |

### ⑭天外異鄉人　　黃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增刪修訂本，原書於五十八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十一年後，本書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刪去文藝小說部份，修訂出版。

### ⑮新世紀之旅（科幻小說，四版）黃　海著　　卅二開本 定價60元

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冰凍屍體解凍，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接受腦移植手術以後，將有何種遭遇？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本書描繪了未來的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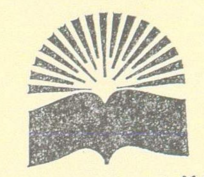
### ⑯帝國大反擊（星際大戰續集）

唐納德F.葛勒特著　　卅二開本
張　　時　　譯　　定價70元

這部童話式的科幻電影，在美國造成比前集更轟動的票房紀錄，本書由名家翻譯，內附彩色挿圖四十餘幀。

### ⑰超時空之戰　　林卡特著 方以庸譯　　卅二開本 定價60元

一位電子工程師捲入驚險無比的逃亡，他發現自己居然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變種，一種可以在時空中自由往返的射電神經超人……。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照耀明日的書 16

星際大戰續集 **帝國大反擊**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著　　者・Donald F. Glut
譯　　者・張　　時
發 行 人・許 布 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 編 輯・黃　　海
出 版 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廈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6—74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108948號
電　話・303-6561・303-6554
印刷所・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二段五十五號
電　話・701-7948・707-113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1980年9月初版）
實　價：70元